〔匈〕米克沙特·卡尔曼 著

圣彼得的伞

封面设计 武尚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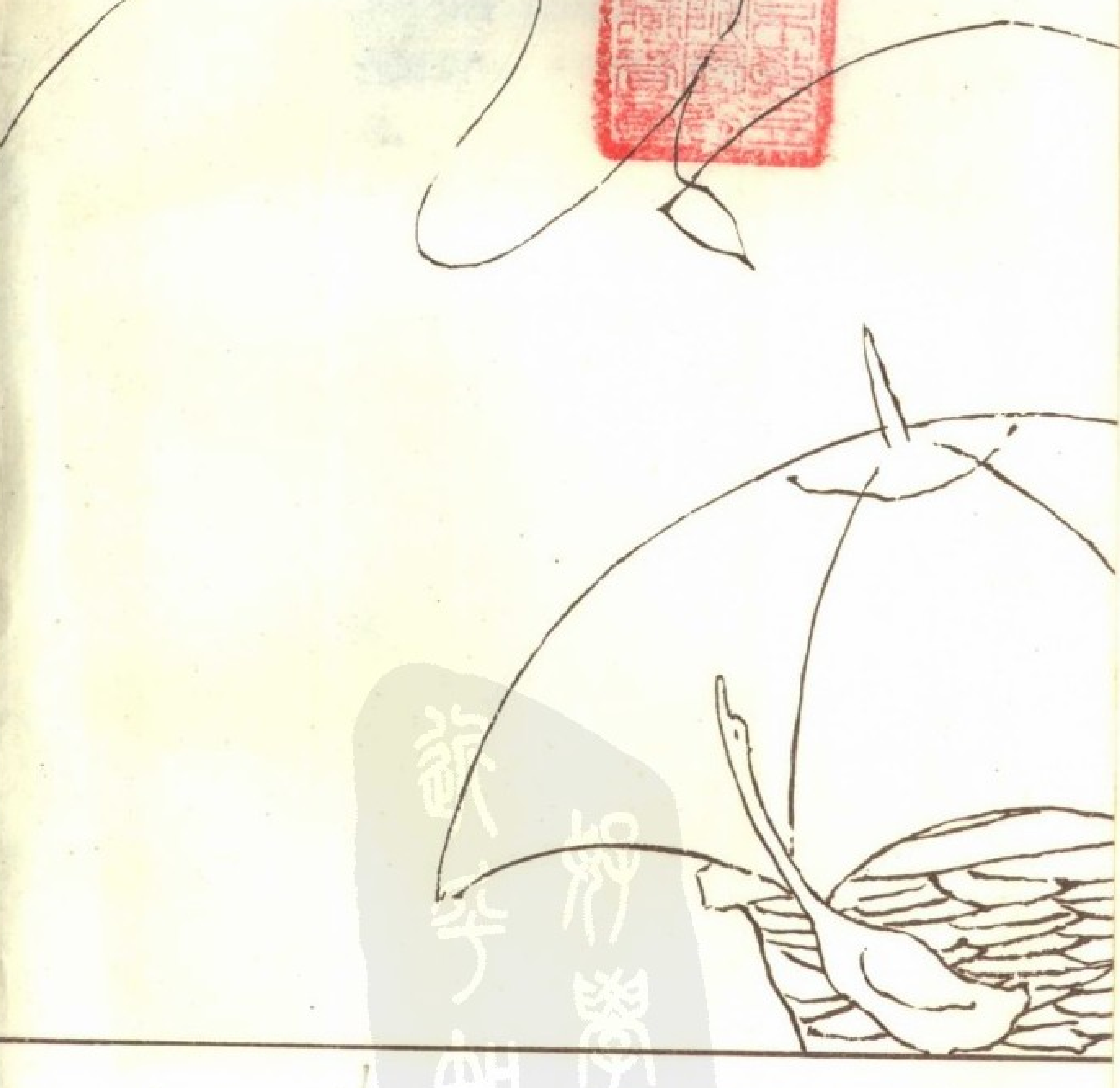
书 号：10088·788

定 价：0.98 元

圣彼得的伞

〔匈〕米克沙特·卡尔曼 著

张春风 冯植生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圣彼得的伞

〔匈〕米克沙特·卡尔曼 著

张春风 冯植生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25 字数：162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0册

•

书号：10088·788 定价：0.98元

译 本 前 言

一

米克沙特·卡尔曼（Mikszáth Kálmán，1847—1910）是匈牙利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小说在世界文坛上享有一定的声誉，是世界知名的匈牙利作家，也是我国读者较为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

一八四七年，未来的作家出生在匈牙利北部诺格拉蒂州斯克罗布纳村（后被命名为米克沙特村）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米克沙特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家乡度过的，读完小学和中学，他又考上布达佩斯大学，专攻法律。在法学院毕业后，根据当时的习尚，他返回家乡，担任地方政权机关的下级官吏；可是不久，他出于厌恶空虚、无聊

而又虚伪地讲究排场的官场生活，毅然转入新闻界，先在南部城市塞格德一家报社，后又进入首都布达佩斯著名的《佩斯新闻报》编辑部工作，先后当过编辑和采访记者。七十年代，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一些随笔、评论和短篇小说等等，但很长一段时期，他的创作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使米克沙特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是他在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年相继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图特(斯洛伐克)乡亲》与《善良的巴洛茨人》。这两部以描写农民、牧羊人等下层劳动人民的普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对于当时已经陷入了暮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匈牙利文坛，无疑是吹来一股强劲有力的气流，给创作界和读者以清新和振奋的感受，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继一八八四年米克沙特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民族的绅士们》问世之后，他进入了真正的创作高潮。在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先后发表了有名的中篇小说《会说话的长袍》（1889）、《笼中鸽》（1892）、《绅士们》（1897）、《聋铁匠柏拉柯夫斯基》（1904）和长篇小说《在匈牙利的两次选举》（1893—1898）、《围攻别斯捷尔采城》（1895）、《圣彼得的伞》(1895)、

《新兹里尼阿斯》（1898），以及具有揭露不合理的落后封建制度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内容的长篇巨著《奇婚记》（1900）、《年轻的诺斯季和屠特·玛丽的故事》（1906）和《黑色的城市》（1910）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出色的短篇小说，显示出作家过人的旺盛创作精力。在当时，米克沙特的小说，同匈牙利另一著名小说家约卡伊·莫尔（1825—1904）的小说一样，已经风靡全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创作上的重大成就也给米克沙特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他于一八八七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一八八九年又当选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一九一〇年，在全国范围举行了米克沙特创作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可惜不久，米克沙特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布达佩斯逝世。

二

米克沙特的小说创作活动与成就，跟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出生后第二年，即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在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匈牙利历史上著名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目的在于摆脱奥地利哈布斯堡

王朝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这次由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小贵族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革命没有获得成功。可是，这次革命对米克沙特后来的思想发展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八六七年，匈牙利的大贵族地主阶级同奥地利的统治阶级达成妥协，组成了共同拥戴哈布斯堡王朝为君主的奥匈帝国。名义上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可以拥有自己的国会和组成责任内阁，但在外交、国防和财政等方面必须听命于维也纳王宫。一八六七年协定签署生效后，实权落在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俯首贴耳并代表大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上层人物手中，他们同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奥地利金融资本相勾结，把匈牙利变成了奥地利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和商品推销地。因此，在匈牙利，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也在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和，相反，社会上固有的种种积弊和矛盾更进一步暴露和激化了。这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匈牙利社会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征。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米克沙特，在思想上对于匈牙利这一时期的社会实质有深刻的认识，他以深邃的目光，洞察出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

并运用其锐利的笔锋，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揭露出贵族地主阶级的腐化堕落，教会的伪善，新兴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以及他们共同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榨的本质。另一方面，作者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凌辱的劳动人民，则从心底里表达出深深的同情，细腻地描绘了这些普普通通人物崇高的思想情操和纯真的精神境界。总之，米克沙特在他的作品里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作出的广泛的真实的描绘，无疑给读者留下了一幅幅绚丽多姿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画卷。米克沙特的作品题材广泛，城镇与乡村风貌，上层社会的场景与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都得到反映；作品里人物众多，如大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宗教人士和出身于没落中、小贵族家庭的官吏，以及农村里的乡绅、牧师、农民、牧民等等，无不获得恰当的活动场所和个性的表现。

米克沙特是一位在艺术上具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他善于吸收匈牙利和西欧国家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和民间文学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米克沙特早期的短篇小说，带有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出田园牧歌式的风格；在这些作品中，他通过抒情的自然流畅的叙述，反映出现实社会的风貌和

问题实质。八、九十年代以后，他的作品题材更加广泛和多样化，这时候，批判现实主义已经成了他创作的主要倾向，他不仅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富有表现力的故事情节，从中挖掘出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主题，而且得心应手地运用他的讽刺、幽默的描写手法，揭露和抨击没落的封建社会及其上层代表人物的丑恶面貌和可耻的卑劣行径。米克沙特少年和青年时期对农村、城市生活有广泛的接触和了解，后来当新闻记者时又着意观察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动态和注意收集社会生活里的各种素材，因此，他创作的生活基础是深广的，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是描写大的生活场面或者是小的素描，纷繁豪华的贵族生活场景或者是朴素的农村生活，都有声有色，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使读者如亲临其境，获得真实的生活感受。在体裁方面，米克沙特的创作也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随笔、轶闻和长、中、短篇小说，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三

《圣彼得的伞》这部别具风格的长篇小说，是米克沙特后期成熟的优秀作品。它成书于一八

九五年，出版后立刻引起广泛的注意。五年后，即一九〇〇年，第一个英译本就在伦敦与读者见面。半个多世纪以来，《圣彼得的伞》不但成了最受匈牙利人民喜爱的作品之一，就在国外也已经有了多种文字的版本，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原因固然很多，《圣彼得的伞》的声誉之所以经久不衰，最重要的是它表现出来的时代意义和作家的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终其一生，米克沙特创作的主要倾向当然是现实主义的，但他同时又擅长于在自己的现实主义作品中运用浪漫主义的描写手法，使基于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更加丰富多彩。米克沙特的浪漫主义描写，跟西欧国家浪漫主义作家经常运用的那些富于东方色彩，异国情调，过份追求个人冒险经历的描写大为不同，而是以在匈牙利民间广泛流传的传说、故事、轶闻等等为基础的，因此更富有民族色彩和民间的现实生活气氛。这是米克沙特小说独到的艺术特色。可以说，《圣彼得的伞》正是一部比较集中地体现作家这种艺术风格的杰作。

这部长篇小说以传说中的圣彼得的伞为中心，展开它的复杂、曲折而又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乍一看，《圣彼得的伞》象是一部纯粹的浪

漫主义小说，但就全书的主题思想来说，它显然又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围绕着争夺格利柯里茨·巴勒遗产的问题上，作者对巴勒的几个哥哥、姐姐的贪婪、狠毒而又愚蠢的举止行为所作的揭露性描写，其批判的锋芒显然是对准那个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完全以金钱为准绳的社会的。这部小说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通过卓利和维伦卡之间的恋爱经过，着重描写出他们彼此间纯真的爱情力量最终战胜了卓利对大笔遗产的追求。小说的这种描写方式与布局绝非偶然的巧合，它正好说明作者深寓于作品里的褒贬思想。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哥哥、姐姐的可悲下场是对那些贪得无厌的人们的无情嘲笑与鞭笞。一对年轻恋人的幸福结合是对真正爱情力量的颂歌。

《圣彼得的伞》又是一部乡土气息非常浓郁的小说。在这里，作者善于以平淡的笔触，朴实无华而又明快地描叙了情趣盎然的乡村和城镇生活场面、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展现出一幅又一幅色彩浓淡相宜的迷人的风俗画。米克沙特的特长是运用诙谐、轻松而又富于幽默感的描写手法，去刻画人物个性，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有时是细腻的描述，有时是寥寥几笔的勾

勒，或者是简短有力的对话，就把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小说的故事情节安排也是起伏有序的。讽刺往往是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所有这些艺术特点仍然富有自己的生命力。

这里的中译文是根据匈牙利柯勒维纳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德译本和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英译本，以及匈牙利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匈牙利文原著译出的。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原作，在个别地方我们吸取了德译本和英译本的翻译处理方法。

译　者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于北京

目　次

小维伦卡给领走了

小学教师的寡妻在哈拉柏去世了。

小学教师过世时，掘墓人口干唇裂，喝不上酒，何况他的寡妻是死在他的后头呢！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头小羊、一只有待养肥的鹅和一个刚满两周岁的小女孩，她再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那只鹅至少还得喂养一个星期才能食用，但看来那位可怜的妇人连这也等不及了。对那只鹅来说，她是死得早了一些，但对那个小女孩来说，她又死得太晚了。这个小女孩似乎本来不应该出生。当上帝把她那可怜的丈夫召去时（我的上帝，他有一副多么好的嗓子啊！），她也一道去就好了。这小可怜虫是在她父亲死后出世的；但不算太迟，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多、两个月左右。

要是我说别人的坏话，应该受到割舌头的惩罚；既然如此，我只好不说不想这类事了。

死者是一位善良而又诚实的女人。——但是，她为什么要留下这个遗腹子呢？倘若她能够把这个累赘带走，而不是留下，那么，她到天国去会轻松得多。

不能把孩子带走，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这件事往后就不要再提了。

小学教师夫妇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是一位乡村牧师助理。他的确是个好儿子，可惜还不能资助母亲，因为在这之前，他只是跟着一位远在斯洛伐克乡下的很穷很穷的牧师当副手。据说，两个星期前，他才正式当上一个名叫格洛柯瓦的小村子的牧师。这个村子远在塞勒梅茨巴纳和贝斯特勒策巴纳的群山之中。哈拉柏村子里有一个活跃人物，叫柯彼查尼·亚诺什，几年前赶了几头公牛去参加赛牛会时，曾经路过那里，据他说，那个地方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穷山沟。

现在，正值这个已经当上正式牧师的儿子稍稍能够给她一点帮助的时候，小学教师的寡妻却不得不死去。

但是，不管如何悲恸，也不能使她死而复生。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为了高贵的哈拉柏村

乡亲们的荣誉），人们体面地埋葬了这个善良的灵魂。因为筹集不到丧葬所需的费用，他们不得不把她的羊卖掉，凑够钱数；鹅却是留下来了，由于主妇没有留下喂养它的玉米，它便日渐消瘦，喘息由粗声壮气变成正常的呼吸，大肚便便的蹒跚恢复到早先还没有长膘时的矫捷；一句话，它总算幸免一死，而这都是牺牲另一条生命的结果。上帝凭着他的智慧，在窒息一条生命的同时，总使另一条生命得以延续；请相信我，因为在天国的户口本上，愚蠢的生物跟聪明的生物一样，都是早就登记上了的。象关心国王和王子一样，上帝对它们也同样关心。

总而言之，上帝是仁慈、智慧和万能的。——不过，村长先生也毫不逊色。在葬礼结束以后，他规定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要每天轮流喂养那个只会张嘴的小女孩（她的教名叫维伦卡），而且必须象照顾家里人那样。

“村长先生，这种办法要持续多久呢？”村委员会的人焦虑地问道。

“直到我采取别的措施时为止，”纳吉·米哈依直截了当地回答。

事情就这样延续了十天，直到有消息说，比莱格希·马泰和柯茨卡·弗仑茨要把他们的麦子

运到贝斯特勒策巴纳去销售，问题才告一段落。他们听说，那里的犹太人还不象他们这里的犹太人那样精明。

纳吉·米哈依抓住这个好机会不放。

“好，要是你们运麦子到那里去，就把孩子也捎带上，送到格洛柯瓦给她的牧师哥哥。反正格洛柯瓦就在那一带。”

“怎么会是在那一带呢？”他们表示不同意。

“不用多说，就是在那一带，”村长肯定地说。

他们争辩，说不顺路，要拐很大的弯子，说这说那，尽量设法摆脱，最后还是躲避不了。命令就是命令嘛！在星期三那一天，人们在比莱格希车子的粮食袋上安放了一只篮子，里面装着维伦卡和那只鹅，因为后者也是牧师理应继承的财产。那些家境富裕的女人给那个可怜的孤儿烤小咸饼和饼干，准备让她在去那可怕的陌生世界的路上吃，还给她装了一口袋梨干和李子干。当那辆沉重的车子移动时，人们都为这个小小的孤儿落了泪。孩子却不知道他们要把她领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把她带走；她只是天真地微笑，看着马儿在走动，房屋、菜园子、草地和树木都朝她走

来，而她仍然在粮食袋顶端的篮子里一动也不动。

格洛柯瓦的老模样

不仅柯彼查尼去过格洛柯瓦，本书的作者前不久也到过那里。那里是贫瘠和荒凉的地区，这个小村子就坐落在光秃秃的山岭中间的一条狭谷里。

这一带连一条象样的公路都没有，更谈不上铁路了。现在，据说有一些老式机车来往于贝斯特勒策巴纳和塞勒梅茨巴纳之间，但无论如何也不会通到格洛柯瓦。格洛柯瓦要发展到文明村子的水平，至少还要花上五百年的时间。

这里的土壤是粘土，土地硬梆梆的，不爱长庄稼，只能栽种某些植物，例如燕麦和土豆，别的就不长了。但即使是燕麦和土豆，也必须采用强迫手段，才能从大地母亲那里骗到手的呵。

老实说，这种土地称不上大地母亲，倒挺象大地岳母。地里全是小石头，到处是难看的裂口

和裂开的小沟，沟边上长满白色的草（孤儿的头发），象飘散在干瘪老太婆下巴颏周围灰白的头发。

这里的土地是不是太老了？可它总不可能比别的地方的土地更老呀！只不过它的地力消耗得更快罢了。山脚的平地上，本应生长金色穗子的地方，上千年来只长着杂草，而在山坡上只长出橡树和栎树。地力早已衰竭了，这是不值得奇怪的。

这里虽然贫困，但仍然具有某种魅力，某种甜蜜的诗意。那些巨大的岩石居高临下，给那些丑陋的茅舍增添几分姿色。在这里建造城堡是极不适宜的。城堡钟楼的塔尖会挡住壮观的岩石，而绚烂的宫殿又会使美丽的岩石相形见拙。

空气里迷漫着接骨木和杜松的香气。在这里，除了一些可称为小花园的地方，居然长着一种开白色和血红色花瓣的锦葵之外，再没有别的花卉了。偶尔可以看到一个长着亚麻色头发，光着脚丫子的斯洛伐克小姑娘，用一只瓦罐在这种园子里浇水。

现在，眼前这个小小的斯洛伐克村子，还是一八七三年时的老样子（我早在那时就已经到过那里了）。我们现在看见的还是那些矮小的房

屋，播种紫花苜蓿草和种植玉米的园子，园子里总有几棵李子树，它们是用木棍子支撑着的。因为果树总会给人们带来果实。它们仿佛约好似地说："让我们来喂养这些可怜的斯洛伐克孩子吧！"

在我前不久逗留期间，正赶上村里的牧师死了，我同书记官一道清理他的遗物。我们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他身后只留下几件用旧的家具和破烂的法衣。

村子里的人都对老牧师的去世表示哀悼。

"他是一个好人，"人们说，"可惜不懂得节俭。不过，他也没有什么好节省的。"

"那你们怎么不多给牧师一些钱呢？"我的上司带着责备的口吻问。

一个留着长发的斯洛伐克人勒了勒腰带，这样回答说：

"牧师不是我们的仆人，他是上帝的仆人。各给各的仆人付工钱。"

牧师的遗物清理完毕，趁马车夫正在套车的空隙，我们到学校去转转，因为跟我一同来的书记官喜欢把自己装扮成关心教育的人。

学校是一间矮小、破旧的房子，屋顶自然是用茅草盖的。在格洛柯瓦，只有上帝的房屋——

教堂才有一个木板屋顶；不过，即使是上帝的房屋也很简陋，连个钟楼也没有，只是在屋旁有个钟架。

学校教师在院子里等候我们。要是我没有记错，他叫马伊耶克·久尔吉，身体结实，正在当年，长着一张聪明智慧的脸孔，说话正直坦率，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人们好感的人。

他领我们去看孩子们；女学生坐在左边，男学生坐在右边，穿戴还算整齐。看见我们来了，就一同站立起来，用歌唱般的声音欢迎我们：

“先生们，向您们致敬！”

书记官向那些小脸蛋鼓鼓的漂亮孩子们提了一、两个问题，他们睁着圆圆的褐色眼睛惊奇地注视着我们。所有孩子的眼睛全是褐色的。当然，提的问题是不难回答的；例如有几个上帝，这个国家叫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可还是使孩子们感到困惑，说不出话来。

好在书记官不是挺严厉的人，他友好地拍拍教师的肩膀，说：

“我的朋友，我感到很满意。”

教师对他鞠了一躬，然后昂首阔步陪同我们走到院子里来。

“他们都是漂亮的孩子，”到了院子里，书

记官快活地说道。“先生，他们的长相怎么全是一个模样呢？”

格洛柯瓦村的教师显得有点尴尬，但他那健康红润的脸膛随即又流露出真诚的快活。

“事情是这样的，尊敬的先生，每年夏天，全格洛柯瓦的男人都到平原去干活；这样一直到秋天，这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啦（他的唇边挂着一丝俏皮的微笑），您先生了解了吗？”

“您在这里呆了几年啦？”书记官先生更加活跃了，这样问道。

“尊敬的先生，十四年了。我从您提的问题看得出来，您已经全明白啦。”

关于格洛柯瓦，这一简短的对话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记得我们坐上马车后，还提起这件事，觉得很可笑。回到家里，书记官仍然没有忘掉把它当作一桩笑料，对大家讲了又讲。

这以后，大约又过了两个星期，有消息说，一位年轻的牧师助理到那里去当正式牧师了。他叫贝里依·亚诺什。我记得很清楚，书记官当时是这样说的：

“今年夏天，那里的教师再不会是一个人了。”

格洛柯瓦的新牧师

新牧师来到了格洛柯瓦。格洛柯瓦村的人们是用他们唯一的一辆破牛车把牧师接来的。车前套了两头歪犄角的乳牛。半路上，教堂管事斯拉维克·彼得停下车，挤了一瓷罐的奶，给年轻的牧师喝。

“奶好极了，”他说，“宾波① 的奶是上等货，象苹果汁那样鲜美。”

新牧师的行李不多；一只没有上过漆的木箱子，一个铺盖卷，用绳索捆在一起的两根手杖和几杆长烟管。

沿途的村民们嘲笑格洛柯瓦村的人，说：

“喂，你们不能给你们的牧师套一辆好一点的车子吗？”

面对这个事实，格洛柯瓦村的人感到难为情，转而把责任推到年轻牧师身上。他们说：

①牛的名字。

“唏，这就足够啦！这么点东西，一头小牛犊就能拉啦！”

但是，如果贝里依·亚诺什牧师没带什么东西来格洛柯瓦，那么在这里，除了一头摇摇晃晃的毛发蓬松的生物之外，他不可能找到别的任何东西；——别的东西，前任牧师的亲戚都拿走了，他们只把这只狗留下；它是刚去世的牧师的宝贝儿，就其体态、毛色而言，跟别的狗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由于不幸的生理学上的规律，它现在开始处在一种不得人心的特殊境地；一到晌午它就挨家乱窜，溜进厨房去，因为它过去的主人习惯于每天轮流到一户人家去吃午餐，并且把它也一块儿带去。

这只狗叫维斯杜拉①；这真不值得，它的主人跑那么远，为的是取这么一条河的名字，其实，那时候闪闪发光的柏耶拉—瓦多河就流经这里嘛！现在，那只狗开始觉察到，跟牧师在一块儿能得到多一些吃的东西。可是，根据狗的哲学，在这以前它一直这样想：牧师准是在它之前把食物吃掉了。当然啰，当时它是仗着牧师的权威和影响才吃上食的！现在，人们把维斯杜拉从厨房里

①匈牙利人喜欢用河的名字给狗起名。维斯杜拉河系波兰境内的一条河流。——译注。

轰出来，而在这之前，它是受到很好款待的。

一句话，当新牧师到来的时候，它已经处于一种非常恶劣、可叹的境地。教堂管事领着牧师去看他的新居：光秃秃的四堵墙，杂草丛生的园子，马棚和鸡窝全是空荡荡的。

年轻穷牧师微笑地问道：

“这全是我的吗？”

“是的，您在这里看见的全是您的。连这只狗也是您的，”斯拉维克·彼得颇为幽默地答道。

“这是谁的狗？”

“这是刚过世的牧师的遗产。是他身后留下来的。我们本想把这可怜而多余的家伙杀掉，就是没有人下得了手。因为他们说，要是老牧师在天国看见了，会回来闹鬼的。”

那只狗用温顺、悲愁甚至恳求的眼光望着新牧师。也许是看见了法衣使它产生了忧郁的情绪。

“我就把它收下吧，”年轻牧师说，还弯下腰轻轻拍了拍那只瘦狗的脊背。“好歹我身边总算有个活的东西啦。”

“那再好不过啦，”教堂管事诙谐地说（因为跟牧师开玩笑一向是农民最大的享受），“人

总得从什么地方开个头。有些人是先找到值得看守的东西，然后才去找看守的狗。不过，牧师先生，现在倒过来做也挺好嘛！”

年轻牧师微微一笑，他微笑的样子象个姑娘，很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他发现，老维斯杜拉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在它的同伴里象个隐居的绅士。

这时候，到院子里来的人愈来愈多，年轻女人们站得远远地看着，说：“呵，我的上帝，年纪这样轻就当上牧师啦。”男人们则径直走过去跟他握手，对他说：

“上帝保佑！您在这里会快活的。”

一个老太婆插嘴说：

“留在我们这里吧，直到您死去为止！”

年纪较大的女人中间有一个这样说：

“多漂亮的人呀。一定是一位俊俏的母亲才会生出这样好看的儿子。”

总之，大家都很喜欢这位新牧师。他和蔼可亲地跟村里的长者们谈了好一会儿，然后说累了，要到小学教师那里去。他必须跟小学教师住一些时候，等到牧师的房子收拾停当，收入也多一些时才搬出来。

村里几位热心于教堂事务的头面人物陪同他

到小学教师那儿去；他们是教堂管事斯拉维克·彼得，格洛柯瓦村的财主龚柯伊·米哈依和磨房主克林切克·久尔吉。

他开始向他们详细询问村里的世俗事务，还把有些情况记在本子上，以便粗略计算一年有多少收入。

“村子里有多少人？”

“不到五百人。”

“他们给牧师多少钱？”

这些精明强干的男人忠实地向他列举了他每年能得到多少什一税，多少木材，多少公斤燕麦，多少公升葡萄酒。

年轻牧师听着听着，脸色愈来愈忧愁。

“真是太少了，”他沮丧地说。“每年有多少法事呢？”

“那倒不少，”见多识广的克林切克·久尔吉回答说。“丧葬靠死人，婚礼靠情侣（这种时候，人总是显得阔气的）。一张洗礼证书是一枚庞克[1]……那就不算少啦！”

“每年有多少次婚礼呢？”

“嗯，那得看土豆的数量啰。土豆多，婚礼

①当时匈牙利的一种钱币。

也多。这得由收成来决定。不过，四、五次总会有的。”

“是少了些。唔，有几次丧事呢？”

“噢，那得看土豆的质量啰。土豆长得不好，死人就多。土豆长得好，就没有死人。这种时候，谁都不傻到想去死嘛。我可没说，在森林里，被锯倒的树不会压死一、两个人；或者说发生了不幸的事故，有人从车上掉到沟里，可怕地死去。在好年景，一年至少死八个。这个数目算是可以的啦。”

“不过，这些并不全是牧师份内的事呀！”格洛柯瓦的财主说，傲慢地捋了捋他那根梳理得整整齐齐的辫子。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牧师象要打架似的追问。

“村子里有些人从来不埋入坟地。冬天，狼可没有通知牧师就把他们吃掉啦。”

“还有一些人在夏天死在别处，”克林切克·久尔吉故意夸大地说。“只有很少人向村长报告他们的行踪。”

“看来前景不妙。牧师有多少土地？教堂有多少土地？”

对这个问题，大家都抢着要回答。克林切

克·久尔吉把斯拉维克·彼得从前面往后拉，他自己却站到上帝的仆人面前。

“土地吗？有多少土地？您命令要多少就有多少。要是您需要一百霍尔特① 的话……”

“什么一百霍尔特？五百霍尔特！”克林切克激动地叫喊。“我们不会拒绝我们牧师对土地的要求的！”

牧师的脸孔开始显出高兴的神色，然而，可恶的斯拉维克没让他的高兴维持多久。

“请您注意，事实是这样的：格洛柯瓦的边界直到今天还没有划分，还没有正式的地契；土地是登记过一次的，可是一八二三年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把村公所的柜子和登记簿全烧光了。现在，谁有力量种多少地就可以种多少地。各人种各人的地，年头多了，变成薄地，泡了水，龟裂了，就到别的地方再找一块地。因此，有一半土地总是荒着的，当然是比较次的那一半，其实，也不值得在那里瞎忙。”

“我明白了，”牧师听了斯拉维克这一席话，叹口气说。“这一半就是教堂的土地。”

看来，前景并不美妙。但是，他终于渐渐平

①匈牙利土地度量单位，一霍尔特约等于0.57亩。

静下来。要是心里有什么忧虑，他是会用祈祷来冲刷掉的。祈祷是一块永远生长着庄稼的领地，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上面有所收获；他从祈祷中将要得到他所需要的：忍耐、希望、安慰和满足。他慢慢地动手整理他的屋子，希望终归有一天成为它的主人。现在，他终于成了这所房子的主人，这一点，只有当过助理牧师的他才懂得它的意义。不久，新牧师有幸在邻村柯柏尼查找到一位老同学乌勒希尼·托马什。乌勒希尼是个高个子，宽肩膀，说话坦率，甚至有点生硬，但心地善良。他借了点钱给亚诺什。

“格洛柯瓦是一个狗窝，”乌勒希尼说。“唉，这可不是尼特拉主教区呀！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羊群瘦，牧人也瘦。你要坚持下来。但伊理①跟狮子在一起时的处境比这要坏得多。这里的毕竟是一些绵羊啊！”

“可就是没有羊毛，”牧师微笑地提醒对方。

“羊毛是有的，可惜你没有剪刀。”

过了些日子，他用借到的钱把屋子收拾好，在一个美好的秋天下午，终于搬进了自己的教会

①公元前六世纪，被巴比伦军队俘虏的希柏来的先知。

房屋。在自己的屋子里踱来踱去，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布置，这是多么幸福呀！躺在自己的床上，枕着自己母亲做的枕头，一定会做甜蜜的梦。这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呵！躺下来以前，把房上的横梁数了一遍，以便梦中把它记住。

他没有忘记，他做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梦。他梦见在家乡的草地上扑蝴蝶，掏鸟窝，灌田鼠洞，跟男女伙伴一起游戏，还同小沙布·巴勒吵了一架，正要动手的一霎那，有人在窗子外面轻轻地敲了几下。

牧师被惊醒过来了，揉揉眼睛，把那个甜蜜的梦境驱散。现在已经是早晨，阳光照进了屋子里。

“谁？”他喊道。

“杨柯①，开门！”

杨柯，谁在喊他杨柯，使用的是爱称，讲的又是匈牙利语？！听起来就象是在梦中他那些伙伴中间的一个在这样称呼他。

他霍地从床上跳下来，跑到窗前问道：

“谁在外面？谁叫我呀？”

①亚诺什的爱称。

“是我，比莱格希·马泰，您老家来的。出来吧，我的杨柯。牧师先生，我本应该说，请您出来一会儿，我给您捎来些东西。”

牧师匆忙穿上衣服。他的心怦怦地在跳。他那颗脆弱的心预感到某种坏消息的到来。他把前房的门打开，走到走廊的屋檐下，说：

“比莱格希·马泰先生，我在这儿。您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呢？”

但是，比莱格希已经不在窗下了，他正站在街上那辆满载货物的车子旁边，把那只装着小维伦卡和鹅的篮子拿下来。金翅雀和燕子①疲惫地耷拉着脑袋，金翅雀还企图躺下，却给车辕拽住，躺不下去。当它往一边歪一歪时，觉得马缰绳象刀割似的勒着它的皮。套着缰绳的时候想找舒服，这是马的忠诚所不允许的。套着马具的马要是躺下，那问题就严重了。马的责任感是很强的。

比莱格希·马泰转过身来，发现牧师站在门坎上。

“噢，杨柯，您是长大啦！您现在是一个瘦高个的青年啦。要是您妈还活着，一定会感到惊

①两匹马的名字。

讶的。这根讨厌的绳子！我在上头打了一个死结。”

牧师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车子前面，比莱格希还在忙着解那根捆篮子的绳子呢。“要是您妈还活着”这句话象块尖厉的石头，猛然间砸在他的额角上，他的脑袋开始嗡嗡响，腿脚也不听使唤了。

“您是说我的妈妈？”他脸色刷白，结结巴巴地问道。“我妈妈死了吗？”

“可怜的灵魂，她放下木杓子了[1]。瞧，（他从衣袋里掏出小刀，把绳子割断）这是您的妹妹。对不起，我的脑子象小鸡脑子那样小，老忘记我是在跟牧师先生说话……我把牧师先生的妹妹捎带来了。我把她放在哪里好呢？”

说完，他把篮子提了下来，篮子里的孩子睡得正香，鹅安详地站在她的身边。那只鹅象保姆似地看护着她，把它那永远在活动着的脖子伸得长长的，左右来回地驱赶苍蝇，那些苍蝇很想叮在小女孩象蜜一样甜的小嘴上。

无力的秋阳照射在篮子里熟睡的孩子身上。马泰用他那带着问号的湛蓝眼睛盯着牧师，等

---

①民间关于人死了的一种说法。

他说些什么。

"她死啦？"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道。"不可能，我没有任何预感。"

他把手搁在脑门上，痛苦地呼喊：

"没有人通知我。埋葬她的时候我也没能在场。"

"我也没有在场，"比莱格希说。也许他想以此来安慰牧师。接着，他又好心地往下说："仁慈的上帝把她召去了，召唤她到他的宝座那儿去了。他不会把我们抛弃的。瞧，这些讨厌的癞蛤蟆，我踩着一只了！"

癞蛤蟆在牧师住宅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到处乱蹦，发出咯咯声。它们都是从教堂那潮湿、到处是窟窿的墙基下面跑出来，到院子里来晒太阳的。

"我把这孩子放在哪里？"比莱格希又问道。可是，没有得到回答。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在走廊的房檐下。

牧师象挨了一棒似的，麻木、呆板地站在那里，眼睛看着地上。他仿佛觉得大地跟房屋、园子、比莱格希·马泰、篮子都在绕着他旋转，只有他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仿佛从身后传来的乌克里察松林的沙沙声中，还夹

杂着某种奇怪的、揪心的话语，声音很象他的母亲；他颤抖着，倾听着；当这些响声再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努力去把它们区分开，哪些是树林的声音，哪些是甲虫的鸣叫；听呀！现在是母亲从树林里发出的呼喊："杨柯，杨柯，要好好抚养我的孩子！"

可是，当亚诺什牧师慌张地捕捉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时，比莱格希·马泰对他的不吭声感到不快；别的暂且不提，说声"谢谢"，总是应该的吧。

"噢，既然这样，就随他去吧！"他不免有点不悦，扬起鞭子，对牧师说："牧师先生，上帝保佑您！金翅雀，驾，驾！"

亚诺什牧师还是没有回答。他还没有从痛苦中醒悟过来，并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马儿往前走动了，因为是往山上走，比莱格希·马泰走在马儿的旁边，生气地嘟囔着，说这个世道真新奇，小鸡变成了孔雀，竟然记不起自己是小鸡时的情形。到了山上，他又回过头来，看见牧师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出于完成义务感的驱使，他朝牧师喊道：

"喂，要我交给您的我都交啦！"

牧师被喊声惊醒了，全身还在颤抖。他的心

灵又从那悲愁的梦幻中回来了。因为他的心曾跟随他母亲的声音在远处游荡。他追寻着跟母亲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的情景；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今后也只能留在记忆中。他仿佛是跪在临终前的母亲身边做祷告。他仿佛记得，从树林里传出来的声音，就是他母亲对他最后的嘱咐：杨柯，你要好好抚养我的孩子！

孩子不在家里，也能知道父母临终前的遗愿与希望。遗嘱并不需要写在纸上，即使没有拍电报给他，也肯定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更大的力量把父母的遗愿传递给他。

亚诺什惊醒过来后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想要追上比莱格希·马泰，叫他站下来，把他知道的关于他母亲的一切情况告诉他；她最后两年是怎样过活的，她是怎样死的，人们又是怎样把她埋葬的；总之，他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可是，那辆车子已经走远了。这时，他瞧见了篮子，注意力也就放在这上面去了。

他的小妹妹在篮子里睡着。年轻牧师不认识她，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孩子。他最后一次在家，是安葬父亲的时候，是母亲派车子接他回去的。而这次，却无人将此噩耗通知他。那个时候，小维伦卡还没有出世，他是以后从母亲的来信中知

道自己有了一个妹妹。母亲的信总是很简短的。

亚诺什朝篮子走去，望着她那富有表情的小脸蛋。他发现这张脸有点象他母亲，他看着看着，这张脸渐渐长大，发生了变化，在他的闪动着的眼前，突然变成他母亲的面容。神圣的上帝，这是多么奇妙，多么令人眼花缭乱！整个情景持续不到半分钟，现在，他看见篮子里的仍然是那个小女孩。噢，她要是睁开小眼睛，该有多好呀！亚诺什多盼望她睁开小眼呀！可她就是不肯。她那长长的睫毛，象是黑丝穗子贴在紧闭着的眼睑上。

“现在，该由我抚养这个孩子吗？”亚诺什在思忖，一股不名的热流从他心间涌出。“我是要抚养她的。可我用什么来抚养她呢？我的上帝，我怎样养活她呢？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哪。我该怎么办呢？”

象以往那样，每当他感到失望，心里没有主意的时候，他便想到先作祈祷；现在，他也要这样做。他要到教堂去做祷告。教堂的门正敞开着，两个老太婆在粉刷里面的墙壁。

亚诺什没有到祭坛前去，因为那两个老太婆正好在那里干活；他在入口处耶稣立像前跪了下来。立像是用木头和洋铁做的，旁边是盛着圣水

的圣水缸。

伞与圣彼得

是的，牧师跪在耶稣面前。他向耶稣恳求帮助，也就是向我主耶稣祈祷。

人类有这位耶稣该是多么走运！耶稣这位上帝，他本身也是人。上帝是怎么个样子，我一无所知，至于耶稣我是了解的。耶稣是我知你知，大家都知的熟人。我知道他干些什么，我也知道他想些什么，我甚至认识他的面孔。我的灵魂之所以得到安慰，并不因为他是我的主，而是因为他是我的相识。

两千年前，在这个行星上生活着我的一个相识——这种念头简直是异想天开！那个时候活着的人及其后代，都已变成尘土，尘土上又生长出青草，青草又变成什么东西，只有上帝才知道；可是他，我的相识却永生不死，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还将永远活下去。

要是到遥远的异国旅行，走到陌生的人群中

去，看见的是异样的脸孔、动物、青草以及异样的天空，一切都是异样的；在那种令人感到可怕的孤独和寂寞的情况下，在只有陌生人居住的地方，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是一个伤口淌着鲜血的洋铁人，也就是我的相识的时候，我必须相信，我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噢，他在这里！他是无所不在的！我不再是孤独和被遗弃的人。要是我的话，也会象刚才那个牧师一样，跪在他的面前，向他诉说是什么东西压着我的心。

“我主耶稣，帮助我吧！”亚诺什牧师把自己的想法向他倾诉。“我母亲去世了，他们把我的小妹妹捎来了，我必须抚养她。我是个可怜的人，碌碌无为，我不知道，对这个孩子怎么办好。噢，耶稣！拯救我吧！凭你无穷无尽的智慧，告诉我，我该怎样抚养她，照顾她。我主耶稣呀！你给我们创造奇迹吧！”

这位描绘在洋铁上的圣子仿佛听到了他的祷告。透过窗户投到墙壁、又从墙壁折射过来聚集在十字架上的光辉和阴影，成了圣子脸上的表情，他在受难中仍然微笑，朝牧师点头：

“好了，好了。我全知道了。我要干预这件事。”

牧师跪了很久，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在祷告，全然没有意识到，在秋天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在一段反常的、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酷热之后，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随即便是一场暴雨。当牧师踏出教堂的门坎时，暴雨正倾盆而下。从村后山上奔泻而下的山洪，把小溪灌满了，牲畜在道上狂跑乱叫。

亚诺什感到惊慌失措。

“我把孩子留在屋檐下，哎呀，这下可完了！”

当他发狂似的跑到家门口时，眼前出现的奇景使他目瞪口呆。

篮子仍然留在原处。孩子在篮子里坐着，鹅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雨还在倾注，雨水漫到屋檐台阶下面，可是孩子一点也没有被淋湿，没有受到一点伤害，因为在篮子上面，撑着一把挺大的、褪了色的、满是补丁的红伞。这把伞的伞面上补丁摞补丁，根据过去的习惯在伞边上镶的小花边，也辨认不出来了。

年轻牧师抬头望着苍天，向天主表示感谢，随后抱起篮子里的孩子，吻了吻她，打着那把伞，把她抱进屋里去了。

现在，孩子的眼睛睁开了，一双蓝眼睛盯着

牧师的脸。

“哦，这真是太幸运了！”牧师喃喃自语。“孩子没有被雨淋湿，不然她会着凉死去的，因为我连一件给她替换的干衣服都没有呀！”

可是，这把伞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太不可思议了！在格洛柯瓦村，谁也没有雨伞呀！

四邻的农民都在院子里挖沟，好让雨水往地里流去。牧师挨家挨户地询问他们：

“你们见没见到有谁呆在孩子身边？”

他们的确看见孩子，可谁也没有见到有人转到孩子身边去。

刚下雨的时候，老妇人亚当梅茨·马加什太太头上顶着一块布，从地里往家跑，看见一个红红的、圆咕隆咚的东西正好从天上降下来。亚当梅茨·马加什太太说，这要不是真的，她会立刻变成石头。她还说，这是圣母玛利亚亲自送下来保护那个孤儿的。

这是亚当梅茨·马加什太太讲的愚蠢的瞎话！亚当梅茨太太喜欢喝点酒什么的，要是她看见比应该看到的多一些，那是不足为奇的。去年夏天，在圣彼得—保罗节的晚上，她说，天国的大门在她的眼前打开了，看见安琪儿唱着歌，列队走过上帝的面前，上帝端坐在镶嵌红宝石的宝

座上。在天使行列中有她那已经死去三年的孙子柏拉奇托·杨柯，穿着白亚麻布裤子和红背心（全是亚当梅茨太太当时给他缝制的）。她还看见最近几年死去的格洛柯瓦村的一些人，他们跟在天国唱诗班的后面，步伐缓慢，神情严肃，穿的全是入殓时给他们穿的衣服。

人们可以想象，去年圣彼得一保罗节显圣的消息传开后，这位神圣的寡妇变成多么受人欢迎的人物：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要是她没看见他们那些死去的亲人在天国的话，那么，他们的亲人肯定是呆在地狱里了。人们询问她：看见我的女儿了吗？看见我的父亲了吗？看见我可怜的丈夫了吗？

人们相信她的话，因为她的话总是有点道理，天上的权威们通知她的事情又确乎总比别人要多一些。她的父亲弗林托·安德拉什在世的时候，是远近闻名的小偷，在天国里居然过得很幸福，这真是奇迹。八年前，格洛柯瓦村的人们为加宽路面，占用了公共坟地的一小部分，不得不掘开弗林托·安德拉什的坟，把他迁到别的地方重葬。当人们看见老头时，不由得吃了一惊；他在坟墓里竟然长了胡子。事实上，村里有五个证人证明，在他入殓前，牧牛人龚勒杜什·托马什

替他把胡子刮得精光的。

既然弗林托老头现在住在天国里，那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明白，这个狡猾的老骗子有时会把门开一点缝，好让他的女儿阿格里莎①窥视天国的秘密。

不过，教堂的敲钟人克瓦柏卡·巴勒的说法正好跟她相反。他说，当他要敲钟驱散暴雨的时候，偏了偏头，看见一个犹太老头模样的人在大路上蹒跚着朝牧师的住宅方向走去，他手里拿着一个挺大的、红色的、看上去象是用亚麻布做成的圆盘，也就是后来牧师在篮子上面发现的那个东西。当然，克瓦柏卡当时并不太留意，因为他有点睏，而且尘土飞扬，看不清楚那个人的模样。他现在只是模模糊糊地记起这件事，不过他敢对他的记忆发誓（克瓦柏卡·巴勒是个说实话的人）。

另外一些人，据说他们早就看见过这个犹太人模样的人了。他是个老头，斑白的长头发、驼背、手里拿着一根把儿弯弯象条猪尾巴似的手杖。当他来到皮里比莱克水井旁时，风把他头上的帽子吹掉了，只见他的后脑勺上有一块白白的

①亚当梅茨的爱称。阿格里莎又多为女人的名字，意为纯洁。

秃顶，象马的头络一般大小。

“要是他的模样不象教堂里圣彼得的圣像，”教堂管事（他也看见过没有戴帽子时的犹太老头）说，“我变成什么都成。他的模样跟圣像完全一样，只不过手里没拿钥匙罢了。”

还有人确凿地证明，说是从皮里比莱克水井那儿，曾见到过他径直越过斯特罗波夫·伊斯特万的紫花苜蓿地；就在那里，克拉特奇家的歪角奶牛用犄角顶撞犹太老头，不让他过去，犹太老头用手杖打了它。从那以后（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问克拉特奇家里的人），这只奶牛每天能挤十四依则①奶；在这以前，能挤四依则奶，就该感谢上帝了。

又据说，前不久在村子尽头，犹太老头曾向磨坊主的女佣人打听，到里荷塔去该走哪一条道。艾勒依姑娘告诉他后，他就动身踏上小道往山上走去。现在，艾勒依终于想起来了，他走的时候，就在他的头上出现了光圈……

当然啰，这一定是圣彼得！怎么会不是他呢？想当年圣彼得曾经同耶稣一起走遍天下，在这一带也出现过。在这里，人们一代一代地流传

---

①匈牙利旧的容量单位，每依则约合0.88升。

着关于他的故事。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今天还会再发生的。于是，这个神奇的新闻在村子里传开了，说是在下倾盆大雨的时刻，上帝给牧师的小妹妹送来一个红色亚麻布帐篷，不让雨把她淋湿，而且选派圣彼得亲自来完成保护孤苦无援的孤儿的使命。

这对那个孩子来说是一件好事。她顿时成了村里的红人。村里的老太婆为她忙得团团转；她们给孩子摊鸡蛋薄饼，煮牛奶麦粥，烤带罂粟子的马蹄形面包圈。牧师先生几乎整天忙着应门，那些川流不息的朝拜者用雪白的桌布裹着盘子，给他捎来十分精美的食物。亚诺什牧师被这些愈来愈多的朝圣的人弄得不知所措。

“呵，尊贵的牧师先生，我捎来一点吃的东西。听说您妹妹来了，我想，她需要吃点好的。这点东西就穷人来说算得上顶好的了。牧师先生，我们的心肠是很好的，可惜我们的面粉不是上等的；那个狗强盗磨坊主从中渔利，把好面粉弄到地狱去了。允许我看一看那个小天使吗？呵，人们都说她是个小美人呢”。

牧师先生当然允许她们挨个地走到维伦卡跟前，抚摩她，亲热地逗弄她；有些人还亲了亲她的小脚丫子。

牧师常常转过脸去，不让他的羊群发现他在掉泪；出于感动，他的眼睛里泪花滚动。他内心感到痛苦，自我责备地说：

“我把这些人都看错了。世界上再没有比格洛柯瓦村民更好的人了。他们多么爱我呀，简直到了令人难于置信的地步！”

在午后吃茶点①的时候，老太婆亚当梅茨太太也来了；在这以前，她没来看过牧师几趟。她认为，鉴于她父亲死后长胡子一事（无疑他也在圣徒之列），她有权参与教会的事务。

“牧师先生，”她说，“必须要有一个人来照顾这个孩子呀！”

“嗯，是得要有一个人来照顾，”牧师寻思了一会儿说，“可是这里是一个穷教区。”

“只有魔鬼是穷的，”亚当梅茨太太几乎要跳起来，“因为它没有灵魂。我们是有灵魂的。说穿了，牧师您既不会给小女孩穿衣服、洗澡，更不用说会给她编辫子啦。孩子每天还得吃东西，您总不能带着她到教堂管事那儿去吃饭吧。必须在自已家里做饭，牧师先生。这是我亚当梅茨太太说的。教堂敲钟人只会打扫教堂，他

①匈牙利人习惯于午后三、四点钟之间吃一次茶点。

怎么会懂得照顾孩子呢？”

“您说得对，可是我从哪里……”

“从哪里？我不是在这里了吗？上帝让我生来就是一个牧师的厨娘，对此，我自己一点也用不着怀疑。”

“是的，是的，”牧师支支吾吾地说，“可是我从哪里找到支付给您的工钱呢？”

寡妇亚当梅茨太太把双手放在屁股上，直挺挺地站在牧师面前，对他说：

“我亲爱的牧师，您我都不必操这份心了，让上帝帮我们办吧。他会代替您支付我的工钱的。我今天晚上就来为您效劳，我还要把锅碗瓢盆一起带来。”

牧师对此惊讶不已。傍晚，乌勒希尼来拜访他时，牧师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当听到亚当梅茨太太自告奋勇，要给他当厨娘时，乌勒希尼把两个巴掌合在一起，说：

“亚当梅茨太太吗？就是那个老巫婆？不要工钱？等以后由上帝付？噢，亚诺什，格洛柯瓦村的人愿意接受上帝的担保而不要现钱，这样的奇迹从来就没有过。你真的对这些人施了法术啦。”

牧师只是安详地微微一笑，一种对上帝深深

的敬仰激荡着他的心。他也感到奇迹出现了。一切都如此神奇，又如此不可思议。然而，他已意识到了变化的原因。他跪在冰冷的教堂石板地上向耶稣所作的祷告，天国里的耶稣听到了。耶稣收走格洛柯瓦村民的自私心，而把自己那颗仁慈的心灵赐给了他们。从人们的脸孔和举止上，他能觉察出耶稣的存在……真的，奇迹发生了！

事情发生的这天，有关那把伞的传说，他并没有全听到，但仅听到的那一部分已足够使他高兴了。真的，他弄不清楚那把伞怎么会搁在那里。起先他有点诧异，后来就不再去管它了。他把伞挂在墙上的一颗钉子上，说不定伞的主人会来取走它的。那把伞连五个柯罗什① 都不值呢。

可是，这一天的事情还没有完。晚上，消息象闪电一样传开了，说是格洛柯瓦村财主的妻子龚柯伊·米哈依太太溺死在柏耶拉一瓦多河里了，因为白天下的那场倾盆大雨，使河水暴涨。那个不幸的女人想踩着踏脚石，把咿咿哑哑乱叫的鹅抓回来。她已经把一只雄鹅和一只黑羽毛的鹅夹在腋下，当她想再去抓另外两只鹅时，脚底打滑，扑通一声，掉进奔腾咆哮的河里去了。早

①匈牙利旧的辅币之一。

上，河里几乎没有什么水，一只羊一口气就能把它喝光，可是到了中午，河水狂也似地涨了起来，把那个可怜的女人吞噬掉，而当时附近又没有人看见。人们整个下午都在找她：谷仓、顶楼、地窖全找遍了。直到傍晚，才在里荷塔村旁把她的尸首从河里捞了上来。

里荷塔村民发现一具尸首，认出是她，赶快派人骑马去告诉龚柯伊·米哈依。

这桩意外事件在村子里引起极大的震惊。人们三五成群聚在某些人家门口，议论开了。

“嗨，上帝那里也接收富人哪！”

克林切克·久尔吉连夜跑去敲牧师的门，说：

“后天将要有一次大葬礼。”

教堂敲钟人还顺道跑到唱诗班的领唱人①那里去，希望为了这条消息能喝上一盅巴淋卡②。

“喂，领唱人先生，”他说，“现在，该是用心的时候了；这是件大事，在葬仪上肯定是用得着唱赞美诗的。”

葬礼在第三天举行。在格洛柯瓦村很久没有

---

①乡村教师往往也是唱诗班的领唱人，此处指马伊耶克·久尔吉。

②匈牙利的烈性酒，用各种果子汁酿制而成。

见到这样隆重的葬礼了。龚柯伊先生也把里荷塔村的牧师请了来，让两位牧师为他妻子祷告；从贝斯特勒策巴纳用马车运来一口棺材；把十字架运到柯柏尼查去，让木匠涂上黑油漆，把她的名字和淹死的日子用白字写在上面。送殡的人很多。倘若天气更好些，人会更多；不巧，正当牧师穿着法衣领着大伙朝坟地行进时，突然下起雨来了。他急忙叫克瓦柏卡回去取伞。

“您赶快回去把那把伞给我拿来，就是挂在我屋子里柜子旁的那把伞。”

克瓦柏卡·巴勒茫然瞪大着眼睛看着牧师，他不知道伞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儿！

“喂，”牧师不耐烦地说，“我说的就是挺大的、圆圆的亚麻布的那个东西，也就是前天在我妹妹篮子上面盖着的那个东西。”

“现在我明白了。”

为了不让雨淋着，牧师先生躲到莫伊古·彼得家的屋檐下站了一会儿，等候快腿克瓦柏卡去给他把伞拿来。他接过伞，把它撑开时，好象有上百只蝙蝠张开翅膀附在一个圆东西上面似的，使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牧师握着伞把儿，举在头顶上，稳健而庄严地朝前走，雨却一点也淋不着他。雨珠愤愤地打在伞面上，可怎么也打不到

牧师身上，便沿着伞面流到地面上去了。

举行葬礼时，所有的人都把视线集中在这把伞上。男人和女人在彼此窃窃私语：

“这就是圣彼得捎来的那个东西！”

只有当领唱人唱着赞美诗时，人们的注意力才稍稍被转移开去；他用最感人的语言代表死者向大家告别时，人们都感动得哭泣起来了。

别了，别了，我的邻居们，
别了，我的教父拉伊库·巴勒，我的
表兄克林切克·久尔吉。

拉伊库·巴勒一家开始痛哭，克林切克太太却激动地嚷嚷：

“他怎么会想出这样美的词句来呢?!”

她的喊声给领唱人增添了勇气，索性提高嗓门，以死者的名义，用更充满感情的语言，向所有熟人和亲戚告别。于是，在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眼睛是干的了。

龚柯伊太太一入土，排场的葬礼便成了村里老太婆唠叨的话题，还议论到刚鳏居的龚柯伊先生(上帝宽恕这些长舌妇吧！)。还在葬礼进行的当儿，她们就已经探头探脑地寻找到屠列杰·安娜那张美丽的脸庞，说什么连瞎子也能预言，龚柯

伊太太那领著名的门蒂克[①]不久就会找到新的主人了。

但是，当那些掘墓人喝着巴淋卡，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时，他们又得打另一座新坟了。格洛柯瓦村的斯拉柯·亚诺什继龚柯伊太太之后忽然也死去了。龚柯伊太太还没有出嫁前，斯拉柯就喜欢跟在她后面转。现在，仿佛他们事先约好似的，一块儿走了。人们早就估计到会有这一天。在这以前，就有传闻，说只要龚柯伊太太消失在燕麦地里，过一会儿，斯拉柯就会从什么地方蹦出来，也随着消失在燕麦地里。噢，那些该死的燕麦地！燕麦长得老高，把一切的激情全给遮住了！

现在，两个影子相继消失在无限的虚幻中……龚柯伊太太入土后的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斯拉柯死在床上，看样子，他是突然中风死的。

斯拉柯是个富有的人，也就是说他也是村里的“马格纳”[②]，牧场上放牧着三百头绵羊，还有许多耕地，他的葬礼也应该是有气派的。斯拉

①所有家境富裕的斯洛伐克人都给自己的妻子买一领皮大衣，作为珍贵的衣服，四、五代地往下传，只有节日时才穿到教堂去。这种皮大衣，斯洛伐克语叫“门蒂克”。——原注。

②斯洛伐克农民把村子里头十二户最富有的人家称为“马格纳”（意思是富绅）。——原注。

柯太太可不是吝啬女人，她赶忙去找小学教师和牧师，对他们说，要把她丈夫的葬礼搞得同龚柯伊太太的一样排场，该做的事情都要做，该有的都要有，斯拉柯家并不是不如龚柯伊家嘛。

葬礼要有两位牧师，四个穿黑裙子的唱赞美诗的男孩，要不断地敲响教堂的大钟，还有其他等等。

亚诺什牧师很满意，不住地点头，说：

“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总共需要花费多少钱？”斯拉柯太太问。

亚诺什牧师用粉笔计算办这趟丧事的开销。

“唔，还有，”斯拉柯太太说，“牧师先生，您得把那件红东西也算进去，这样总共要多少钱？”

“什么样的红东西呢？”

“就是在龚柯伊太太葬礼上您举在头上的那个。它好看极了。”

牧师忍不住笑出声来，说：

“啊，那是不可能的！哈，哈！”

斯拉柯太太霍地站起来，傲慢地往后扬一扬脖子，说：

“为什么不可能呢？我的钱也跟龚柯伊的一样呀！难道不是吗？”

“亲爱的斯拉柯太太，那天可是下雨呀；而明天大概是晴天。”

然而，要说服斯拉柯太太是不容易的，因为她比牧师更善于辩论。

“那天是下雨，对吧？先生，那么您明天更应该把那个红东西带去，因为至少不会把那个宝贝弄湿嘛。我的丈夫是应该得到这份光荣的，他的为人不会比不上龚柯伊太太。我的丈夫当过村长，为教堂做过不少事。五年前，他从贝斯特勒策巴纳买来了彩色蜡烛，供在祭坛上，那条雪白的祭坛布还是他的妹妹绣的哪。总之，非有那红东西不可。”

“可是，我总不能在大晴天打着伞办理丧事呀，这样做会叫人笑话的。斯拉柯太太，您就打消这个念头吧！”

斯拉柯太太听了这番话便哭了起来。什么原因使她遭受到这种耻辱，以至上帝的仆人撤回对于她死去的丈夫的尊敬，而这种尊敬正是那位死在她丈夫前面的人刚刚享受过的。村里的人将会说些什么呢？大家会说：“斯拉柯太太不愿意给自己的丈夫举行一个值得尊敬的庄严的葬仪，象一个乞丐那样把他推到坟坑里去。”

“牧师先生，您就照着做吧！”她恳求着，

掏出手绢不停地擦着湿润的眼睛，直到用手指把手帕角上打的结子搓开，一枚十庞柯的硬币掉下来为止。

斯拉柯太太从地上把钱捡了起来，小心而恭顺地放到牧师的桌子上。

“牧师先生，我把这个硬币也加上，就让我丈夫得到一个体面的全礼吧！”

就在这个时候，亚当梅茨太太系着围裙，握着烧饭用的木杓从厨房走出来，替她向牧师求情：

“牧师先生，斯拉柯的确是一位虔诚的教友。关于他的那许多闲话都不是真的。要说确有其事的话，也只不过同龚柯伊太太有点瓜葛；上帝已经使她得到安息！要是圣伞可以在那一个人的葬礼上使用，您尽可以大胆地在这一个人的葬礼上也使用。要说上帝生气的话，现在就让他再生一点气好了；要是上次上帝都没有生气，这次就更不会生气了。”

“噢，亚当梅茨太太，您说出这种蠢话，难道就不感到害臊？您别再拿您那些邪门歪道来打扰我！简直是无稽之谈。”

但是，牧师怎么也劝不动这两个女人。“该懂的事我们全懂，牧师先生，您骗不了我们。”

她们还是不断地恳求他，一定要他答应；最后，他只好同意了，要打着伞为斯拉柯·亚诺什做法事，但附加了一个条件。他说：

“要是它的主人还没有来取走的话。因为事实很清楚，这把伞一定是谁失落在这儿的；要是失主来取，我必须还给他。”

亚当梅茨太太很有意思地冲斯拉柯太太挤了挤眼，说：

“喂，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睡好觉了。那个送伞的人总是每隔一千年才到我们住的星球来转一转的。”

事实上并没有人来领这把伞。第二天下午虽然是个晴朗的天，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年轻牧师还是撑着伞，伴随着棺材朝坟地走去。

四个强壮的男人：斯拉维克、拉伊库和死者的两个本家兄弟抬着棺材；象是上帝有意安排似的，当他们走到铁匠作坊附近时，一个本家兄弟的脚踢在石头上跌倒了，走在他后面的拉伊库吓了一跳，哆嗦了一下，没了主意，身体一歪，棺材被摔到地上。

一声巨响，棺材摔裂了，先是看见绣花的衣服，接着就看见那个看来已经死去的人；巨大的震动把他从酣睡中惊醒，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四

肢开始动弹，又吸了口气，说：

“我的上帝，我在什么地方呀？”

在场的人都被吓傻了。有些人赶快跑到铁匠作坊拿来被褥、枕头，在作坊院子里找到一辆要修理的车子，在车子上铺上被褥，把那个上帝在他身上显灵的人抬到车上。送殡的行列变成了凯旋的队伍，唱着教堂的赞美诗，伴送斯拉柯·亚诺什回到自己家里。在回家的路上，他已经清醒过来，一回到家就嚷着要吃点东西。

家人给他端来一瓦罐牛奶。他摇摇头。拉伊库递给他一瓶巴淋卡，是他随身带着准备喝的。斯拉柯微笑了。

关于伞的传奇就是打从这桩可笑的事情开始的。它传开了，穿过森林和山岭，愈传愈远，还不断地得到新的补充和增添。

要是在岩石上发现一个印迹，人们就说那是圣彼得的脚印；要是在村边某个地方开了一朵特别美丽的鲜花，就说圣彼得的手杖曾经碰着那块土地。总之，一切事情都表明，不久前圣彼得曾经到过格洛柯瓦村。乡亲们，这可是一件大事哪！

那把伞也被神秘的异彩所笼罩。它究竟是怎样落在小维伦卡坐着的篮子上面的呢？这犹如堕

入五里雾中，迷离恍惚。不过，事情到此也就足够了。迷信找到了迷雾，而迷雾又吸引住迷信。它们两者在这把破旧的伞上分享着战利品。

从此，只要柏耶拉—瓦多河流到哪儿，伞的名声就传到哪儿。斯洛伐克乡亲们围坐在篝火旁谈论着它，还给它添加上许多离奇的、引人入胜的情节。他们认为是深受人们爱戴的圣彼得打开天国的大门，亲自下来把伞送给牧师的妹妹，不让雨淋湿她。圣彼得是怎样从天上下来的呢？不错，他一定是坐在一片彩云上，徐徐降落下来，然后又是彩云把他送到山顶上去。

接着，他们又谈到那把伞具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奇的力量，这是他们亲眼看见了的。于是，伞的传奇愈传愈远，伴随着这个传奇，还浮现出格洛柯瓦村的牧师和他妹妹的形象。（咦，将来会是哪一个年轻人娶她做妻子呢？）如果有个富有的人死了，那怕是相隔着十个村子，也要把亚诺什牧师请去，让他带上圣伞在葬礼上念祈祷文。这把伞已经成了圣物。亚诺什牧师不仅要把它带去参加葬仪，还要带它去医治那些毫无希望治好的重病人；有时因安排不过来，还得预约，经过两天的路程，去到病人那里，作为治疗，在病人头上把伞撑开。无论如何总不会没有用处的，或

者是病人的病好了，或者没有好，反正病人还是得到了祝福。

要是一对新婚伴侣愿意摆摆阔气（他们总是愿意那样做的），那就不仅需要本村的牧师在家里给他们证婚，还得到格洛柯瓦村教堂去朝一次圣，在那把圣伞下面彼此再握一次手。这样才算真正的行过婚配大礼。教堂敲钟人克瓦柏卡在他们头上打着伞，为此，有六个银币流进他的衣兜。至于牧师，钱和礼品仿佛是从大口袋往下倒出来似的，向他倾注而来。

开始，牧师并不满意这种做法，可是慢慢地他也开始相信了。这把红伞一天天地褪了色，有些部位也脱落了，这反而显出它的神圣的真面目。这把伞不正是基督耶稣应了他要养活那个小女孩的祈祷，给他带来幸福和财产的天主的圣赐吗？

“圣主耶稣呵，”在那个令人发愁的上午，他就是这样祷告的。“请您发一个圣迹吧，不然我是无法抚养这个孩子的。”

瞧，圣迹终于出现了。金钱、幸福、财富从那把平常的、破烂的伞上流下来，象童话里的那只小羊羔，只要它摇晃一下，金子就会从它的羊毛上掉下来。

关于这把伞的消息也传到上流社会的圈子里。贝斯特勒策巴纳的主教大人对此发生了兴趣，要牧师把伞带到他那里去。他听完伞的故事，把它审视了一番之后，虔诚地划了一个十字。

“万能的上帝！”他说道。

这就意味着他也相信关于这把伞的故事。

过了几个星期，主教又采取了其他措施。他给亚诺什牧师发出指示说，从此以后，牧师不要把这个圣物放在自己屋子里，要同其他圣物一起摆在教堂里。

对此，亚诺什答复说，主教提到的那把伞实际上是属于他妹妹的，贝里依·维伦卡年纪尚小，他没有权利把伞拿走，放到教堂里去。等小女孩长大了，毫无疑问，她会把伞献给教堂的。

不久，牧师就有了一所包括牲畜和耕地在内的田庄，几年后又盖了一座漂亮的石头房子，还有一辆马车。那把伞不仅给牧师带来好运气，而且也提高了格洛柯瓦村的地位。每年夏天，从周围避暑胜地来了许多贵夫人，其中有许多是伯爵夫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伯爵夫人），目的是要站在这把伞下面做一次祷告；为了她们的到来，在牧师住宅的对过建造了一家旅馆，名叫“圣伞旅馆”。一句话，格洛柯瓦村的地位开始明

显地上升了。由于来朝圣者与日俱增，村里人为那个木头钟架感到难为情，给教堂修造了一座漂亮的铅皮顶的钟楼，还从贝斯特勒策巴纳运来两口新钟。斯拉柯·亚诺什为了纪念他的死而复生，给教堂敬献了一个非常好的三圣[1]雕像。女教师（亚诺什牧师曾经给小维伦卡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在牧师住宅的院落里种满了大理花和樱红花，都是格洛柯瓦村人从所未见的。一切都变得更美丽、更有朝气（唯独亚当梅茨太太是例外，因为她从那以后变得愈来愈丑了），格洛柯瓦村的人们也有点自负起来，每逢星期天下午，人们习惯地聚在一起，海阔天空闲聊的时候，就商量要在格洛柯瓦村建造一座象塞勒梅茨巴纳那样的基督受难像，吸引更多的信徒，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钱财和好处。

---

①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圣像。

缺德的格利柯里茨

在我们的故事开始之前许多年，在贝斯特勒策巴纳这座国王的自由城市里，居住着一位名叫格利柯里茨·巴勒的人，虽然他一生总是设法讨取别人的欢心，可是人们还是叫他缺德的格利柯里茨。他喜欢往人多的地方钻，向那些卖弄风情的姑娘献殷勤；其实，他遇到的都是些心狠手辣的女妖精和她们的各种非难。

格利柯里茨·巴勒是在他父亲去世后出世的；从葬礼开始那天算起，恰好是满九个月，这说明他在娘胎里就对他母亲做了一件缺德的事，因为他母亲原来是一位非常庄重的女人。只要他早出生几个星期，就可以反驳那些令人不快的流言蜚语。可是，格利柯里茨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对

于其他活着的格利柯里茨来说，他的出生更加不幸，因为很明显，现在多了一个分遗产的人。

这孩子生来就体弱多病，其他的格利柯里茨们（比格利柯里茨·巴勒年龄大一些的哥哥们）老盼着他早死，可是格利柯里茨·巴勒不仅没死（正因为如此，命中注定他是一个缺德的人），反而还长大了，成年后就接过遗产；大部分是在他未成年时去世的母亲留下给他的，当然，这部分遗产是他父亲第一个妻子生的孩子无法分享的。而这部分遗产的数目最大。自然也不能说他父亲死后留下的遗产总数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老格利柯里茨是在做酒的生意上发的财。那时候，在那个地区干这一行是很容易发起来的。当时，有的是酒，可是相反还没有犹太人。现在，酒商的酒窖里少的是葡萄汁，多的是柯罗姆河的河水。

创世主赐给格利柯里茨·巴勒一张长满雀斑的脸孔和一头红发。因此，人们的嘴上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长红头发的没有一个好人。好，格利柯里茨将要证明，他是一个好人。这些谚语很象那些整整几代人都用过的老锅。格利柯里茨·巴勒决心把其中的一个砸碎。他要证明他是个好心肠的人，要成为象一块面包那么好，又象黄油那么软，在白面包和黑面包上都能抹的人。

他暗自下决心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他最高的生活目标就是要使人们爱他。

他的言行举止都是好的，但如果总有些害人精走在他的前头，先在人们的头脑里造成不良印象，以至对他的行为发生误解，那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他从佩斯学成回来（他在那里攻读法律这门学科），第一次在市场出现，走进一家纸烟店，买了上等的哈瓦那雪茄烟，贝斯特勒策巴纳的人们马上议论开了。

“那小子抽三十个克罗耳查①一根的雪茄。哼，我们可不能象他那样。真是个败家子！瞧他将来准死在贫民收容所里！唉，我的上帝，要是他那可怜的父亲从坟墓里爬出来，看到他抽三十个克罗耳查一根的雪茄非气炸不可。那老头总是把土豆叶子搀在烟草里抽，还加上一点咖啡渣子，好让它燃得慢些。”

话传到格利柯里茨·巴勒的耳朵，说他抽昂贵的烟在城里引起了反感，他便马上改抽六个克罗耳查一根的雪茄。

---

①当时匈牙利最小的辅币。

人们对此也不满意，又议论开了：

“这个格利柯里茨·巴勒真是个吝啬鬼，比他父亲还抠门儿。呸，讨厌的小气鬼！”

格利柯里茨·巴勒对于人们把自己比作吝啬鬼，感到怪不好意思。有一天，城里举行一次以慈善为目的的舞会（消防协会举行的舞会，由市长夫人主持，欢迎参加者“多付费用”），他抓住这个机会，用二十枚庞克买了一张原定两枚庞克的入场券，心里想：“让你们瞧瞧，我格利柯里茨·巴勒不是吝啬鬼。”

舞会的组织者马上交头接耳嘀咕一阵，随后公开宣称：

“格利柯里茨·巴勒是个傲慢的、欠思考的人。”

他们对他的谩骂确实是有道理的。

一个格利柯里茨出的钱竟敢压过市长和拉德万斯基男爵，真是岂有此理。

拉德万斯基男爵花十枚庞克买一张票，格利柯里茨却往那里扔了二十枚庞克，这简直是侮辱！就凭他是酒商的儿子？！我的上帝，这是什么世道？一只跳蚤胆敢象一头狮子那样大声咳嗽。这是什么世道？简直是邪了门了！

可怜的格利柯里茨·巴勒无论着手干什么

事，都要遭到人们的反对。要是他跟别人发生争论，不让步吧，别人说他“无事生非”，让步吧，又说他是“胆小鬼”。

他虽然毕业于法学院，起初并没有做事，只是偶尔驾车到离城约一公里的庄园去打打猎。这座庄园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有时他也去维也纳玩几天，他在那里有一栋公寓房子，也是他母亲留下给他的。其他日子，他是在贝斯特勒策巴纳的社交场合度过的。

对此，那些有工作的人感到气愤，转而看不起他，说：

“格利柯里茨·巴勒是个懒汉，从来没干过什么正经事。世界上要这号人干什么呢？”

这些话也传到了格利柯里茨·巴勒的耳朵。他承认大家说得对，不能一辈子把时光白白消磨掉。是的，人总得自己养活自己嘛。

于是，格利柯里茨·巴勒毛遂自荐，说他愿意为市和州的事务效劳。

瞧，他又打错了算盘。各种议论都朝他的计划袭来。什么？格利柯里茨找事做？在我们这里？难道他不害臊？他自己已经有鸡蛋薄饼，还想从穷人嘴里抢面包吃？城里就这么一点事，他该让那些需要找事做的人去做才对呀。

格利柯里茨·巴勒认为这些说法也对，因而放弃进入官场的打算，离开男性的社交场合。他决定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这也是值得称赞的美好职业嘛！

他开始走访那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在那里，他作为相当不错的对象，受到友好的接待。可是，他那些至今仍盼着这个瘦弱、害咳嗽病的小个子早一点死的异母兄姐们，又开始算计他。他们用最狡诈的手段破坏他和所有姑娘的关系（关于这类事，可以足足写一本书）。因此，格利柯里茨接二连三碰钉子的消息也就传开了。后来，曾经有过一些急于当新娘的姑娘对他表示好感（因为在一段时间里，他着意于自己的衣著装扮），但连她们也终于因为羞怯而退缩了。怎么不是呢？一个已经遭到许多姑娘拒绝的青年，谁又愿意嫁给他？不，谁也不肯嫁给他的……在圣安德拉什节① 的晚上，姑娘们玩熔铅游戏，熔铸出来的铅人没有一个象格利柯里茨·巴勒的。总而言之，在上百个怀春的少女中，没有一个看上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她们需要的是富有诗意的爱情，而不是金钱。也许有些老处女见到他的求婚

①即安德鲁，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他的节日在十一月三十日。

戒指会跳起来，因为她们的反应是比较敏捷的。

年轻姑娘不象老处女，只作一次跳跃；她们总是分两步走；婚前，她们需要有一个恋爱过程。而老处女只需要有个终点站就行了。

年轻少女同老处女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当人们告诉少女柯罗林说，格利柯里茨·巴勒吐过血，这下可把柯罗林小姐吓坏了；因此，当格利柯里茨·巴勒第二次去拜访她时，在她那急速跳动的心房里，产生的只是怜悯之情，跟昨天他坐着四匹马拉的车子来时所产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唉，可怜的格利柯里茨·巴勒，他吐过血，多么不幸呀！虽然外面院子里套着马具的马匹在不安地摇晃着脑袋，但它们脖子上的铃铛发出的响声，已经不显得那么傲慢了。原因是格利柯里茨吐过血。

呵，愚蠢的柯罗林小姐！不错，格利柯里茨·巴勒是个长像丑陋、瘦弱多病的人，可是他是多么富有呀！更何况他吐的是他自己的血，跟你有何相干呢？

柯罗林小姐，请你相信，如果是比您整整大十岁，上过“太太学堂”的罗莎丽亚小姐，她就不会象你这个可爱的小笨蛋一样，当人们告诉她格利柯里茨·巴勒吐过血时，她会暗自思量：

“他的确是个很有价值的人！”

然后，她大声说：

“我会服侍他。”

在她的脑海深处，会产生一种尚未形成话语的念头；因为还不是思想，只是利己的感情堆积成的泥沙，在它的深处埋藏着这样的盘算：

“既然格利柯里茨·巴勒已经吐过血，那他也就活不长了。”

呵！你们这些可爱的傻姑娘，还不懂得人生；亲爱的妈妈虽然给你们穿上了长裙子，可你们的见识还是那么短。不要为我的直率生气，因为我不得不向读者交待清楚，为什么格利柯里茨·巴勒在你们中间找不着一个妻子的原因。

道理很简单。开过的玫瑰已经不十分纯洁；蜜蜂在它们的花蕊上洗过澡，小甲虫也在里面睡过觉，而正在开放的蓓蕾的花蕊却是一点尘埃也不沾的。

正因为如此，格利柯里茨·巴勒遭到那些少女的拒绝，他逐渐明白过来（我说过，他是个好人），他是不适于结婚的；少女们责备他吐过血是情有可原的。无论如何，对于人来说，血总是重要的呀！

因此，格利柯里茨·巴勒决意不结婚了，也

不再去拜访那些少女。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少妇。他从维也纳给金发的瓦里丽夫人捎去花束；在一个美妙的夜晚，他在漂亮的莫斯库伊·马加什夫人的花园里放了五百只夜莺，他是费了好大周折才在艾勒蒂伊①收罗到这些鸟儿的。一个鸟商为他操办此事。当这位美貌的夫人戴着洁白的睡帽，枕在柔软的枕头上辗转不能入眠时，听到鸟叫声，不由得一怔：今天晚上，为什么会有这许多鸟儿在歌唱呢？

向少妇献殷勤，是衡量自己的一把现实的尺子。少女和老处女都不能公正地评判一个男人，她们过份挑剔，容易把人看扁了。唯有少妇不存在幻想，而且有足够的耐心，能根据自己痛苦的经验，冷静地衡量男人的价值。谁能在少妇面前留下印象，就说明他是有份量的。

很不幸，格利柯里茨·巴勒在那些少妇身上所下的功夫，也没有产生多大效果。他到处被拒绝，因为她们不能自己行动，都得跟着丈夫走。

格利柯里茨·巴勒对自己已经感到非常厌倦。正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自由战争②爆发了。

---

①地名，现属罗马尼亚。

②指匈牙利一八四八年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争取民族独立战争。

格利柯里茨·巴勒并没有被征入伍。人们说他个子小，身体太弱，经受不了战争的艰苦，还会给部队出丑。可是，他无论如何要求做点事情。

兵站的少校是他的熟人，向他建议说：

“要是您非要跟我们在一起干不可，那我就把您留下吧！您可以挑一个没有危险的工作。在战斗中也需要有人抄抄写写嘛，就分派您去搞文书工作吧！”

格利柯里茨·巴勒感到很委屈，仿佛人们错把他这只孔雀当作猫头鹰似的，庄严而又气派十足地说：

“我要为自己寻找最危险的工作。少校先生，您认为什么样的活动最危险呢？”

“毫无疑问，间谍活动最危险了。”

“好，我愿意当间谍。”

就这样，格利柯里茨·巴勒当上了间谍。他装扮成流浪汉（当时，这种堕落者的形象比比皆是），从这个兵营走到另一个兵营，为匈牙利部队提供有用的情报。今天，老兵们还多次提起那个“打着红伞的小个子”。他总是大胆地设法穿过敌人的阵地，他那副痴呆相，仿佛从一到十都数不上来似的。他长着一副象鸟嘴儿似的狭长脸，卷着裤腿，头戴一顶破礼帽，腋下挟着一把

红颜色的、带把的伞，只要见过他一次，就不容易把他忘掉。几乎所有的人都见过他，因为他就象乌拉诺斯① 的幽灵，到处游荡。很少有人怀疑他在干什么。可是蒂比斯基将军是知道的，因为关于这个人，他曾经做过这样的声明：

“那个带着红伞的小个子是个魔鬼，不过他属于善良魔鬼的家族。”

战争结束以后，在太平的日子里，他又回到贝斯特勒策巴纳，变成一个厌世的人。他从不离开他那座又大又旧的石头房子。他既不想从事什么公职，也不考虑结婚。就象那些老光棍常常做过的那样，他爱上了他的厨娘。他把事情简化了。这里面包含着开明与智慧，而这就是他的理论。

他既需要有个女人侍候他，又需要有个女人爱他；也就是说，需要有两个女人。可是，为什么不能把这两个女人合二而一呢？

维柏拉·安娜是个高大健壮、皮肤白净的女人，她来自蒂特瓦村；那里的男人身高都超过六呎，象森林里的树木。她的脸孔长得够俊的，尤其是晚饭后洗盘子、碟子的时候，唱的歌非常动听：

木筏子漂浮在柯罗姆河上，

①希腊神话里的天神，是地神盖娅的丈夫。

杨柯坐在上面吸烟斗。

她的嗓子是那样柔和而又动人；因而有一次，她的主人把她叫到房间里去，让她坐在皮面软椅上。她长这么大还没有坐得这样舒适过。

“安娜，我喜欢你的歌声。你的嗓子真好。你就在这里唱吧，让我好好听一听。”

安娜唱了一支忧伤的斯洛伐克歌曲：“入伍青年的信”；信中，青年向情人倾诉他的苦难：

我的玫瑰，你知道我的床是什么样的吗？
在冰冷的石板上铺上斗篷，
这就是我的床。
我就睡在那上面。我们吃的又是什么呢？
吃的是马料，喝的是雪水；
我的玫瑰呵，我就是这样生活。

这支歌的旋律感动了格利柯里茨·巴勒，他连着三次高声叫好：

“多美的嗓子啊，维柏拉·安娜，你的嗓子多美妙呵！”

说着，他愈来愈靠近她，并开始用手去抚摸她的脖子，仿佛他要更详尽了解这宝贵嗓子的构

造似的。安娜不动声色，任他去摩挲；格利柯里茨·巴勒那只消瘦的手接着往上滑动，也许出于偶然，也许有意，摸着了她的脸蛋；安娜突然涨红了脸，粗鲁地推开他的手，喊道：

“尊敬的老爷，这可不包括在工钱里的呀！”

格利柯里茨·巴勒的脸也红了，用嘶哑的声音说：

“别假正经了。安娜，别傻了！”

但是，安娜确实在装正经，她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朝房门奔去。

“别跑呀！你这傻丫头。我吃不了你嘛，”

安娜根本不听，跑进厨房去，把门反锁上。格利柯里茨·巴勒拍打着门，再三向她保证也无济于事。

“我不会吃掉你的。上帝作证，我不会吃掉你的。好啦，安娜，你将来会后悔的。”

第二天，安娜提出要辞工。可是主人送给她一枚金戒指，还答应不再碰她一个指头。他说，他不让她走，因为他再也找不着饭菜做得这么合他胃口的人了。

夸奖和金戒指使安娜转怒为喜，她同意留下来了。

“尊敬的老爷，您今后可要遵守您的诺言

呀，您要再碰我一下，我就踢您一脚。”

不可否认，过不了多久，他又围着安娜打转了。她又提出要走，格利柯里茨·巴勒又送她一串有金环舌的红珊瑚项链，就跟拉德万斯基男爵家的夫人们上教堂时戴的一个样，挂在她那丰满、洁白的脖子上，显得很漂亮。

这串项链是那样的气派，安娜也就接受了他的温情。主人非常富有，为什么不能送她点礼物呢？

在拿到项链的当天中午，她就向租赁格利柯里茨家族一间房屋开杂货铺的老太婆、寡妇布托勒·卡洛伊太太提出一个富于外交辞令的问题：

“喂，亲爱的过来人，穿耳朵是不是非常疼呀？”

杂货铺的老太婆笑着说：

“噢，你这疯丫头，你不会是想戴耳环吧？唉，安娜呀安娜！你脑子里尽是些馊主意呵！”

安娜生气了，重重地把门关上，弄得安在门上的小铃足足响了一刻钟。

她当然想要一副耳环，为什么不该要呢？上帝也赐给她一双耳朵，跟那些穿绸缎裙子的贵夫人的耳朵没有两样嘛。当天她就打听到，穿耳朵并不比被跳蚤咬一口更疼些。

是的，她想戴耳环，现在她极不耐烦地等待格利柯里茨·巴勒上钩。是呀，事情是可以速成的，因为所有的女孩子都懂得怎样把线引进针眼里。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她那亚麻色的辫子上扎了一条火红的绸带，上身穿一件象纸一样薄的白亚麻布紧身胸衣，故意不戴乳罩，轻佻地走来走去，因为乳罩不仅会把她的乳房勒紧，而且还会把乳房遮住。要是哪个男人的眼睛胆敢冒险看一看她那在喘息时一起一伏的胸脯，任你是谁，都得去吃官司。

在面对着整个奥、俄联军时，格利柯里茨·巴勒不愧是个狡诈的间谍。可是，一个姑娘，那怕是来自蒂特瓦村的一个头脑简单的姑娘都要比他狡猾百倍。第二个星期天，安娜戴上耳环出现在教堂时，引起了小伙子和姑娘的发笑，他们这样窃窃私语：“哎哟，这个掷弹兵不知倒在谁的怀里了。”由于她的体态，人们早就给她起了个“掷弹兵”的绰号。

事实上，几个星期以后，全城就流传着一桩可怕的新闻，说格利柯里茨·巴勒跟安娜发生关系了。“瞧，那只老山羊舐自家厨房里的盐巴啦！”总之，人们在纷纷议论着一幕充满滑稽和富有刺激性的场面。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异母哥

哥姐姐们则傲慢地大叫大闹：

"一位格利柯里茨跟一个女佣人！太可怕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人们只好耸耸肩膀（咦，怎么不会发生呢！），安慰他们说：

"这没什么。事情是很自然的嘛。格利柯里茨·巴勒从来就没有做对过一件事。这样对你们说来也不错，至少他没有结婚，将来大笔财产自然都归你们了。"

在这件事情里，真假程度如何，实在无法断定。但事实是，闲话渐渐消失了，直到过了许多年，才又被人重新提起来，原因是有人走进格利柯里茨·巴勒那座阴沉的房屋，看见一个小男孩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跟一只正在啃青草的小羊羔玩耍。

这是谁的孩子？他在这里干什么？他是怎样到格利柯里茨·罗勒家的院子里来的？有时，格利柯里茨·巴勒本人也跟他玩耍。有人从关着的大门的锁孔往里窥探，发现怪人格利柯里茨·巴勒肚腰上系着一条红绸带，趴在地上，孩子骑在他的背上，一只手握着绸带当缰绳，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鞭子，嘴里吆喝着：

"驾！驾！拉罗[1]！"

这匹老马在草地上打滚，小跑，跳跃，奔驰，有时还嘶鸣。

从那以后，他更加深居简出了，偶尔才看见他一瘸一拐地走过市场（因为他的腿脚不灵活，人们这样讽刺他）；他秃顶，穿着一身当间谍时穿惯了的很各别的衣服，腋下挟着一把红颜色的伞；不管是春夏秋冬，晴天或者是下雨，他总是离不开这把伞，要是他到别的人家去作客，也从不把伞放在前厅，手里老是捏着这把伞。曾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情景：主人常常这样提醒他，"请您把伞放下吧！"

"不，不，"他表示反对。"我已经习惯了，我已经习惯必须把它拿在手里；没有它，我就感到不自在。我说的全是真话。"

他为什么手不离伞呢？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说法。真是不可想象！噢，会不会是一件文物？——有人说（我想是地契登记员波亚勒·伊斯特万说的，他当过国防军[2]），格利柯里茨·巴勒把战争期间他当间谍时重要的电报和笔记都藏

---

[1]马的名字。

[2]指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间在柯苏特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匈牙利政府军。

在这把旧伞里，因为伞柄是空心的。嗯，这也许是真的。

至于其他等着要分他遗产的格利柯里茨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在格利柯里茨·巴勒家院子里玩耍的小男孩，他们忙着寻找、调查这个孩子的情况，直到在柏里瓦里茨的天主教出生登记簿上找到他的姓名为止。（在柏里瓦里茨有格利柯里茨·巴勒的乡间产业。）登记簿上写着："维柏拉·久尔吉，私生子；母亲，维柏拉·安娜"。这个私生子长相漂亮，象一团火那样活泼，令人喜爱。

可疑的现象

小维柏拉·卓利① 长成一个健壮、魁梧的漂亮小伙子，胸脯象一面鼓那样结实。格利柯里茨·巴勒经常说：

"他的胸脯是从哪里来的呢？真见鬼，是从

①维柏拉·久尔吉的爱称。

哪里来的呢？”

他自己的胸脯狭窄，对小卓利的胸脯着了迷，也就很少注意小卓利其他方面的天赋。事实上，卓利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退休老教授柯柏茨奇·马勒东每天教他念书，曾激动地对格利柯里茨·巴勒说：

“格利柯里茨先生，请您相信，他很聪明。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格利柯里茨先生，您敢跟我打赌吗？”

这种时候，格利柯里茨·巴勒总是感到很幸福。尽管没有表示出来，其实他是很喜欢这个孩子的。听到对孩子的夸奖，他就微微地笑着说：

“我用一根雪茄烟跟您打赌，就算是我输好啦！”

他拿出最好的雪茄烟来敬那位喜欢打赌的老教授。老教授高兴地接过雪茄，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格利柯里茨·巴勒先生，请您相信，我从来没有教过象他这样富有天才的学生。我一生教的都是一般智力的学生。为了他们，我白白花费心血。格利柯里茨·巴勒先生，请您相信，这够伤心的（他掏出一点点鼻烟，放到鼻孔里，以减轻悲伤）。格利柯里茨·巴勒先生，我跟他们在

一起，——就象国家造币厂那样。格利柯里茨·巴勒先生，您听说过那个故事了吧？怎么，没听说过？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造币厂丢失一大块金子，怎么也找不着。不得已进行了一次大搜查，这才搞清楚，原来那一大块金子没留神被化到铸铜币的熔炉里去了。格利柯里茨·巴勒先生，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全部精力花在这几代傻瓜身上了。现在好了，终于遇见一个真正的天才。格利柯里茨·巴勒先生，您是了解我的意思的。”

格利柯里茨·巴勒是不需要别人的鼓动的，因为他早有培养这孩子的打算。那些叫其他的格利柯里茨们感到害怕的人的预言，已经快要兑现了。他们说：“最终他会娶维柏拉·安娜，并收养她的儿子的。”柯柏茨奇·马勒东也这样说：“结局就是这个样子。谁敢跟我打赌？”

结局会是这样的；连格利柯里茨·巴勒本人也是这样考虑的。应当承认，这是正确的办法。格利柯里茨·巴勒实在非常喜欢卓利，这样做是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然而，发生了两起特殊事件，终于使他的心愿无法顺利地实现。第一件是，有一次，维柏拉·安娜从梯子上跌下来，把腿摔断了，成了终

生跛子，可是谁又肯娶一个瘸腿的女佣呢？

第二件事使他感到双倍的伤心。小卓利突然得病，脸色发紫，手脚痉挛，全身发颤，大家都以为他要死了。格利柯里茨·巴勒把一切虚伪的羞耻置之度外，伏在孩子的小床上，呜咽着吻他的脸蛋、眼睛和冰冷的小手，第一次发出肺腑之言：

“你什么地方不舒服？我的乖儿子，你哪儿疼呀？”

“好叔叔，我不知道，”孩子啜泣着回答。

就在这一瞬间，老格利柯里茨·巴勒的红头发都要竖起来了，他看着孩子那种死亡前的痛苦，自己也全身发颤，心也碎了，再也无法隐藏自己的秘密。

他抓住医生的手，说：

“他是我的儿子，您听清楚了吗？他是我的儿子。要是您能把他救活了，我会给你一面包篮子的金子。”

医生把孩子救活过来了，得到格利柯里茨·巴勒在孩子病危时答应给他的一篮子金子。当然，不许医生自己挑选篮子，只能是格利柯里茨·巴勒特意为他准备的篮子。

医生治好了孩子的病，却增添了格利柯里

茨·巴勒的心病。他使格利柯里茨·巴勒心里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因为他诊断结果，说孩子的病是中毒引起的。

这使得格利柯里茨·巴勒感到无限的烦恼和忧虑。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我的心肝，你会不会是吃了什么有毒的菌子？

卓利摇摇头，回答说：

“我没有吃呀，爸爸—叔叔。”（他使用了一个新的称呼：“爸爸”，但旧的称呼“叔叔”也没有放弃！）

那么，他吃了什么呢？孩子的母亲也绞尽脑汁去想。可能是吃了这个？也可能是吃了那个？（那天，我们煮什么东西吃来着？）或许是铜锅不清洁？那是不可能的呀！格利柯里茨·巴勒悲伤地摇摇头，说：

“安娜，别说蠢话了！”

格利柯里茨·巴勒虽另有想法，却不愿意把自己的怀疑讲出来；可是，这个绝密的念头使他烦恼、担忧，睡不好，吃不香。他想到了他的异母哥哥、姐姐。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肯定下手了，为了争夺他的财产，他们把手伸出来了。

原来他想把这个孩子收为养子，姓他的姓，把财产给他。现在，这个计划只好永远告吹。

“不，不能这样做。这会要了这孩子的命的。要是孩子妨碍他们，他们会把孩子杀死的，我不能让他们有机可乘。”

他为孩子的生命胆战心惊，再也不敢明显地表现出对孩子的爱了。

他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这是一个保护孩子的策略，也是一个无情而愚蠢的策略。他用命令式的口气提醒孩子说，从今以后，要称呼他“尊敬的先生”，不许孩子再爱他。

“那不过是开玩笑，”他说，“过去，我当你的爸爸只是跟你闹着玩的，你懂了吗？”

听他这么说，孩子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老格利柯里茨·巴勒全身颤抖，弯下腰，吻干孩子脸上的泪水，无限悲愁地对他说：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说，我吻过你。要是他们知道了，你会遭殃的。”

稀奇古怪的念头促使他采取真正的防卫措施。他把柯柏茨奇请到家里来，要他日夜照看孩子，凡是孩子吃的东西都由他先尝一尝。要是孩子要到总是关着的大门外去，必须先在家里换装；脱掉丝绒衣服和漂亮的皮鞋，让他光着脚，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为此又特别准备了一套又旧又脏的衣服）到外面去玩，好让城里的人询问

道：

"这个小穷鬼是谁家的孩子？"

他还让那些知道底细的人回答说：

"这是格利柯里茨·巴勒家厨娘的孩子。"

为了要使他的亲戚们彻底上当，他还扶养那个嫁到波奴克家的姐姐玛丽的一个小儿子，答应负担他的教育费，把孩子带到维也纳去进贵族学校，跟那些富有的王子、伯爵的孩子们在一起。另外，他还经常给其他外甥、侄儿们送礼物。这样，格利柯里茨家族的其他成员虽然不喜欢这个小弟弟格利柯里茨·巴勒，但也开始慢慢地跟他和解了。

"他不是一个坏人，"他们一再说，"只不过是一头大笨驴。"

在小卓利读完小学以后，就被送到离家很远的塞格德①、接着又到柯罗茨瓦勒②去深造，在那里，他的亲戚们的阴谋就无法得逞了。在这同时，柯柏茨奇也秘密地从城里消失了。其实，即使是他敲着鼓走，连狗也不会问他到哪里去的。

这种非常小心的防范措施无疑是有些过份了。正是这种走极端的癖好构成了格利柯里茨·巴

①地名，为匈牙利南部大城市。

②地名，现属罗马尼亚。

勒的基本性格。跟魔鬼打交道的人自己也会变成魔鬼。每当他决定要做一件需要有勇气的事情，他的胆子会比魔鬼还大，一旦他的心被恐惧所占领，那么他会在所有发出响声的角落里看见成千的幽灵在游荡。他对卓利的爱是过份的，由于卓利的缘故而产生的恐惧也是过份的；可是，对此他又无能为力。

在孩子成长得很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每一学年的学业时，这个带着红伞的小个子格利柯里茨·巴勒开始变卖他的房地产。他说他在捷克购置了一处很大的产业，为了筹足款项，他必须把他在维也纳的公寓房子卖掉。不久，他又说他要在新买的产业上建一座糖厂，因此他开始为他在柏里瓦里茨的产业寻找买主。他很快就找到住在哥萨城的一个商人。这个红头发小个子的晚年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其中必有私隐与秘密。有一天，他居然把他在贝斯特勒策巴纳的房屋的产权转到维柏拉·安娜的名下。这个小个子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快活、活跃和满足。他又开始参加社交活动，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喜欢跟别人闲谈，使人觉得他很可亲。他还经常邀请他的哥哥姐姐来家里吃午餐，并且故意到处放风说："我死后总不能把我的财产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他

又重新去拜访那些在他青年时代徒然追求过而被拒绝的太太们。他还经常在腋下挟着那把从不离手的破旧的红伞外出去旅行，一去就是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城里的人们已经不太关心他的行踪了，大家都说："老头一定又是去看他在捷克的产业了。"

关于在捷克的产业，他谈的很少，尽管他的异母哥哥姐姐对那些产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都挨个儿向他表示，愿意陪他到那里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到过捷克，等等；但是，格利柯里茨·巴勒总是找话把他们的要求给顶回去，说是不想因产业的事麻烦他们。

事实上，他想麻烦他们也办不到，因为他在捷克从来没有过半寸土地，他在柯勒斯波特①治疗肾炎，除了指甲长长了一点外，没有带回来任何东西。全部捷克的产业，对于他的哥哥姐姐说来，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事情很简单，格利柯里茨·巴勒已经把他的全部产业变卖成现金，存到银行里去，以便有可能交给他的儿子。他的遗产成了一张银行支票，一张小纸片，谁也看不见，但只要把它装在西服

①捷克境内一城市。

背心的口袋里，就会成为一位富翁。他的设想是美好的、聪明的。他并没有到所谓他在捷克有产业的地方去，而是经常到卓利跟着他的老教授学习的那些城市去。

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幸福的，这是他生活中唯一感到温暖的阳光，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爱着那个孩子；这个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漂亮、身材修长的学生，成绩是全班第一，性格与品行在同伴中间也是突出的。

他在塞格德一呆就是好几个星期，每当看到维柏拉·卓利就使他感到欣喜。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他们一起在蒂萨河岸散步；听到他同柯柏茨奇和卓利用斯洛伐克语交谈时，过路的行人都好奇地回过头来听一听，心想，他们的话肯定是那些修建巴比伦塔的建筑工人的祖先使用过的讲得又快又难懂的最可怕的语言。

这种时候，格利柯里茨·巴勒仅仅是为了孩子而活着。学校上完最后一节课，他就等候在大门口，孩子一看见他，就高兴地扑向他的怀里，——而那些坏学生，正如俗话所说，他们除了会玩，就象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因此一遇见这个红头发的小个子，就尽情地嘲笑他一番。他们说他是地狱里的魔鬼，使用妖术替维柏拉·卓

利准备功课，把功课全部塞进卓利的脑子里，这样，卓利就轻而易举地得了第一名。甚至还有这样的恶棍指天发誓说，要是把怪老头的靴子脱掉，会发现他长的是马蹄。他们还说，他随身携带的那把破红伞也是施了魔法的，象阿拉丁的神灯①那样的玩艺儿。班上诗歌写得最好的波罗查尼·毕士托还为这把红伞写了一首打油诗，那些嫉妒的学生就故意在卓利面前背诵，使他难为情。为了这件事，卓利出于自尊心，把波罗查尼揍了一顿，打得他眼青鼻肿，嘴角也流血了。

从那以后，卓利对这把破伞感到苦恼，因为这把伞使他的“爸爸一叔叔”在同班同学面前变得可笑。一天，他终于向格利柯里茨·巴勒提出了这个问题：

“爸爸一叔叔，您真该买一把新伞了。”

老头狡猾地微微一笑，说：

“怎么？你不喜欢我的伞吗？”

“为了这把伞，大家都笑话您。他们还给您的伞写了一首诗呢。”

“我的好孩子，你告诉那些学生，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不过，你

①《天方夜谭》里具有魔力的神灯。

还可以告诉他们，有时候不发光的倒有可能是金子。等你长大了，你会明白的。”

他想了想，玩耍似地用伞尖拨弄着河滩上闪亮的沙子，又加了一句：“不久的将来，这把伞就归你所有了。”

卓利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说：

“爸爸—叔叔，非常感谢您。我明白了；不过，在我生日的时候……您不至于用它来代替答应过送给我的小马吧？”

说着，他淘气地哈哈大笑。老头也跟着笑了起来，满意地捋着他那只有四、五根的胡须。在他的笑声里藏着某种狡猾而意味深长的东西，仿佛他是冲自己的灵魂深处发笑。

“不，不，你会得到那匹小马的。不过，我向你担保，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得到这把伞的，那么，无论是刮风下雨，你都用不着发愁了。”

他多么固执呀！卓利心里这样想。老人们总是眷念自己用惯了的东西，而且对它们作出过高的估价。一位叫哈弗拉的教授有一支鹅毛笔和一把削笔刀，居然使用了四十年。有一段关于那把伞的逸事，使卓利久久不能忘怀。一天，他们划船到“黄岛”去。“黄岛”是一个很小的岛屿，

位于莫洛斯河与蒂萨河汇合处，塞格德的老渔民在那里烧的辣鱼汤是远近驰名的。烧这种汤的方法，年轻一代已经不十分懂得了。这种辣鱼汤用的是鲟鱼或者鲶鱼，而且非要使用匈牙利著名的辣椒和蒂萨河的河水才能烧好。在马勒东编著的那本烹调书里还特别指出：女人是烧不好辣鱼汤的；或者说，离开了塞格德老渔民的规矩，就喝不上好的辣鱼汤，因为他们烧辣鱼汤时，特别讲究它的味、色、香，三者缺一不可。

前面我已经提到了，柯柏茨奇、格利柯里茨·巴勒和卓利划船到"黄岛"去游玩。快要靠岸时，船撞着一个小沙堆，失去了平衡。格利柯里茨·巴勒正想站起来，一时失去重心，跌倒在船上；因为吃了一惊，伞从他手中掉下来，扑通一声，正好掉进河里去了，河水把它平稳地顺流带走。

格利柯里茨·巴勒大声呼喊："哎哟，我的伞呀！"他的脸色立刻变得象铅一样苍白，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两个船夫都笑了；老船夫马勒东把烟斗从一边嘴角换到另一边嘴角，用轻蔑的口吻说：

"先生，那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它只配放在麦田稻草人手里（农民用麦秸扎成草人，竖在

麦地里吓唬鸦、雀）。”

“谁把它捞上来，我给他一百个福林①！”格利柯里茨·巴勒绝望地呻吟着。

两个船夫相互看了看；那个年纪较轻的船夫布勒切克·杨茨动手脱靴子了。他问道：

“先生，您真的不是开玩笑吧？”

“这里是一百个福林，”格利柯里茨·巴勒激动地说，从黑皮夹里掏出一张一百福林的支票。

布勒切克·杨茨这个塞格德“标准”渔民，转过身去问柯柏茨奇。

“那位先生不会是发疯吧？”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不紧不慢地问道。就在这当儿，那把伞还在河面上平稳地晃动，但渐渐地终于消失在这条所谓的匈牙利尼罗河之中。

“不会，不会，”柯柏茨奇回答说。其实，格利柯里茨·巴勒对那把伞的特殊感情，也使他感到有些蹊跷。“我以我的诚实起誓：不值得这样做的，这太愚蠢呀，”他转过身对格利柯里茨·巴勒补充说。

“快，快！”格利柯里茨·巴勒叫嚷着，已

①匈牙利币名。

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了。

现在，布勒切克·杨茨又起了另外一种疑心，问道：

“先生，那张支票不会是假的吧？”

“不，不会的，你就快点罢！”

这时候，布勒切克·杨茨已经脱掉靴子和上衣；一眨眼工夫，他就象青蛙那样一头扎进水里，跟在伞的后面游去。那个老船夫马勒东却还在不停地嚷嚷：

“杨茨，你这头大笨驴！你干什么呀？快给我回来！杨茨，你别没事找事啦！”

格利柯里茨·巴勒听到他的话，不由得吃了一惊，就扑到老船夫身边，伸手抓住他的后衣领，象是要把他一下子掐死似的。

“别嚷嚷！不然我就掐死你……你想把我毁了，是吗？”

马勒东毫不在乎地回答说：

“呵，您这是干什么？先生，您不会是真的要掐死我吧？放开我的领子呀！”

“告诉那个小伙子，把我的伞捞上来！”

“哪有母鸡不管教小鸡的呢？”马勒东安慰他说，“这里的水流很急，他追不上伞的。再说，这也没有必要嘛。半个小时以后，伞就会自

已出现在‘黄岛’的那一面，因为这里的水是围绕着岛转的。半个小时以后，渔夫就来撒网，您先生的伞肯定会落在网里，即使被大鱼吞了，我们还可以破开鱼肚把它取出来呢。”

果然不出老渔夫所料，伞落在了网里。当格利柯里茨·巴勒手里又拿着他那心爱的东西时，他那股高兴劲头真是无法形容。虽然那把伞不是布勒切克·杨茨捞上来的，他还是心甘情愿地给了他一百个福林。此外，他还给渔夫们一笔可观的酬劳。第二天，这起罕见的事件就在城里传开了：有个疯老头，为了从水里捞回他的伞，居然肯花一百个福林，这么肥大的梭鱼，在蒂萨河里已经很久没有捕到过了。那些心怀嫉意的渔夫和菜场的女贩子纷纷猜测：

“也许那把伞的伞把儿是金子的吧？”

“见它的鬼，是木头的。”

“也许伞面是上等亚麻布料子做的吧？”

“岂有此理！世上哪有值一百个福林的亚麻布伞面呢？那只不过是红颜色的帆布，又破又旧，到处是污点。”

“照你那么说，压根就没有过这回事。”

“可是，确实有过这么一回事。”

柯柏茨奇也说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坏话了，

他对卓利说：

“我敢打赌，老头的脑袋有点毛病。”

“他的脾气是有点怪，不过是个好心人，”卓利辩解说。“谁知道是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跟他那把伞联结在一起了呢？”

格利柯里茨·巴勒的死和他的遗产

这件事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以后，才为人们所完全理解；可是到那时候，谁也记不起来了，连卓利也忘了这件事。柯柏茨奇的脑子就更不顶用了，因为有一天，从贝斯特勒策巴纳拍来加急电报，说格利柯里茨·巴勒死了；这个消息象晴天霹雳，把他这位教授击倒了，他感到全身一阵寒颤，躺倒在床上，对他那个抽泣的学生说：

“卓利，我要死了。我已经感觉到我要死了。是格利柯里茨·巴勒让我活着的。或者说，我是为了他才活着的。可是，现在我的灵魂已经飞走了。我完了。可怜的孩子，我不知道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格利柯里茨·巴勒有没有为你的

前程做好安排？他可没有为我准备点什么。原来是一场空。我觉得我就要死了。我敢打赌。”

要不是格利柯里茨·巴勒的死和接踵而来的消息使他感到沮丧，从此卧床不起的话，他本来是可以赌赢的。卓利赶回家去，参加格利柯里茨·巴勒的葬礼。过了一个星期，他的女房东让人捎来信息，说他的导师死了，要他赶紧汇去丧葬费。

可是，跟格利柯里茨·巴勒比较，柯柏茨奇的死又算得了什么呢？谁也不再需要他这种过时了的老书呆子；他死的倒是时候，现在，谁也不会再想起他来了。他很谦逊地退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那是他应该去的地方；他活着的时候，不曾麻烦过别人。他曾经在这里呆过，现在准时离开了，这也就完了。与此相反，格利柯里茨·巴勒的死却不那么简单。

正好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四，中午时分，老头开始嚷嚷着胃疼。他脸色苍白，躺倒在床上，显出很痛苦的样子，叫安娜给他弄一小袋热燕麦焐一焐肚子。安娜拿来燕麦袋，顺手替他正了正枕头。虽然他的胃痉挛稍稍减轻了一些，可是他觉得身体特别疲软，就一直睡到晚上。

到了晚上，他睁开眼睛，这样说道：

"安娜，把我的伞拿到这儿来，放在我的枕头下。好，就这样。我现在觉得好些了。"

他睡了片刻，可是很快就惊醒过来，脸色也变了，说：

"安娜，我做了一个恶梦。我在梦中变成了一匹马，被牵到市场上去出卖。我那些哥哥、侄子全来了，正拿我讲价钱。我吓得要命，不知道会被谁买了去。我的哥哥布勒蒂亚勒掰开我的嘴巴，数了数我的牙说：'它已经值不了几个钱，只有这张皮还可以值五个福林。'就在他们议价的当儿，来了一个手拿镰刀的人，用镰刀杵了杵我的肩胛骨。哎哟，我现在肩膀上还疼着呢。安娜，他杵的就是这个地方，我还能觉察得出来。'这匹马属于我的啦，'他嘟囔着说，'我把它买下了。'我转身抬头看了看那个拿镰刀的人，啊，他原来就是死神哪！'我不可能连缰绳也搭着卖给你，'我的主人说。'不要紧，'拿镰刀的人同意了，'我马上到附近的杂货店去买一条绳子。你等一等，我说话就来。'安娜，随后我就醒过来了。实在太可怕了！"

他脑袋上的红头发全都竖了起来，太阳穴冒出了冷汗。安娜用手帕给他擦去。

"笨蛋，别胡思乱想了。梦又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是从你的胃里冒出来的。”

“不，不，”病人在呻吟着，“我觉得，我快完了。我的时候不多了，安娜，等他把缰绳拿来，我就要死了。别安慰我了，我不喜欢听那些空话，快把墨水、纸给我拿来，我要给卓利打加急电报，叫孩子马上回来。我要等孩子回来。是的，我要等他。”

他们给他搬来一张桌子，他迅速在一张纸上写下这样几行字：“速归，爸爸一叔叔病危，有物交你。母。”

“立刻叫人去拍电报！”

在佣人没有回来之前，他一直感到烦躁不安，接连问了三次，佣人回来了没有。最后，佣人回来了，可是带回来的是坏消息。电报局已经关门，无法打电报。

“没关系，明天早上再打吧。主人并没有什么大病，他只是神经过敏罢了。他够烦躁的了，别再惹他生气。你到里面去告诉他电报已经发出去就得啦，”安娜说。

这个谎话使病人安静下来了，也觉得稍稍轻松一些。他自己估摸着，孩子什么时候能到家。后天中午，他一定在这里了。

整个夜晚他都睡得很平稳，早上醒来，脸色

刷白，觉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但是，他还是起来了，把抽屉里的东西都翻了一遍，又放回去。安娜心想："发电报是多余的。其实不碍事的，现在他好多了，过几天就可以缓过来的。"

他整天都觉得精神恍惚；下午，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喝了一瓶托卡伊① 酒，接着就不停地在写。安娜只进去过一次，问他要不要什么东西？

"不要什么。"

"您还觉得什么地方疼来着？"

"我的肩膀疼，就是梦里被那个拿镰刀的人杵的地方，我觉得里面疼。"

"很疼吗？"

"很疼。"

"要不要去请医生呢？"

"不用。"

晚上，他叫人去把公证人斯托拉里克·亚诺什先生请来。公证人到的时候，他显得很轻松，还笑了笑。他给公证人让坐，叫人拿一瓶托卡伊来。

"安娜，要二月间酿的那种。"

---

①地名，位于匈牙利北部，盛产葡萄酒。

这些酒还是他那有名的酒商父亲留下给他的，是托卡伊那年收两次葡萄时酿的：一次是二月，另一次是十月，象这样的好酒，只有国王才能喝得上呢。

因为那年冬天来得过早，葡萄来不及摘，挂在藤上一直到来年的早春。可以想象，整整长了一个冬天的葡萄会有多么独特的香甜浓郁的汁液了。已故的格利柯里茨把这种饮料称之为“益寿酒”，常常说：“要是有人打算自杀，在行动之前，让他喝上两小杯这种酒，如果他还没有结婚，就会去找证婚人，如果他已经结婚，就会去找律师（他要么结婚，要么离婚，无论如何不愿意去死）。”

他们俩都为对方的健康干杯。

格利柯里茨·巴勒咂了咂嘴巴，说：

“好极了。我出世那天，我教父喝的就是这种酒。我就是这样开的头，也该这样结束了。”

说完，他们又碰了一次杯。酒很合公证人的口味。格利柯里茨·巴勒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封好了的小纸包，对公证人说：

“这里面有我的遗嘱。斯托拉里克先生，我请您来，就是要把它交给您保管。”

他搓着双手，微笑地说：

"里头有些叫人意料不到的东西。"

"还早着哪，"斯托拉里克先生接过纸包说，"您干吗要急着办呢？"

格利柯里茨·巴勒疲惫地一笑，说：

"对于这一点，我比您清楚，斯托拉里克先生。您再喝一杯吧，喝吧，我们别尽谈死嘛，经纪人买缰绳去了。斯托拉里克先生，把我父亲怎样弄到这种酒的故事讲给您听，才有意思呢。"

"格利柯里茨先生，对于这种事，我总是很有兴趣的。"

"唔，我父亲是很精明的人。凡是不能光明正大弄到手的，他都能变着法子把它弄到。我多少也继承了他的这种狡诈。可是我没有真正学到手。不提了，这同本题无关。在耶佩连州住着一位大富翁，是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伯爵，他同时也是一头大笨驴。可话又得说回来，这位伯爵心地非常善良，总是愿意使别人高兴。正因为这样，他才是一头大笨驴。我父亲常常从他那里买酒；要是他们做成一笔生意，伯爵就请他喝这样一杯'益寿酒'。我父亲是个感情容易激动的酒商，自然一再请求伯爵卖给他一、两桶这种酒。但是，伯爵连听都不愿意听，说：'就是弗仑茨

皇帝[1]也付不起买这种酒的钱呢。'有一次，他们在买卖做成后喝庆祝酒时，当然也喝了这样一杯'益寿酒'，我父亲开始叹气说：'唉，这真是上等琼浆，多好的酒呀！唁，要是我那生病的可怜的妻子每天能喝上一杯，哪怕只喝那么一点，我知道，不用两个星期，她病就好了。'这深深打动了高贵的伯爵的心，立刻叫来管理酒窖的师傅，命令他说：'把格利柯里茨先生的酒桶灌满益寿酒。'过了几天，伯爵府上来了客人，还有漂亮的夫人们，伯爵叫人去拿这种神仙喝的琼浆来招待客人；可是，管理酒窖的师傅却报告说：'那种酒连一滴也没有了。''酒都到哪里去了？'伯爵奇怪地问道。'全都流到格利柯里茨的酒桶里去了，还装不满他的酒桶呢。'原来我父亲在家里请桶匠皮瓦克做了一个比通常的桶大三倍的酒桶（现在，老皮瓦克还活着，对这件事也记得很清楚），向庄稼人雇了一辆车运到了耶佩连州，就这样，酒到了他的手里了。他做得很漂亮，不是吗？欸，斯托拉里克先生，喝完这杯再走吧。"

公证人走后，他又把男佣人马泰柯叫进房里

①指奥匈帝国皇帝弗仑茨·尤若夫。

来，对他说：

“马泰柯，你马上到铁器铺去，买一口大锅回来。然后再给我找来两个泥瓦匠，花多少钱都行。可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而这正是马泰柯的弱点。要是没有人叮嘱他别往外说，将来有机会说时，他倒也许真能不说出去。

“你快去快回！别在外面闲逛，家里等着呢！”他吩咐说。

掌灯前，泥瓦匠就来了，锅也一起带来了。

格利柯里茨·巴勒把两位师傅叫到最里间的屋子，然后又小心地把门关上。

“你们能保守秘密吗？”

两个泥瓦匠相对望了望，想了一会儿，最后那位年纪稍大的泥瓦匠回答说：

“人是懂得沉默的，因为人生到世界上来，就是从沉默开始的。”

“在他还没有学会说话以前，沉默并不困难。”

“要是值得的话，”那个年轻的泥瓦匠接过话茬说，“他以后也会尽量这样做。”

“当然是值得的。要是你们在今天晚上能在墙上挖好藏得下这口锅的一个洞，并且让人们看

不出来，那么，你们每人就可以得到五十个福林。”

“就这么一点事吗？”

“是的，就这么一点事。从今以后，只要你们保持沉默，那么你们每年都可以从这座房子的主人那里得到五十个福林，直到你们说出去为止。”

两个泥瓦匠又交换了眼色，年长的那个回答说：

“我们愿意照您的意思去做。活在哪儿做呢？”

“我会领你们去的。”

格利柯里茨·巴勒从墙上取下一把生锈的钥匙，把两位泥瓦匠先让出房间，然后才跟着他们到院子去。他走路已经很艰难了。

“你们跟我来，”他对泥瓦匠说。

他们穿过花园。花园后面有一座石头造的小房子，叫“黎巴嫩”，房子周围是两霍尔特土地的苹果园。园里栽满了苹果树。这里苹果树上结的都是味道特别香甜的苹果。也正是为了这个果园，格利柯里茨·巴勒才从牧师寡妇手里把这座小石头房子买过来，作为礼物送给卓利，并且立刻在契约上写上卓利的名字。卓利在家的时候，

跟柯柏茨奇在这里念书，他们走后，这里就空着没人住，显得很荒凉。

格利柯里茨·巴勒领着两个泥瓦匠走进小石头房子，给他们指了指需要打洞的地方，然后告诉他们说，他就在房里等候，要是他们把洞挖好了，就过去取锅，他要亲自看着他们把锅埋好。

直到半夜，洞才挖好。泥瓦匠来到窗下，轻轻地敲了几下。格利柯里茨·巴勒叫他们进去。那口准备要埋的锅放在房间中央。除了一些锯末，在锅上面再看不到别的东西，可是，锅却重得吓人，两个身强力壮的泥瓦匠几乎都搬不动它。人们会想，该放到里面去的东西，全都藏在里面啦。

格利柯里茨·巴勒一步一步地跟着他们走，直到他们把锅放进洞里，把洞口封严实，他一步也没有离开过。

“先生，要是您明天把这个地方粉刷一遍，以后连魔鬼也辩认不出它来的。”

“我对你们的活很满意，”格利柯里茨·巴勒说完，把答应给他们的钱付给他们。“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泥瓦匠对于这么轻易地就让他们走开，不免觉得有点惊讶。

"从前，对于这种事采取的可是另外的办法，"他稍稍有点蔑视地说。"我亲耳听到过，在书上也读到过这类事。以前，这种时候人们总是把泥瓦匠的眼睛刺瞎，好让他们再也找不到那个地方。当然，他们给泥瓦匠的不是五十个福林，而是一百倍。"

"哦，还是从前的世道好！"另一个泥瓦匠叹了口气说。

但是，格利柯里茨·巴勒压根不理睬他们。他把石头房子那扇沉重的橡木大门关上，回到房里，躺在床上睡觉。

第二天早上，他的胃痉挛又发作了，他大叫大喊，样子很痛苦。月桂汁和敷在肚子上的芥膏只能止一会儿痛。他显得十分疲惫，瞳孔已经变得迟钝，眼前的东西模糊了。他呻吟着，喘粗气，对周围的一切已经没有什么反应。可是，他还说：

"安娜，准备一顿好午饭吧。要一顿好午饭，要有罂粟子馅的米团子，孩子中午就回来了。"

过了半个小时，他又对安娜说：

"罂粟子馅米团子要加蜂蜜，因为那个孩子喜欢吃。"

他要安娜给他拿矿泉水，不停地喝，他觉得肚子里烧得慌，一口气喝了一瓶，感到好受多了。

中午，他的胃痉挛愈来愈厉害了，还开始吐血。安娜吓得要命，哭了起来，问他是打发人去请医生呢，还是去请牧师？

格利柯里茨·巴勒摇摇头，说：

“不，不要去。我已经完了。我一切都安排妥了。我只等那个孩子。现在几点啦？”

这时候，教堂的午钟响了。

“旅客乘坐的邮车该到了，你去告诉马泰柯，叫他站在大门口等卓利，好给他提手提包。”

安娜绝望地扭着手。是不是该向他坦白，没有给那个孩子发电报？我的上帝，他是多么想见孩子一面呀！

她没有勇气坦白，只好接着讲假话，说已经打发马泰柯到门口去了。

病人愈来愈烦躁不安了。

“安娜，把那个号角拿去给马泰柯（用绿丝带挂在墙上的那个大号角）。孩子到的时候，让他吹起来，好让我早一点知道。”

安娜只好把号角取下来，拿出去，仍然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扣发电报的过失。

随后，病人安静了下来，他不呻吟，不喘息，只是竖着耳朵听，不时地从枕头上抬起头，还用手摩挲着那放在他枕头下的伞的伞把儿，仿佛这样会使他感到轻松一些。

“安娜，把窗子打开，好让我听到马泰柯吹的号角声。”

阳光从开着的窗户照射进来，微风给他送来槐树花的芳香。格利柯里茨·巴勒吸了一口气，阳光与槐树的花香又唤起他早已埋在心灵深处的感情。

“安娜，你摸摸我的脑门，用你的手掌，”他用几乎听不见的耳语说，“让我的身体再一次感受到女人的手。”

安娜用手掌压着他的太阳穴时，他闭上眼睛，脑袋象被箍着似的感到很舒适。她觉得他的脑门冰凉，一点热气也没有，皮肤干燥，已经失去常人的湿润，变得龟裂，甚至脱皮了。

病人叹了一口气，说：

“你的手不够光滑，不够……你的手变粗糙了，安娜！”

然后，他又加上一句：

“那个孩子的手又柔软又暖和……”

他露出疲倦的微笑，又睁开眼睛，问道：

“你没有听到什么吗？……嘘！象是马泰柯在吹号角……”

“我想不会的，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格利柯里茨·巴勒激动地用手指指另一个房间，说：

“那只该死的钟在滴答响，是它在捣乱，使人烦恼。安娜，快去把它停了，快，快呀……”

那只古老的钟在隔壁房间的柜子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这只钟非常漂亮，是格利柯里茨·巴勒的父亲从克姆勒拍卖场买回来的。钟的壳面是黑檀木雕花，有两根雪花石膏柱和金黄色的栏杆，钟内有一个大圆摆在缓慢地摆动，发出沉闷而刺耳的滴答声。

安娜站在一张椅子上，踮起脚尖，把钟摆停住了。

就在这一瞬间，在沉寂中她听到有人在临终前从喉咙里发出来的一种喊声，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象是一种窒息的呼喊：“我听到号角声了，我听到了！”随后是从喉咙发出的一阵叽里咕噜声，接着是砰的一声响。

安娜从椅子上跳下来，向他的卧室跑去。这时候，一切都平静了，床上有一摊血，格利柯里茨·巴勒躺在那里，死了；他脸色惨白，直挺挺

地睁着眼睛，右手垂在床沿上，还死死地捏住那把伞。

可怜的格利柯里茨·巴勒就这样死了。他的死讯很快在亲戚和邻居中间传开了。城里的医生说他是死于胃溃疡；医生讲了一串拉丁术语，中心意思是胃壁穿孔，大量出血，最后导致他的死亡。医生还说，要是早一点请他来诊治，病人有可能得救。他的哥哥布勒蒂亚勒很快就来了，卡斯帕勒领着所有孩子也来了。只有死者的大姐波奴克太太（出嫁前叫格利柯里茨·艾斯梅拉多）住在乡下消暑，快到傍晚才得到这个悲哀的消息。她绝望地号叫：

“真不幸，真不幸，他居然死在夏天！我一直在祈祷，让他在冬天，而不是在夏天死。瞧！现在他却在夏天死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作祷告还有什么价值呢？我的上帝，真是不幸！那两个贼会抢在我的前头把所有的东西都偷走的。”

她吩咐立刻套车，飞奔回去，半夜才赶到；这时候，布勒蒂亚勒和卡斯帕勒已经把所有的地方搜索了一遍，霸占了所有的东西，还把安娜赶走。尽管那个善良的女人一再抗议说，房屋是她的，房契上写的是她的名字，她是这里的主人等等，但都无济于事。

"只有房屋的四堵墙是您的，"卡斯帕勒先生反驳说，"您可以拿到它们。其余的全是我们的。一个灵魂不纯洁的人，休想得到这里的东西！您给我滚吧！"

卡斯帕勒是个律师，说话头头是道，安娜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只好哭呀，哭呀，最后只得裹上头巾，收拾好箱子，把日用零碎东西包作一包，一瘸一拐地到马泰柯母亲那里去。在她走以前，那两个不敬仰上帝的格利柯里茨还把她要带走的东西全搜查一遍，防备她把珠宝、银行存折以及别的类似的物品夹杂在一块儿带走。

格利柯里茨·巴勒死后第三天，他们为他举行葬礼。葬礼既简单又可怜。除了安娜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哭泣；因为害怕那些可恶的亲戚，她不敢走近棺材，只好远远地跟在后面哭。那个孩子没有从塞格德回来（他没有回来倒好，不然，他们也许会把他从院子里赶走）。安娜虽然远远地跟在后面走，人们还是看见她了。她显得非常惹人注目，那座又大又高贵的格利柯里茨·巴勒的房屋是归在她的名下的，这就增添了她的身价，当她那条湿了的手帕偶然掉在地上时，参加葬礼的所有鳏夫（其中还有一位是市政厅的参议员）都抢着跑过去帮她捡起来。

掉手帕事件是个筹码，证明她今天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多大份量。

葬仪结束后的第三天，格利柯里茨·巴勒的所有亲戚都聚集在斯托拉里克公证人家里，等候开读遗嘱。是的，这份遗嘱有点与众不同。

老头给匈牙利科学院捐赠二千福林。

他还给那些他过去曾经认识、拜访过或者向她们求过婚的夫人们每人赠送二千福林；根据遗嘱里的名单，一共有九位夫人。遗赠总额二万福林现金已交给遗嘱执行人斯托拉里克，公证人也已接受委托，随时可以分发。

亲戚们都屏息以待，静静倾听；只有布勒蒂亚勒或者卡斯帕勒偶尔在听到遗嘱的某一点时，点点头表示同意，或者插上一、两句话：

“嗯，这做得对。”

“合情合理。”

“上帝保佑他！”

“他做得对。”

当朗读到那九位太太的名字时，只有波奴克太太狞笑了一阵后讥诮了两句：

“哎哟哟！少见……真少见！”

布勒蒂亚勒沉住气，认为不值得在这些小事上面使读遗嘱停顿下来（已故的格利柯里茨·巴

勒生前就是有点疯疯颠颠的嘛）。他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大声说：

“公证人先生，请继续往下念吧！”

公证人直截了当地说：

“念完了。”

他的话音刚落，马上响起一片惊慌的声音。大家不约而同地跑过去看遗嘱。

“这不可能！”

公证人耸耸肩膀，说：

“再没有多一个字了。”

“可是他其余的财产呢？捷克的产业呢？”

“遗嘱上没有提到。我只能照本宣科。先生们，这是您们早该预料到的。”

“真是不可想象！”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在嘟囔着。

“最奇怪的是，”布勒蒂亚勒认为，“在遗嘱里竟然没有提到那个厨娘和那个臭小子，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跟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对，对，”卡斯帕勒证实说，“这里头肯定有鬼！”

公证人赶紧安抚他们说：

“先生们，结局对于您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只要遗嘱里没有提到的其他财产，全都是您们

的。”

“对，对，”卡斯帕勒同意地说，“说的是不动产。可是，他的现款都到哪里去了？他应该有许多现款的。我担心这里头有什么差错没有。”

波奴克太太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她的两个弟弟。

贪婪的格利柯里茨们

遗嘱的内容很快走漏到上流社会，并且在那些可尊敬的客厅里引起巨大的愤懑；在这些客厅里，樱桃木的钢琴上方，总是悬挂着一幅名画：兹里尼·米克洛什①出击。铺着绣花白布的小桌子上，则放着装饰用的闪闪发光的银烛台和一个柏斯切尼出产的巨大的玻璃瓶，上面刻着柏斯切尼浴场的图景，瓶子里的丁香花散发出芳香。

就在这些小巧玲珑的小客厅里，人们在喝着

①兹里尼·米克洛什（1620—1664），匈牙利抵抗土耳其入侵的著名将领。

地道的香槟，热烈地交换着意见。

“格利柯里茨·巴勒干的这些事实在太可怕了。他一辈子尽干缺德事，死后还连累那些可尊敬的夫人，她们都已经是头发斑白、儿孙满堂的老太太了（她们当中至少有一半是这种状况的）。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

这无疑成了套在那九位夫人脖子上的道德枷锁。全城的人都在谈论她们。她们的名字在人们的嘴上传来传去。要是有人出来为此攻击格利柯里茨·巴勒，就有人出来说话：

“谁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一种关系！很有可能，格利柯里茨·巴勒年青时是很讨女人喜欢的人。”

甚至那些无条件谴责格利柯里茨·巴勒的人，也不得不将心比心地想一想：“他们之间肯定有某种交情，否则他不会在遗嘱里这样提到她们。事情即使是不象所传的那么严重，他的作为也是不光明正大的。如果事实果真象传的那么糟的话，那他就更缺德了。”

“就凭这种恶作剧，”城市副书记官（维勒托尼·米哈依）说，“也该把他从俱乐部里踢出去……就是说，当初就该这样做；说得更确切些，要是他还活着，就该把他踢出去。我向上帝

发誓，如果有人在他的墓碑上写上他是一个高贵的人，我就用我的削笔刀把它划掉。”

档案馆馆长兼消防队长，作为在诚实事务方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专家，对这件事却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他说：

“这是胆小鬼的把戏。什么才算是女人呢?她们只能在三十五岁以前才算是女人。可是这九位夫人全都是老太太了。这么小小的不检点，诽谤怎么能伤害她们?在生了锈的刀片上，是不可能再留下任何斑点的。人们只有在长叶子、开花或者将要结果的树上清除毛虫，要是毛虫呆在干枯了的树上，我们就不会去理它们了。是的，格利柯里茨·巴勒侮辱了那些当丈夫的。他是一个胆小鬼，因为侮辱那些无法要你道歉的人，本身就是怯懦的表现。现在，我可以向您们保证，格利柯里茨·巴勒已经无法道歉了。这就是他的唯一错误。”

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哥哥姐姐也在注视着这桩震撼全城的关于死者同那九位夫人的丑事；第二天一大早，瓦亚里·伊斯特万就吵吵嚷嚷地跑去找公证人（瓦亚里的妻子也是遗嘱里提到的该得二千福林的夫人中间的一个），对他声明说：由于他的夫人跟那个厚颜无耻的格利柯里茨·巴

勒从来没有过任何来往，她不能接受二千福林的遗赠。当这个消息传开后，其他的夫人们也接踵而来对斯托拉里克说，不接受这笔赠金，因为她们同格利柯里茨·巴勒也从来没有过交往。斯托拉里克先生已经很久没有象这一天那么惬意了，因为看着那些满脸皱纹、头发灰白、没有牙齿的老夫人们，还非常腼腆地捍卫她们的贞操，是很可乐的。

可是，更快活的要数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哥哥、姐姐，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得到跟遗嘱有关的二万福林；当然，这里面得去掉二千福林，因为尽管科学院跟格利柯里茨·巴勒素不来往，它还是接受了遗赠，科学院（它是第十位老太太）不象其他九位夫人那样怕羞。

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哥哥、姐姐高兴了一阵，不久就凉了半截儿。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在捷克的产业。卡斯帕勒先生到布拉格去侦察，但毫无结果。在家里，他们在所有的文件中没有一处能找到有关捷克产业的任何线索：买卖契约或者在经营方面的书信和他签字的帐目等等。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布勒蒂亚勒破口大骂："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事。"

公证人斯托拉里克幽默地说：

"这一场混乱证明，莎士比亚放到捷克去的疯狂的大海已经吞噬掉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全部产业。"

他们非常愤怒，急得直跺脚，还威胁马泰柯和安娜说，他们要是不把在捷克的产业的地点讲出来，就把他们关起来。最后，在讨论到遗产的有关这一问题时，他们又审问了这两个仆人：至少马泰柯是应该知道的，因为他曾经跟随主人到捷克的产业地去过。

后来，马泰柯承认了，他说：过世的主人只是在这里散布说他去捷克，其实他们是去塞格德或者柯罗茨瓦勒，也就是卓利上学的地方。

噢，狡猾的格利柯里茨·巴勒！他把他的可怜的亲戚全给骗苦了！

现在已经不难找到答案：这个瘸腿的老坏蛋布的是迷魂阵（让大地啃掉他的骨头吧！），实际上是把全部不动产悄悄地变卖成现钱。很清楚，他是想把卖维也纳房子和全部地产的现钱偷偷交给那个小杂种。

这小杂种到底得到钱了吗？看来他还没有把钱交出去，他怎么能放心把这么一大笔款子交给一个毛孩子呢？那么，他把钱放到哪里去了？交给了谁？这是一个很大的谜，格利柯里茨们都跟

在它后面转，想把谜团解开。公证人是最后一个跟死者谈过话的人，他肯定地说，格利柯里茨·巴勒在他面前根本没有提到过任何有关钱的事。安娜则指天发誓，说她一个子儿的遗产也没有得到，还诉苦说老头抛弃了她，现在她两手空空，因此对老头连一句好话也没有，原因是他使孩子变成了不幸的人；他活着的时候，在孩子的教育方面花了许多钱，现在，孩子的费用没有着落了；在这以前，他为孩子请教师，现在，孩子不得不边教书边学习，因为房子的收入实在不够他进入大学学习所需的费用。

"唉，"斯托拉里克认为，"要是他有心让那个孩子得到全部财产，完全可以公开给他。那些先生们是不能加以反对的，是不是这样呢？"

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全部事情才是无法解释的，成了一个疑团。他以十八万福林出售维也纳的房子，以七万五千福林出售柏里瓦里茨的产业，总共是二十五万五千福林。我的上帝，他把这笔巨款都放到哪里去了？要是他把现钱换成金子，把金子溶化，从那时起用匙子一匙子一匙子地吃起来，也无法把全部财产挥霍光呀？格利柯里茨·巴勒是个一向很节俭的人，他必定是把钱放在什么地方了。可是，他把这些钱藏在哪里

呢？为了解开这个谜会把人弄疯的。

看样子，钱不大可能在安娜和那个孩子手里，也不象在卓利的监护人斯托拉里克那里。可是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哥哥姐姐们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因此，他们就雇了探子监视安娜的行动，连她无意中说出来的话也不放过。还在佩斯找到一个机灵的小伙子，让他跟正在首都上大学的卓利结成好友，经常把卓利的生活方式和举止如实报告给他们。

卓利在佩斯生活清贫，但学习勤奋，听课用心，住在"七只猫头鹰"旅馆，在一家坐落在画家街名叫"四月一日"①的廉价饭馆吃饭。这家小饭馆是许多法科学生经常光顾并按照自己欲望享受特殊现代生活的地方之一。饭馆菜单上画的是一个胖子正在跟一个站在街心的瘦子攀谈，画的下方有如下一段对话：

瘦子："大叔，您真富态呀，您在什么地方吃的饭？"

胖子："就在这儿，'四月一日'饭馆呀。"

瘦子："好，那我以后也上那儿去吃饭。"

说是这么说，可是"四月一日"饭馆的饭菜

①四月一日是愚人节。

是很次的，上述对话也许正是这家饭馆起名为“四月一日”的原因。是的，昔日饭馆的老板都是挺坦率的；他们即使是说谎，也显得那么天真无邪，好让所有的人都能看穿他们的谎话。

卡斯帕勒先生定期收到有关卓利生活情况的真实报告：“他在一家小咖啡馆用早餐，上午在学院听课，中午在‘四月一日’饭馆吃午饭，下午的时间是在一家法律事务所里抄抄写写，晚上，从一家杂货铺买一节香肠或一盘乳渣回来当晚饭，然后一直学习到深夜。人人都喜欢他，夸奖他，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

狡黠的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已经开始希望，二十五万福林会在卓利手里，随后卓利会娶他的女儿敏卡做妻子，敏卡约摸十一岁，正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蓓蕾。

认为钱在安娜手里的想法是愚蠢的，要是她手里有钱，至少会反应在孩子身上，也总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安娜把她那栋继承下来的房屋租赁出去了，斯托拉里克从房租所得中每月给卓利寄去三十个福林。

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哥哥、姐姐把那些夫人们拒绝收下的一万八千福林平分了，还分了拍卖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家具和各种衣服杂物所得的

几百福林，而其他财产仍然毫无踪迹。全城的人都在动脑筋，产生了各式各样愚蠢的想法。有些人在私下说，老头把钱全汇到国外给克拉柏卡①了，这样，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克拉柏卡用钱买了枪炮回来。又有些人议论说，格利柯里茨·巴勒在卢柏托森林里兴建了一座神宫，里面养着一个美人。即使他本人没能用吃饭的匙子把化成金子的财产吃掉，这个美人也会在短时间里用咖啡匙把它吃光。

可是，就在人们众说纷纭的当儿，一件真正引起格利柯里茨·巴勒亲属注意的事情出现了；铁器铺的老板拿着一张单据来找卡斯帕勒先生，说是格利柯里茨·巴勒临死前一天，从他铺子里买走一口大锅，还没有付钱。

卡斯帕勒拍了拍脑门，说：

"见鬼，遗物中可没有这口锅呀。"

他又把登记拍卖物品的帐簿翻阅了一遍，上头确实没有一口锅。

"行了，这次可有线索了，"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咧着嘴笑。"我亲爱的弟弟不会无缘无故买这口锅的。可他买来干什么呢？会不会是要往

①克拉柏卡·久尔吉，参加匈牙利一八四八年自由斗争的著名将领，革命失败后侨居国外。

里面放点什么，而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呢。”

他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布勒蒂亚勒，布勒蒂亚勒高兴得手舞足蹈，说：

“兄弟，感谢上帝的指点！现在，我确信我们能找到那些财产了。巴利①准把锅埋到什么地方去了，好剥夺我们应该得到的钱财。要不是他犯了不付清锅钱的过失，他就得逞了。幸运的是，恶人总是在某些地方出纰漏。”

铁器铺老板还记得，锅是男仆马泰柯挑选后拿回去的。于是，有一天，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把马泰柯请去吃一顿丰盛的菜饭，还灌了许多好酒，用好言好语向他打听死者最后那些日子的情形，又狡猾地慢慢把话题转到现在铁器铺老板来讨帐的那口锅上去。

“喂，马泰柯，这口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是你主人叫买的吗？这几乎是不可信的！他要这口锅干吗？马泰柯，我怕你是在你主人的财产帐目上耍了点花招，然后自己就用上这口锅了！”

对马泰柯说这些话是必要的。既然关系到他的诚实问题，就不能不开口了；何况他本来就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他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统

①巴勒的爱称。

统讲了出来，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主人在临终前一天，命令他说："给我买一口锅并找两位泥瓦匠来。"他立刻照办了。天快黑的时候，他把锅扛到格利柯里茨·巴勒先生卧室，同时也让两个泥瓦匠进去了。两个泥瓦匠也看见那口锅，他们可以作证。

"唔，马泰柯，"卡斯帕勒先生非常兴奋地说，"你是个幸运的人。如果你有证人，那么你的诚实就会象过滤的牛奶一样纯洁。我刚才的话就当没说好了。你能这么干脆摆脱困境，我不得不为你高兴。喂，再喝一杯红葡萄酒吧。不要为我刚才的话生气。你瞧，我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嘛。在他所有的东西里总也找不到那口锅，而铁器铺老板又来讨债，还说锅是你拿走的。可是，那口锅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马泰柯耸耸肩膀，说：

"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以后你再也没有看见过了吗？"

"没看见过。"

"喂，他跟两个泥瓦匠说了些什么？这两个泥瓦匠又干了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

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望着马泰柯的脸发

笑，用嘲弄的口吻说：

“你就象童话里的那个‘汉斯不知道’，问他什么都回答不知道。当然，你大概连那两个能证明你在这口锅的事情上是无辜的证人也不认识吧。喂，要是那样的话，你还得背黑锅咯！”

“我只认识他们中间的一个。”

“他叫什么名字？”

“要是我知道他的名字就好啰！”

“喂，那么你怎样认得出他来呢？”

“他鼻子上有三根毛。”

“废物！要是他后来把三根毛剪了呢？”

“就是那样，我还是能认出他来。他长得象一只猫头鹰。”

“你是在哪里找的这两个泥瓦匠？”

“他们正好给教堂修理墙壁，我就是从那里把他们请来的。”

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从马泰柯嘴里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全给掏出来了。现在，他象脚底下着了火，恨不得一下子就在城里把那个鼻子上有三根毛的泥瓦匠找到。

找这样的人并不困难。在泥瓦匠爱去的第一个地方，一打听有没有鼻子上有三根毛的人时，就有三个人同时回答：

“准是柏里甫里察·安德拉什。他的胡子跟他开玩笑，长到鼻子上去了。”

现在，找柏利甫里察就象玩儿似的容易，因为所有泥瓦匠和递砖的学徒工都知道，他上佩斯去了，正在克里柏什街盖一栋新大楼。

卡斯帕勒先生不辞辛劳，马不停蹄，直奔首都，在斯洛伐克人中间找到了柏利甫里察。

卡斯帕勒看见泥瓦匠柏利甫里察坐在滑车上正往三层楼去。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哎哟，要是现在滑车的缆索断了就毁啦！

“嘿，嘿！柏利甫里察，”他朝泥瓦匠喊道，“停一停，我正要找您呢！我有话要跟您说。”

“好呀，好呀！”泥瓦匠满不在乎地说，并把来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要是您有话跟我说，就上来说吧。”

“您下来吧，事情挺急。”

“那您说大声点，我在这里也能听到。”

“不行。无论如何我们得面对面谈。”

“是好事还是坏事？”柏利甫里察在上面探听。

“是件非常好的事。”

“对我有好处吗？”

“是的，对您有好处。”

“喂，要是对我有好处，就晚上谈吧。您就等到

晚上我下去再说吧。现在我要做最上面的窗子。"

"别跟我争论了！马上下来，柏利甫里察！这样做，您不会懊悔的。"

"哎哟，我连您先生是谁都还不知道呢！"

"喂，我回头告诉您。"

他让乘下一趟滑车上去的人给柏利甫里察捎去一张崭新的十福林的钞票，也给那个捎去的人一个福林。

看到这样一张"名片"，柏利甫里察把锤子和瓦刀往脚手架上一扔，坐着下一趟滑车到达地面；在这块大地上，从摩西①和基督的时代起，就不断出现奇迹。

"尊敬的先生，请吩咐吧。"

"请您跟我来！"

"我尊敬的先生，哪怕去地狱也成。"

"我们用不着去那么远，"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微笑着说。

事实是，他把泥瓦匠领到一家叫"公鸡"的小酒店去，要来酒，在友好的碰杯声中，和蔼可亲地对泥瓦匠说：

"柏利甫里察，您会说话吗？"

---

①相传为犹太教的鼻祖，约生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

柏利甫里察在琢磨这句话的用意，久久地端详着陌生人那双小小的冷酷的灰眼睛，然后谨慎地回答：

“先生，连鹦鹉也会说话哩。”

“我是从贝斯特勒策巴纳来的。”

“啊，那儿住的都是好人。可不，我象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您先生来着。”

“您显然是见过我的弟弟，”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狡猾地说，“您知道，他那里出了一桩秘密藏锅事件。”

“藏锅！”柏利甫里察愣住了，张着嘴巴。“他就是您的弟弟？哦，我明白了。那就是说……”他困惑不解地挠了挠耳根，接着说，“您说的是什么样的锅呀？我的上帝，要是我能把这辈子看见过的大锅和平底锅全记住就好了。”

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早就准备了一套应变措施，所以对他的这点小小的佯言并不在意，反而递给柏利甫里察一根雪茄烟。柏利甫里察先是用舌头把烟舔湿，好让烟燃得慢些。等烟点着了，他又用他那枝又大又笨的泥瓦匠铅笔漠不关心地敲打着桌面，象是突然发现自己有些货物要出售，正好来了一位真正的买主似的。现在，他必须保持冷静，似乎愈冷静，他的货物的价钱就

会神话般地往上涨。

他的心嗵嗵直跳。散发出酒味的绿漆桌子上方挂着一个镜框，镜框里那只白公鸡的眼睛仿佛也活动起来了，还打起鸣来："日安！柏利甫里察·安德拉什。喔喔喔！喔喔喔！你交好运啦，柏利甫里察·安德拉什！"

"柏利甫里察，您是说，您记不起那口锅吗？嗨，您把我当傻瓜了，难道我象个傻瓜吗？柏里甫里察，您干得好哇！要是我是您，我也会这样干的。这儿的酒味道不错，对不对？您说什么？酒有一股酒桶味儿？唏！我的朋友，这酒不会有泥浆味的。掌柜的，再拿一瓶酒来！行了，不用你伺候了，到地狱去吧！喂，我们刚才谈到哪儿啦？是的，您说过，鹦鹉也会说话。您说得对，真是那么一回事。柏利甫里察，您真是个聪明人。我看得出来，您就是我要找的人。我就是喜欢象您这样的人。我们很快就会相互了解的。是的，鹦鹉也会说话，只要有人用刀子修它的舌头。这就是您的看法，对不？"

泥瓦匠"嗯"了一声，仿佛有一股强烈的气流通过他的鼻腔，那鼻尖上面的三根毛便在空中飘动起来。

"我还知道，"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继续

说，“人们往往用小刀修鹦鹉的舌头，使它喋喋不休。可是您不是鹦鹉呀，柏利甫里察……”

“不是，不是，”柏利甫里察有点不好意思，结结巴巴地说。

“好，我就用这两张钞票代替小刀修您的舌头吧。”

他从皮夹子里掏出两张一百福林的票子放在跟前。

泥瓦匠一双贪婪的眼睛死死盯住那两张诱人的票子；那上面有两个光着身子的小孩，一个抱着一束麦穗，另一个拿着一本书。柏利甫里察瞪得那么使劲，几乎把眼珠从眼眶里瞪出来。他终于被征服了，用沙哑的嗓子，瓮声瓮气地说：

“那口锅挺沉……是的，沉极了。”

他本想再找点话说，可就是想不出来。他愈看那张钞票，愈觉得上面的两个小天使很可爱。他在家里也有六个小孩，可惜没有一个象这两个小天使那样可爱。

“喂，柏利甫里察，怎么啦？”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有点奇怪地问。“您还表示沉默吗？”

“如果我说出来的话，我的每句话都会象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良心上，”泥瓦匠叹了一口气。“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我的良心恐怕背不

动呀。”

“岂有此理！别说傻话了！石头，石头！您一辈子净跟石头打的交道，现在，您却诉苦说，您的良心会压上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您得给我背着。您总不能要求我给您二百福林，又要在您的良心上放一块热乎乎的面包，而不是石头吧？别孩子气了，柏利甫里察！”

柏利甫里察笑了笑，把那双红红的脏手搁在背后，表示他不想去碰那些钱。

“您是嫌少吧？”

他一声不响，冷冷地朝前面看，把头发弄得蓬蓬松松，象只生病的美冠鹦鹉。过了一会儿，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重重地往桌面一放，把高脚杯的腿也给弄断了。

“卑鄙！”他痛苦地叫了起来。“穷人的诚实只值二百福林。上帝造人时，我们都是一样的嘛！上帝赐给我的诚实，跟大主教和拉德万尼男爵是一样的嘛。可是您先生只出价二百福林。这是一种可耻的侮辱！”

为了对付他这一张王牌，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也打出自己的王牌，对他说：

“喂，柏利甫里察，得啦，您也用不着生这么大的气。如果您的诚实的价格那么高的话，我

就去找便宜的了（说着，他把二百福林揣回到衩兜里去）。我去找另一个泥瓦匠，也就是您的同伴。”

说完，他掏出一支铅笔，轻轻地敲着酒瓶，说：

“付帐！”

这时候，柏利甫里察笑着开了口：

“好啦，好啦！难道穷人就不能说句话？当然，您可以去找另一个泥瓦匠。他可不象我这样老实。真的，不骗您（他很丧气，伸手去挠挠后脖子，那里长着一个叫人恶心的肉瘤）。得啦这样吧，……先生，您再加上五十，我就把我知道的和盘托出了。”

“上帝保佑！说定了，就这个价钱。”

现在，柏利甫里察开始不厌其烦地叙述最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们如何抬着那口锅来到院子，又如何穿过花园，朝那间小屋走去。

“走进‘黎巴嫩’，”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狂喜地叫起来，连后脑勺都冒汗了。“那小家伙的小屋里去。”

柏利甫里察把一切全讲了：那天晚上，他同另一个同伴如何抬着那口锅到小屋里去，当他们把那口锅埋进墙里去时，格利柯里茨·巴勒又如

何站在那里监督，直到他们把活做完为止。在泥瓦匠叙述的时候，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兴奋地插嘴问：

“那口锅重吗？”

“重得吓人。”

“您们抬着锅经过院子时，没有任何人看见吧？”

“连一个鬼都没有。所有人都在家里睡觉了。”

他吞噬着泥瓦匠的每一句话，这几乎是他的一种享受。他的肺膨胀了，眼睛发亮，思想已经飞向未来；他想象着到那时，自己成了富翁，拥有无数财宝的老爷，也许还买了一个男爵的爵位。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男爵！啊，真不赖！那时候，敏卡就成了男爵小姐了！巴利这头笨驴就是不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财产。他一定积攒了很多很多的财产。他本是个很节俭的人。

“我弟弟给了您们什么东西？”

“每人五十福林。”

“他做得对，非常对。”

听到巴利只给他们每人五十福林，他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的时候，他还耽心他的弟弟为了堵住泥瓦匠的嘴，会给他们每人塞上几千

福林呢。

要真是那样的话，无疑他要受到损失。现在，他已经把“黎巴嫩”视为己有，因为他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买下那间小屋，连同那口锅和跟小屋有关连的一切。他明天要立即找那个孩子的监护人把房子买下来。这样一来就能抢在布勒蒂亚勒和波奴克太太之前把房子占了。因此，他感到心里乐滋滋的。

他吩咐车夫驾车飞奔回去，路过家门而不入，径直跑到斯托拉里克那里，向他提出要买下“黎巴嫩”。

这座房子本来是故去的牧师的乡间住宅，是格利柯里茨·巴勒从牧师寡妇那儿买来送给维柏拉·卓利的。那个死去的牧师在道坛讲道时，从来没有一次不提到黎巴嫩的杉树。格利柯里茨·巴勒把房子买下来后，曾经尝试过在园内的苹果树中间栽种杉树；但是，诚实的贝斯特勒策巴纳的土地表示反对，拒绝给这种树以养分，把它们全扼杀了。有些不尊敬上帝的贝斯特勒策巴纳人完全出于嘲弄，给这座可爱的小产业起了个“黎巴嫩”的名字。

斯托拉里克先生对此毫不惊讶，问道：

“您想买‘黎巴嫩’吗？那果园里苹果树结

的果挺好，看来又是一个丰收的年头。今年，从维也纳来了一个很阔气的饭店老板，把全部苹果都买下了。要是您知道他出多大的价，会吓一跳。我不明白，您怎么会想到要买‘黎巴嫩’呢？”

“我想在那里建造一座比较大的房子。”

“唔，象这样的买卖往往比较棘手，”斯托拉里克先生冷冷地说。“房屋的主人尚未成年，因此，非得到大法官那里去才能解决。我倒是希望维持原状。眼看那个孩子就要完成学业，长大成人，到那时，他喜欢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我现在给他卖了，没准他将来会责备我的。不，不，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先生，我不能开这个口。那间小房子和那两霍尔特土地对那个孩子有重大意义，他曾经在那里玩耍，他的童年也是在那里度过的。”

“要是我肯出大价呢？您觉得怎么样？”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激动地说。

斯托拉里克先生感到好奇，问道：

“您的大价到底有多大？您说，您准备出多少吧？”

“嗯，我出，”说到这里，一阵咳嗽把卡斯帕勒给憋住了，脸涨得通红，“我出一万五千福

林。”欸，真是个大价钱，公证人心里想：“格利柯里茨·巴勒花五千福林从牧师寡妇手里买下这处产业。那两霍尔特土地离市场远，值不了几个钱，房屋的价钱估且算它翻一翻……这已经到顶了。”

“虽然，”斯托拉里克大声说，“您出的价不低，可是，可是……唔，您知道吗，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先生，”他迅速作出决定，补充说，“为了那个孩子的利益，我同意这样办。不过，我得先写信告诉他，还要跟他的母亲谈一谈。”

“但是，我要急着办这件事。”

“那么，我今天就给那个孩子写信。”

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先生不好再逼他，以免引起怀疑，便回家去了。第三天下午，他派人给斯托拉里克先生送去一小桶托卡伊酒（是他们瓜分的格利柯里茨·巴勒先生留下来的酒），顺便询问布达佩斯方面是否有回音。

斯托拉里克先生回复说，他也焦急着等回信，并感谢他的珍贵礼物。公证人先生还对格利柯里茨·卡斯帕蒂先生派去送酒的酒窖师傅说，他希望一切都将进行得很顺利。酒窖师傅搞不清楚，他指的是酒呢，还是别的什么。

酒窖师傅刚走，信就到了(卓利同意出售)。斯托拉里克正准备派他的助手带消息给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就在他打开事务所大门的当儿，大腹便便的格利柯里茨·布勒蒂亚勒挤了进来；他呼吸短促，象一只肥鹅走得太快时那样直喘气。看来他是急不可待了。

“请坐，格利柯里茨·布勒蒂亚勒先生，您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我带来许多许多钱给您，”他喘着气说，呼吸还没有顺过来。

“哦，买房子是需要钱的。”

“我要买那个孤儿的那间小房子‘黎巴嫩’。”

(布勒蒂亚勒先生是以嘴甜著称的。)

“‘黎巴嫩’？”斯托拉里克不由得大吃一惊，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是什么魔鬼找上这两个人啦？然后他大声问道：“也许您是给您兄弟买的吧？”

“不，不是的，我是给自已买的。那处小产业对我非常合适；它既漂亮，又可爱，而且景色怡人，还有那些矮苹果树多好呀。”

“这就怪了……太奇怪了。”

“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布勒蒂亚勒先生象

是被什么螫了一下似的。

“因为已经来过一个买主了。”

“噢，别激动！房子是我死去的弟弟的嘛！我们不能让别人把房子买走。亲戚总是亲戚嘛，更何况我出的价钱会比别人多……”

“恐怕不会吧，”孩子的监护人发表意见了。“刚才的买主出价一万五千福林。”

布勒蒂亚勒连眉毛也不抬就说：

“那算不了什么嘛。我现在出两万福林。”

随后，他想了想，那处产业根本不值一万五千福林，因而带着不安的好奇心转过身对监护人说：

“他出一万五千福林吗？那个疯子到底是谁？”

“他就是您的兄弟，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先生呀。”

听到这个名字，布勒蒂亚勒象一头牛，脑门上被砍了一斧子，身体晃晃悠悠，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跌坐在椅子上。

他动了动嘴唇，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斯托拉里克先生以为他中风，仓皇跑出去弄点水，一面呼喊救人；但是，当他同那个吓得手里还拿着擀面杖的厨娘回到房里来的时候，布勒蒂亚勒

先生已经清醒过来了，开始自我辩解：

“我只是有点头晕，我常常犯这种病，我已经老啰，身体的机器不完整啦……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吧，我愿意出两万福林买下‘黎巴嫩’，哪怕要我现在就付钱也行。”

斯托拉里克先生又想了想：

“唔，事情不可能办得那么快。首先，需要征得大法官的同意。今天，我就向大法官提出监护人的陈述。”

当天，他就将呈文递上去了（他是真心为那个受他监护的孩子的利益着想的），可是，他一直在琢磨，格利柯里茨两兄弟为什么都盯住“黎巴嫩”不放。其中必有原因。是不是在“黎巴嫩”地下有金矿？那是不可能的。在塞勒梅茨巴纳尚未发现金矿之前，阿勒帕特的国王们不是都先在这里探过矿吗？

斯托拉里克决定第二天马上把这个怀疑通知退休的采矿工程师特罗特莱勒·伊斯特万；他是个了不起的专家，只要他把钻机的钻头打进地里去，肯定能知道地里藏的是什么。

但是，第二天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找工程师，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就来询问是否收到复信。斯托拉里克有点为难，对他说：

“信是收到了……是的，信是收到了。不过，事情有点变化，又来了一个新买主，答应出价两万福林买‘黎巴嫩’。”

对卡斯帕勒先生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

“不，不可能，”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会是布勒蒂亚勒吧？”

“正是布勒蒂亚勒。”

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发怒了，象车夫似地骂起街来，他的嘴唇气得颤抖，挥舞起手杖（他们正好都站在过道里），把斯托拉里克太太的一个花盆打碎了，花盆里那棵罕见的美丽的风信子正在开花呢。

“噢，混蛋……混蛋！”他的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然后，他愣在那里，足足有一刻钟，嘴里在嘟囔着：

“他怎么会知道呢？真是不可理解！”

其实，事情非常简单。那个诚实的柏利甫里察很容易从家住贝斯特勒策巴纳的工人那里打听到，他们为他埋藏铁锅的那个格利柯里茨·巴勒，还有几个哥哥、姐姐活着。现在，既然他的一个哥哥肯出二百五十个福林买下那个秘密，那么，另一个当然至少也会给那个数目的；因此，

柏利甫里察·安德拉什立刻坐上火车，到贝斯特勒策巴纳去找布勒蒂亚勒先生。世界上并没有不可理解的事。如果柏利甫里察·安德拉什是头笨驴，那才是不可理解的。

“这个骗子！这个恶棍！”卡斯帕勒先生越说越气愤。“不能让他把房子买走，就是不能让他得逞。我要把‘黎巴嫩’买下来，我出二万五千福林。”

斯托拉里克先生微笑着，不住地点头，来回地搓着双手，说：

“谁出价高，房子就卖给谁。如果是我的产业，我就照我原来说的一万五千福林卖给您。男子汉说话是算数的。一个男子汉的话就是一块铁。可惜，这处产业是一个孩子的，孩子的利益是不允许用铁块砸碎的……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先生，难道您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格言吗？”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承认这格言很好，还不断地恳求斯托拉里克，把产业卖给他，之后他才象吃了定心丸似地挺着胸脯离开。

但是，应该如何利用这个时机呢？当天晚上，斯托拉里克先生在俱乐部里遇见格利柯里茨·布勒蒂亚勒先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卡斯帕勒先生又到他家，再次答应为了买“黎巴嫩”，愿

意比他多出五千福林。

这次，布勒蒂亚勒先生不动声色地说：

“那么，我就出三万福林吧。”

这种疯狂的往上加码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以至引起全城的注意。人们都问，格利柯里茨兄弟是不是疯啦？或者这里头有什么蹊跷？

卡斯帕勒来了，答应出三万二千福林。布勒蒂亚勒得知后，又往上加了三千福林。他们就这样你加我添地干下去。人们对他们的这种惊险的竞赛都感到毛骨悚然。大法官有意拖延这桩买卖的许可，说：‘让他们赛下去吧，让产业的价值再往上涨吧！”

就这么涨呀涨，一直涨到五万福林——这个数字是格利柯里茨·布勒蒂亚勒答应出的。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两个失去理智的兄弟要干到什么时候为止。最使人吃惊的是，当采矿工程师特罗特莱勒受斯托拉里克的委托，对“黎巴嫩”周围进行了勘探，直率声称，他敢起誓，可能除了死去的妇女嘴里带着金牙齿埋在地里外，贝斯特勒策巴纳地底下连一盎司金子也没有之后，他们还接着赛下去。

“‘黎巴嫩’的地下会不会有硬煤？”

“没有。”

“那肯定有人把格利柯里茨兄弟当傻瓜耍了。”

不管他们怎样竞赛，同大家都不相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卓利大大走运了，他的监护人要利用一切机会，为他谋求到最大的好处。葡萄只有到没有汁的时候，才被扔掉。有谁听说过，葡萄还能榨出点汁的时候就被扔掉呢？

因此，斯托拉里克先生没有去制止，而是让这种竞争继续下去。尽管男子汉的话是铁，但在黄金面前，铁也会弯腰的。而现在天上掉下的确实是金子。

他正等候卡斯帕勒在布勒蒂亚勒出五万福林后会出五万二千福林时，冷不防出现了一个意外的转折。卡斯帕勒刹车了（他更鬼、更奸诈）。

卡斯帕勒发现，他的姐姐波奴克太太没有参加这场竞争，为什么呢？这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即波奴克太太对此一无所知，柏利甫里察·安德拉什还没有把秘密出卖给她。这证明柏利甫里察是个聪明人。如果他把秘密也卖给波奴克太太，那么他的作用也就完了；只要保持目前的状况，让那两个兄弟挖出那口埋藏的锅，他们就得永远给他上贡，为的是不让他告诉第三者（波奴克太太）。

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经过这样一番考虑以后，认为他跟布勒蒂亚勒这种竞争，从一开始就是一桩愚蠢的行为，为了买“黎巴嫩”，不仅将他们的财产白送给那个私生子，叫大家笑话，还会引起波奴克太太的疑心。无论他们中间的哪一个买下“黎巴嫩”，都会因为那口锅招来麻烦。他想，倘若他跟布勒蒂亚勒合伙把房子买下，共同把藏在墙里的财宝分了，从中拿出点封住柏利甫里察的嘴，格利柯里茨·巴勒的钱财也就稳稳当当地装进他们的腰包里，这岂不更便宜更合算呢？是的，这要比原先的做法聪明百倍。

这样一来，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卡斯帕勒跟布勒蒂亚勒和解了。这一次，该轮到斯托拉里克先生大吃一惊。在格利柯里茨兄弟和解的第二天，布勒蒂亚勒找上斯托拉里克先生的门，宣布说：在购买“黎巴嫩”这桩事情上，他收回他说过的话；因为他经过再三考虑，并仔细计算了一下，发现这处产业连一万五千福林也不值。

“没关系，”斯托拉里克先生回答说。“格利柯里茨·卡斯帕勒会花四万八千福林买下的。”

斯托拉里克先生万没料到，当碰见卡斯帕勒，向他提出马上签订契约的事宜时，卡斯帕勒居然会耸耸肩膀。

"我过去太愚蠢了，"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迷迷糊糊地象是做了一场恶梦。亲爱的斯托拉里克先生，我得感谢您，因为您不让我把话立即兑现。现在，我已经不再往里走了。让它见鬼去吧！用四万八千福林差不多可以买下一处大庄园了。"

监护人绝望了。他相信是他把弦绷得过紧而把事情弄坏的，他预感到全城的人都在嘲笑自己不善于经营，将来卓利长大成人，也会责备他的。他赶快跑去找布勒蒂亚勒先生，建议他用四万五千福林买下"黎巴嫩"。布勒蒂亚勒挠了挠他那双下巴，回答得十分干脆：

"喂，您是不是把我当傻瓜啦？"

斯托拉里克从布勒蒂亚勒家出来，奔跑到卡斯帕勒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喏，您出四万福林买下'黎巴嫩'吧，我不会反悔的。"

卡斯帕勒摇摇头，心平气和地说：

"幸好我还没有吞下这个毒菌呢。"

现在又重新讨价还价，不过这次是往下压价。斯托拉里克起先要价三万五千，三万，二万五千，最后费了好大劲才以一万五千福林把房子出了手。格利柯里茨兄弟共同买下房子，共同在

契约上签字。

打从他们在监护人那里接过那间小屋的钥匙那天起，他们俩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掏出藏在斗篷下面的鹤嘴锄（这是从后来的证词里得知的），立刻动手去拆那堵埋锅的墙。可是，他们在锅里找到了什么东西，一直无法得到确切的证实，尽管它是格利柯里茨诉讼案中的关键性问题；这场官司，在贝斯特勒策巴纳皇家法院里一直拖了十年之久。

诉讼是这样开的头：房子脱手后几个月，柏利甫里察·安德拉什找到格利柯里茨兄弟，要求分享那笔财富，还威胁说，不然的话，就要把实情全部告诉波奴克太太。

格利柯里茨兄弟一看见他就火冒三丈，嚷嚷道：

"你把我们给坑了，你这恶棍！你就是那个死去了的强盗的帮凶；那个老东西为了让他的私生子得到好处，死后还要抢劫我们。他为了把那间小房子高价卖给我们，所以把那些废铁块和钉子放到锅里去。现在你来得正好，你可以拿到你那一份了。"

说完，他们各自操起一根粗短棍，劈劈啪啪地将精明的柏利甫里察痛打了一顿。柏利甫里察

马上跑去找医生，请医生为他背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出具书面证明，然后又跑去找见习律师克里奇茨·亚诺什，请他帮助写一份动人的诉苦状纸，呈送到维也纳去，向国王控诉格利柯里茨兄弟，原因是他们竟敢如此放肆，殴打为王国效过劳的伍长（要是国王不认为是耻辱的话——柏利甫里察对见习律师说——，我也不觉得是耻辱，因为他们是两个打我一个）。柏利甫里察的第三个报复行动是暗中找一辆车子（因为他骨折了，无法长途步行），到波奴克太太住的地方瓦雷茨柯去，把事情从头到尾如实地向她叙述了一遍。

这就开始了波奴克太太对格利柯里茨兄弟的诉讼案。这桩案子在上匈牙利足足进行了十年以上。传讯了几乎一个军团的证人，连年积存起来的卷宗达七十三磅。波奴克太太证实那口锅是存在的，被砌在墙内，还证实了格利柯里茨兄弟的险恶用心（她拿不出更多的证据）。与此相反，被告和辩护律师则愤怒谴责死者搞阴谋诡计，在锅里装满钉子和废铁，愚弄他们，谋取他们的钱财。

因为死者既没有保护人，又没有律师为他辩护，最后在这场官司里失败了。显然他是利用钉子和废铁块来开一个恶毒的玩笑，并略施小计，

给他的哥哥、姐姐留下一笔作为遗产的不幸的诉讼。当然，最后案子只能不了了之，因为他的哥哥、姐姐已经一无所有了，不管谁赢谁输，都是一个样；那七十三磅重的纸张和五、六位律师将他们的财产全部吞掉了。格利柯里茨家族的人们都先后死去了（他们全死于穷困）。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记忆也逐渐模糊了，只有那些律师偶尔还提到格利柯里茨·巴勒，说：

“哦，该死的家伙，他可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

可是，他的那一大笔财产究竟到哪里去了？没有线索，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它。

然而，作为传说，这笔遗产依然是存在的。有人说已经花光了，又有人说增加了；有人说放在这里，又有人说放在那里；总之，根据各人自己的需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伞的突然出现

从那以后，又过去了许多年；不知道有多少木筏从柯罗姆河上经过，贝斯特勒策巴纳也大大变了样，在这些变化当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格利柯里茨·巴勒那座房子门口的那块小小的招牌，上面烫着金字："维柏拉·久尔吉，总揽一切事务的律师。"

世界在前进，前进，前进……小卓利也成了一位著名的律师。如果他坐在议会里，布勒奇州聪明的老爷们会向他征求意见，如果他走在街上，那些漂亮的姑娘会倚在放天竺葵的窗户旁冲他微笑。他长得很英俊，又很有头脑，人活在世上，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呢？他年轻、健康，在他眼前展现出美好的前程。也许他会成为国会

议员。

但是，这个小城市人们的想象力并没有这样丰富。他们只是迈出一小步。也就是说，人们考虑的仅仅是：维柏拉·卓利将要娶谁家的姑娘做妻子？

克利柯夫斯基·柯特柯这位城里长得最标致的姑娘无疑是愿意嫁给他的；胡柏柯·玛蒂勒特这个骄傲、爱讽刺人的姑娘也会伸出双臂欢迎他，要是他跟在她后面走的话；甚至那位出身高贵、拥有五万福林财产的比奇·玛丽斯卡也不会拒绝他的求爱。现在，姑娘们都成了便宜货了！

可是，维柏拉·卓利没有想到过她们，他是个非常严肃而又内向的年轻人。他的熟人都认为他与众不同。按照惯例，律师首先要取得文凭，然后开业，找委托人，逐渐扩大小小的事务所，以至有一天他会发觉这种扩大产生了某种空虚感，因而必须要找来一个人跟他同住才好；也就是说，缺少一位长着金黄色或者棕色卷发的少妇。根据上帝的安排，这是其他交好运的律师必经之路。

卓利却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层。有一次，克利柯夫斯基·柯特柯的妈妈问他什么时候会让人们在那些宣布订婚的名单上读到他的名字时，他有

点生气地回答：

“请原谅，我不习惯于结婚。”

真的，结婚是一个坏习惯，可是，它又是个摆脱不掉的时尚。几千年来，人类一代接着一代地这样做了；人们为此而诉苦，挠耳抓腮说，这样做是荒谬的；不过，人们又无法使世界变得更聪明些。只要年青美貌的姑娘在成长，她们就永远是为别人开放的鲜花……

维柏拉·卓利事务所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幸运到处在朝着他微笑；然而他却用一副酸溜溜的脸孔来接待它。他在工作，不停地工作，但更多的是出于习惯，正如人每天要洗脸和梳头那样，去完成他的事务所的工作。他的心却在别处。他的心思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哎，处于这种年龄的人，一般说来，他的心会往哪儿跑呢？

他的朋友们自认为是知情人，于是常常敦促他：

“老兄，你为什么还不结婚？”

“我没有钱。”

“正因为如此，你才需要结婚嘛。女人会把钱带来的。”（在自由职业者中间，这种见解是相当普遍的。）

卓利摇摇头；他长着一副英俊、富于男性型的椭圆形脸孔，还有一双热情而又带点忧郁的黑眼睛，这样回答说：

“不对，是钱带来了女人！”

哦，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女人？他们估计他脑际里有一个很宏伟的计划。

“维柏拉·卓利是想往上爬的人，该死的家伙，他眼光太高了，他想高攀哪。”

他看不上这些出身于市民阶层的谦卑的姑娘！莫非他要的是一位梅德南斯基或者是一位拉德万斯基男爵小姐……总而言之，他是个不寻常的往上爬的人，象一株野葡萄，先是往高处攀爬，然后才开花。其实，他现在要是结婚，也可以往上爬的，呵，善于往上爬的巴豆荚也是边攀爬边开花的呀……

当然，这些都是纯粹无聊的闲扯。除了那笔遗产的不幸传说之外，维柏拉·卓利没有什么可发愁的事使他烦恼；他用不着担心事业的发展和个人的前途。姑娘的美丽容貌也罢，功名也罢，都没能打动他的心，只有那个传说使他心神不安。

对外人来说，那仅仅是个传说，可是对于他却几乎是活生生的现实；它象梦魇一样在缠住他，既放不下，又够不着。他越出正常轨道跟在

它的后面跑，兴奋地、不停地跑着，而那个东西却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不论白天工作时，或夜晚在梦中，都在追逐着他；而且从墙壁那儿，从街道上的石头那儿有一个声音冲着他叫喊："你是个百万富翁了。"当他签署那些可怜的、只能得到五个或者十个福林的起诉书时，那些潇洒的字母突然皱起眉头凝视着他："放下你的笔吧，维柏拉·卓利，你有足够的财富了，你的财富究竟有多少，只有上帝知道。这些财富是你父亲留下来的。因为他是你的父亲，是他为你积攒的，你是合法的继承人。卓利，你是大人物了，不是刚开业的可怜的律师！让那些卷宗见鬼去吧！赶快去找你的财富。你到哪儿去找呢？呵，到哪儿去找？这正是叫人发愁的问题。也许当你感到疲倦，伸展四肢躺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它正好就在你的身体下面；也许你的手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的时候，它就在你的手掌里，热呼呼的；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你永远找不着它。自然，有了这笔财富，你会过着什么样的老爷般的生活呵！可以做多少事情呵！你可以坐上四匹马拉的车子出游，喝香槟，家里有许多佣人。在你面前会展现出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听到你的脚步声，那些有着银把手、镶嵌着徽章的大门

就会为你打开。为此，需要有一个小小的灵感，幸运的智慧之光的闪现。可是，我的朋友，你现在还不具备这些，只好继续写你的起诉书，沉着地从那些可怜的斯洛伐克农民被告身上榨取所剩无几的福林。”

知道有一笔失踪的遗产，对他来说反而是件真正不幸的事 。他体会到这一点，也曾多次盼望不再听到它的消息。他真希望这笔遗产逍遁在黑暗之中，使他对它的存在产生怀疑，或者最好是完全证实根本就没有这笔遗产。他多么希望有一天，会有人对他说：

“我在摩纳哥① 见过格利柯里茨·巴勒老头，他的那笔巨大的财产丢失在那里了。”

遗憾的是没有听到这种暗示，反而出现愈来愈能证明那笔隐藏起来的财产存在的细节，甚至有人跑来向年轻的律师证明：

“故去的格利柯里茨·巴勒无疑是给您留下了一笔数目非常可观的遗产。我敢起誓，他非常有钱，您难道一点也不知道吗？”

他对此确实一无所知，然而他却老惦记着这笔遗产，使他失去欢乐与安宁。这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实际上成了半个人，因为他身上附着两个人

①位于法国南部的小公国，也驰名欧洲的赌场。

的心灵。他把自己看作女佣人的儿子，同时又是个私生子，因而他觉得自己凭着个人的努力，达到今天的地位该知足了，因此他感到幸福，充满着工作热忱。但是，有时仅仅一句话，一个念头，就会使这位年轻的律师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把自己当作大富翁格利柯里茨·巴勒的儿子，在他没有找到那笔遗产之前，暂时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象坦塔罗斯①受折磨那样，时时被他所渴望得到的那笔财产所折磨；为了寻找这笔财富，他常常几个星期地放弃日益兴旺的事务所的工作，有时还到维也纳去，逐个询问那些当时在商业上跟他父亲有过来往的人。

那位买下格利柯里茨·巴勒在维也纳房子的富有的马车制造商接待了他，并告诉他一个重要的情况：

"当我把买房子的款项支付给您的父亲时，他当着我的面说：'我要把钱存到银行去。'他还再三向我打听兑换汇票和支票的有关事宜。"

根据这一情况，卓利查遍了所有的银行，但毫无结果。他被弄得精疲力尽，垂头丧气返回贝斯

---

①希腊神话中一位国王，因触犯主神宙斯，被罚立于湖中，水淹到下巴，口渴想喝水，水就减退，肚子饥饿，想摘头顶上的果子吃，树枝就升高，因此永远又饥又渴。

特勒策巴纳，下定决心，从此把这桩事情一笔勾销。他心里想："我不再当傻瓜了。我不允许那头小金牛老对着我的耳朵哞哞叫，把我现有的财产全吃光。以后不再干这种事了，过去的就当作一场梦算了。"

可是，他办得到吗？尽管可以在余烬上撒一把灰，不是仍然不能使它不冒烟吗？只要一阵风不是又能使它再燃烧起来吗？

关于那笔财产，众说纷纭。他的母亲已经是年迈的小老太太，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她坐在壁炉旁边，亲切而又坦率地讲述从前的好日子。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现在都已成为过去。说着说着，她无意中泄露出，那个善良的格利柯里茨·巴勒临终前，曾让她去打电报把卓利召到病榻来。

"唉，他等候得很苦呀！你不回来，他就咽不了气。都怪我，没给你打电报。"

"他为什么那样急着要见我呢？他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他是说了。他说要把一些东西交给你。"

呵！天亮了一下，很快又灰暗下来，这里或者那里出现了小小的白点。从维也纳的马车制造商的说法可以断定，格利柯里茨·巴勒要把自己

的财产存在银行。从他老母亲的话里，可以知道格利柯里茨·巴勒要把银行支票交给他。也就是说，那张支票是他随身携带的。可是，支票到哪里去了？钱存在哪一家银行？难道能不去查找它吗？难道能理智而又冷静地把这事永远忘掉吗？

不，不，不能。那张支票不可能就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即使是一颗麦粒，掉在沟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也会出人不意，突然发芽，甚至装在口袋里也一样发芽。何况是这样一桩大事呢！偶然一句话能把它揭开，一个火星也能把它照亮出来……

用不着他等候很长时间。一天，病危的市长克利柯夫斯基·托马什把卓利请去立遗嘱。市书记官和几位参议员也都在场，他们是在最后的时刻被请来的。

这位城市的头头（一个顽固而惯于下命令的脑袋）已经精疲力竭，躺在床上，脸色腊黄；即使是现在，他还摆出一副庄严的神态，向市里的官员告别，把他对这座尊贵的城市的继续眷注嘱托给他们，然后从枕头下面取出市长的官印，递给了书记官，长叹一声：

“二十年来，我总是为了真理使用这颗印。”

接着，他向卓利口授遗嘱；他回顾了自己的

一生后，开始讲述对革命年代的回忆。

“呵，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呀！”他说着，把话转到卓利身上。“您父亲有一把红伞，伞柄是空的。他把最秘密的情报放在里面，从一个阵地带到另一个阵地……”

“怎么？伞，”维柏拉·久尔吉讷讷地说，眼睛发亮了。

一个念头闪电般掠过他的脑海。哦，天呵！支票就在这把伞里！血液在他的血管里迅速奔流，汗水从脑门上直往下淌，他的思想以一种必胜的感觉向确定无疑的方向狂也似地奔驰。

是的，支票就在那里，肯定是在那里！他眼前又猛然出现在蒂萨河上发生的情景：当那把伞从船上掉进黄灿灿的水里去时，老人简直吓坏了，不惜出重赏打捞。

噢！这是确定无疑的。他的耳边又响起了当时老格利柯里茨·巴勒的话语：“要是将来这把伞到了你的手里，无论是刮风下雨都用不着发愁了。”现在，这些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在他耳际回响、荡漾。

市政参议员们无法理解，是什么东西使年轻的律师如此反常，致使他在克利柯夫斯基先生临终时表现得这样激动；市长终于走了，他总算做

了件好事；他拖着两条患风湿症的腿艰难地活了那么多年，现在他总算做了件好事，把位置让给年青一些的人；当然，他这一辈子也没有白活，人们决定给他画一张像，挂在市政厅。他总算有个好结局。倘若他再多掌十年的权，他也许得不到这份荣誉，至少他的画像会丑一些。

使在场的市政参议员们更感到惊讶的是，卓利居然不顾及这一庄严的时刻，向垂死者提出一个荒唐的问题：

“亲爱的市长先生，那个空洞大吗？”

“什么空洞呀？”垂死的人问道，显然，他已经把他刚才讲过的话忘记了。

“就是那把伞柄上的空洞。”

市长挣扎着吸气，用他那已经失去光泽的无神的双目，疲乏而吃惊地望着他：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问过您父亲。”

然后，他闭上眼睛，带着一种唯独匈牙利人所固有的对死满不在乎的愉快心情，用微弱的声音加上一句：

“要是您稍等片刻，我立刻就去问他。”

他是遵守自己的诺言的，因为当律师和市政参议员们离去半个小时以后，市政厅的卫士就把

一面大黑旗悬挂在市政厅的大门前，天主教堂为死者致哀的丧钟也连连地敲起来了。

这时候，维柏拉·卓利已经回到家里，紧张而又激动地在事务所里踱来踱去。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那笔财富有了，有了。"但一阵失望又把他的心给抽紧了。"不过，我得先把伞弄到手，才能得到那笔财富。可是，伞在哪里呢？"

在没有找到答案以前，他吃不下，也睡不着。首先，他去问他的母亲。老太太虽然竭尽全力去回忆当时的情节，但只说出这么几句：

"亲爱的孩子，事情已经隔了那么多年，谁还能记起来呢！你要那把伞干吗？"

卓利叹了一口气：

"要是可能的话，我现在就用我的手指把伞从地底下挖出来。"

他母亲耸耸肩膀，又晃了晃脑袋，说：

"也许马泰柯会知道这件事。"

找马泰柯是很容易的，因为他已成了卓利的男仆。现在他就坐在年轻主人家的前厅里，嘴里叼着烟斗。他唱的也是同一个调子；他说从那以后，比伞更重要的事他都忘记了，只记得故去的老爷在临终前一个劲地要求把伞放在他的身

旁。只有仁慈的上帝知道，为什么他那样重视那把伞？

（不仅仁慈的上帝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那个租赁格利柯里茨·巴勒一间房屋开杂货铺的老寡妇布托勒太太，为卓利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老头逝世时她在场，还帮着给死者梳洗，穿衣服，入殓等等。这个好心的老妇人敢对天发誓：那把伞被死者紧紧地握在僵硬了的手里，人们费了很大劲，才将他的手指掰开，把伞拿出来，然后把应该属于他的耶稣圣像放在他的手里，代替那把伞。

年轻律师转过身，拭去滚落到他脸颊上的几滴眼泪。

"是的，是的，那把伞就抓在他手里，"老寡妇布托勒太太又重复了一遍，"要是我说的不是真话，就让我永远动弹不了。"

"您可别这么说，"卓利喃喃地说，"我们必须知道的是，那把伞现在在哪里？"

"跟其他杂物一起被贱卖掉了呗！"

这是最有可能的。卓利赶快跑到档案库去，那里的旧遗产文件中应该有一份物品拍卖登记册。果然，很快就找着卖掉的物品清单，上面写

着：某某花了多少钱把柜子、桌子、椅子买走；写在清单首位的是毛皮大衣、枪支、打猎用的背囊、毡靴、灌香肠用的漏斗，可就是没有那把伞。他把清单看了十遍，一无所获。要是不注意清单下方有一段记载，那就任何踪迹都找不到了。那上面是这样写的：

“无用杂物，二福林，购买者白头犹太人。”

谁知道这里头有没有那个东西呢？这是有可能的。那把伞很可能就混杂在这些无用物品当中。购买者白头犹太人。哦，必须找着这个白头犹太人。这是第一步要做的事。

可是，这个白头犹太人究竟是谁呢？

幸运的是，在他们拍卖东西那阵子，在那些以采矿为主的城市里，犹太人还很少。即便是有一、两个犹太人，也很容易把他们区别开来。人们是根据他们头发的颜色给他们起名字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叫黄头，另一个黑头发的叫黑头，第三个的头发或许是红色的就叫红头，如果将来头发变灰白了，就叫白头。人们仅根据这四种颜色就能把全城的犹太人都辨认出来。可是从那以后，在贝斯特勒策巴纳又增加了数百家犹太人，可是上帝却没有为增加的人增添他们头发的颜色。

即便如此，也不难把他们认出来。老一辈的

人都还记得，从前他们管那个梅茨·亚诺什叫白头犹太人。那些杂物很可能是他买走的，因为城里穷人的裤子和背心，在开始它们在地球上的第二个旅程之前，都先到他在“麦子街”开的那家小铺子里幽会去了。许多人都还记得这家小铺子；作为招牌，铺子前面挂满脱了毛的高统皮靴、短大衣、绒线衣、斗篷和蓬乱的羊皮等物，店老板还用木炭在门板上这样写着：“只有田野里的百合花的装束比这间铺子里的装束便宜。”

（这是对的，不过要加上一句：田野里的百合花的装束要比这间铺子里的装束漂亮。）

所有这些解释都不能使卓利感到满足。尽管他对找到那把伞并不抱太乐观的希望，然而他从档案库出来后，仍然径直去找法院院长斯托拉里克先生，想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因为他在城里当过多年的律师，认识所有的人，了解他们之间的一切关系。

他把自己的发现坦率而详尽地全告诉斯托拉里克先生：一切迹象表明，格利柯里茨·巴勒的财产很显然是存在某个外国银行里，而支票则是藏在格利柯里茨·巴勒那把伞的伞柄里了，这把伞在拍卖杂物时，大概被一个叫梅茨·亚诺什的犹太人买走了。卓利气喘嘘嘘，一口气把这些话

全对他过去的监护人说了。然后用征求的口吻说：

“这些情况我都弄清楚了。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

“那笔财产比我过去想象的要多得多。你现在得接着查找。”

“可是到哪儿去查找呢？梅茨已经不在这儿了。就算他在这儿，谁知道他把腐烂了的伞扔到哪一个垃圾堆去啦？”

“不要放弃线索。”

“您认识梅茨·亚诺什吗？”

“怎么会不认识！是的，他是个很规矩的犹太人，因此一直受穷。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模样：脑袋已经秃了，周围长着一圈白发。我可以向上帝发誓（说到这里，斯托拉里克先生象头山羊似的从椅子上蹦起来），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手里正拿着格利柯里茨·巴勒的那把红伞。卓利，你听到了吗？我现在记得更清楚了，我敢起誓，我还跟他开玩笑来着：‘亚诺什，大概您也想下地狱去这样沿街叫卖吧！这把伞也是在那里向格利柯里茨·巴勒买来的吗?’听我这一说，他也笑了，还快活地反驳说，他没有走得那么远，只是到约任和匈特这两个州去

转转，其余的州都分配给他的儿子们去跑了；莫里茨到特仑茨和尼特拉，萨梅到沙柏斯和里柏图；上星期，轮到最小的儿子柯比去波勒斯。至于地狱，除非迫不得已，他是不愿意去叫卖的，也不愿意分派孩子们去。”

维柏拉·卓利高兴得眼睛闪闪发光。

“太妙了，亲爱的监护人！”他叫了起来（几乎是狂呼）。“这样好的记忆力，只有上帝才有呀！”

“卓利，你是个幸运儿。我有一种预感，你已经掌握了伞的线索，你会找到那笔遗产的。”

“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年轻律师狂喜了；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得乐观起来了。“不知道那可怜的梅茨后来怎么样了？”

“基督教有一个关于犹太人的传说，说是每年白昼最长的那一天，都有一个犹太人在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十四年前，轮到亚诺什了，他也是这样失踪的（别担心，卢特斯奇勒托克家族不会有人这样消失的）。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只管等呀，等呀，可亚诺什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他的儿子们跟踪去找他，发现亚诺什老头神经错乱了，在斯洛伐克人的村子里漫无目的地转悠，人们一会儿在这里看见他，一会儿又在那

里看见他，最后有一天，寻找他的儿子们得到消息，说他的尸体被柯罗姆河水冲到岸上来了。”

忧郁与绝望又笼罩着年轻律师漂亮的脸孔。

“这就是说，那把伞也掉进柯罗姆河里去了。”

“也许不会的。为什么他不会把伞留在家里呢？要是他把伞留在家里，现在就可以从他那些破烂杂物中找到。决不会有人将它买走的。卓利，我的孩子，你去碰一碰运气吧！我要是你，我会立即坐上车子，一直……”

“我是要去的。可是到哪里去呢？”

“噢，当然啰，当然啰！（斯托拉里克想了一会儿。）梅茨的孩子们都分散住在各地。开头他们的家当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小，后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都变成房屋那么大了。梅茨的孩子们的情况，我不清楚，可是我告诉你，你可以到巴波斯克去，他们的寡母住在那儿。”

“巴波斯克在哪里？”

“就在约任附近，在山里；人们讥笑说，三伏天，在巴波斯克能冻死羊。”

“您肯定梅茨太太就住在那里吗？”

“当然肯定啰！几年前，人们把她作为犹太人接到那里去了。”

我们的罗亚林克

是的，人们把梅茨老太太作为犹太人接到巴波斯克去，付给她四十个福林，因为那里没有犹太人，无论如何得设法找来一个。

事情是这样的：巴波斯克只不过是这个地区的小城镇之一，它跟上匈牙利穷村子的区别在于，他们管他们的镇长叫市长，而且在某年的某一天，人们从邻村和一些有着"茅草顶"的农舍的地方赶来了几头牛犊、公牛和一些瘦弱的小马驹。这一天，约任城里烤姜饼的柏罗卡勒·什姆耳勒也在那里搭帐篷摆摊子，他那些心形的、骑士形的和摇篮形的姜饼很快就销售一空，年青人买回去给心爱的姑娘，做父母的买回去给孩子们。一句话，巴波斯克有了集市。从此以后的许多个世纪，巴波斯克土生土长的人们渐渐自负起来，这表现在对时间的计算上。他们是根据集市开始那天划分年份的，世界大事记也是对照着这一天来表示的，如某事发生在有集市前、或有集市后的

几个星期；例如蒂亚克·弗仑司[1]正好是在巴波斯克集市后第二天去世的。

这些厚道的人们之所以有如此罕见的态度，那就要追溯到当时在约任或者维格莱什城堡狩猎的老国王们的态度，因为他们把城堡周围的村子提升为城镇，作为恩赐报答那些当时替他们服劳役的农民。

当然，这是一种美妙的特权。跟乡村相比，城里的房屋、园子，甚至人也要更显贵些。他们都成了市民，仅这一点就不得了。如果被选进议会，就成了议员。哪怕是一间茅草盖顶的老朽的房子，只要里面有议员在开会，就成为市政厅。哪怕是乡村的公务员，只要不穿短上衣，而是在腰际上系一根腰带，再穿上皮做的鞋子，就被称为轻骑兵。轻骑兵必须会击鼓，因为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一面鼓。比较阔一点的城镇还得有一挺水枪。地位毕竟是地位，这是无可争议的，而且还必须保持住这种地位。

现在，从州府那里吹来一股风，说是那些只有八、九百口人的小城镇，要取消其城镇称号。于是，小城镇之间又展开一场竞争；所有的城镇

①蒂亚克·弗仑司（1803—1876），当时著名的匈牙利政治家。

公务员都争相摆阔气，抢着骑高头大马，而事实上他们装燕麦的小口袋只够喂一头小马驹……谁都清楚，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真正有气派的约任城出来反对图特佩勒塞斯城。

“那算什么城市，连个药房都没有。”

约任城想把图特佩勒塞斯城淹死在一调羹水里,这是最好不过的了(我的上帝,总不能期待所有的地方都跟贝斯特勒策巴纳或者伦敦一样呵!)。

不料，图特佩勒塞斯也是一只善于咬人的狗，冲着可怜的巴波斯克龇牙咧嘴狂吠起来：

“那也算个城市！连一个犹太人都没有！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就不会有前途，也就算不上是城市。”

巴波斯克便转而咬住那些比它小的城镇不放……当然，我并不想在此赘述各城镇之间的相互攻讦，只是想说明：巴波斯克的尽职的市参议会为了不给出于嫉妒而挑弄是非的对手以可趁之机——连蜜蜂也懂得如何从有毒的花卉中采蜜呀——，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决定把上面提到的老寡妇梅茨·亚诺什太太请到巴波斯克来居住，在铁匠作坊对过的市场中心开一个铺子，过路行人一眼就能看到铺子里挂着的牌子上写的商

品名称：肥皂、皮鞭、赭石（胭脂）、绀青（浆白衣服用的蓝粉）、马刷子、锉刀、锥子、钉子、盐、滑润油、番红花、生姜、桂皮、浆糊、亚麻仁油；一句话，在巴波斯克附近地区不出产和不制造的货物都应有尽有。说实在的，全世界的商品也只不过比上述商品多几样罢了。

就这样，梅茨太太来到了巴波斯克；她在那里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甚至可以讲是受到宠爱，人们几乎是用手掌把她托进来的（那可不是开玩笑，因为梅茨太太体重足足有两马约①）。

开始时，有些人感到不悦，原因是市长找来的不是男犹太人，而是女犹太人。因为很清楚，要是他们能够这样说："我们的犹太人先生是这样说的，或那样说的；我们的莫利茨或者图比亚斯是这样做的，或那样做的"，总比说"我们的女犹太人罗亚林克"要好听得多，身份也高得多。"女犹太人"，听起来总不那么带劲。总而言之，必须把一个大胡子、鹰钩鼻子的犹太人请到巴波斯克来，要是可能的话，最好弄到一个红头发的，那才是地道的犹太人。

同梅茨太太谈判的是最有头脑的市政参议员

---

①匈牙利重量单位，一马约等于一百公斤。

柯诺柏柯先生，他还亲自去贝斯特勒策巴纳，用马车把她和她的全部家当接来（还用花束装饰着马头，表示车上载着妇女）。他用这种无可争辩的方式无情地回击那些不满意的人，这比大卫①用掷石器投石打得更准更狠。

“别那么愚蠢！既然匈牙利有过一位女王，为什么一个女犹太人不能在巴波斯克开店铺当老板娘呢？”这就把不满派驳得哑口无言。

事实胜于雄辩，大家的怨气逐渐消了，甚至开始称赞起市长选择的对象来了。在庆祝第一个“普林节”②和以后的每个“结茅节”③，梅茨太太的七个儿子都从各个地方聚集到这里来，他们身穿节日盛装，脚蹬系带的皮鞋，头戴高高的锅形礼帽，在市场上溜跶。

这种时候，站在栽种着锦葵的园子里的巴波斯克市民们，都以骄傲的心情望着他们的背影，然后隔着篱笆相互高声地攀谈起来：

“喂，亲家，要说这里还算不上城市，那么蝙蝠也只能是一只小虫了！”

---

①建立以色列王国的国王。童年时用石头击死非力士勇士歌利亚，在位时曾多次打败强邻，受到民众拥戴。

②犹太人于二月或三月中举行的一种节日。

③犹太人的秋季节，以纪念其祖先的旷野天幕生活。

"在图特佩勒塞斯，十年里头也见不到这么多的犹太人，"另一个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肚皮回答说。

老梅茨太太从铺子里望着她的儿子们，心里觉得乐滋滋的。她总是坐在那里编织着什么，鼻梁上架着一副铜边老花眼镜（仅凭这副眼镜就赋予了巴波斯克以高贵的城市的外观）。梅茨太太本是一位面善、态度和蔼的老妇人，戴着带褶绉的雪白帽子，跟市场、以及粉刷得雪白的房屋和那座值得尊敬的市政厅都很协调。凡是从她的铺子前走过的人，没有一个不举一举帽子的；这种情形，正如人们走过内波莫克·亚诺什① 立像前时做的一模一样（在巴波斯克，仅有这两样值得一看的东西嘛）。所有的人都本能地意识到，这个胖乎乎的老太太是参与了繁荣巴波斯克计划的人。

"日安，年青的太太，您好吗？"

"好呀，我亲爱的孩子们。"

"年青的太太，买卖兴隆吧？"

"不错，我亲爱的孩子们。"

人们都很高兴，因为这位年青的太太象只蜥

---

①捷克圣徒（约1348—1393）。

蜴那样敏捷，象橡子那样结实，而且明显地富裕起来了。巴波斯克人无论驾车到那里去，对他们的女犹太人总是赞不绝口。

“我们的罗亚林克阔起来了。真见鬼，我们的罗亚林克羽毛长丰满了。可见她在巴波斯克过得不错。巴波斯克是一把金椅子，巴波斯克这块地方是纯洁的……在巴波斯克是可以生活得下去的。”

巴波斯克人的确很偏爱罗亚利①这位“年青太太”。她已经年满七十了，他们仍然管她叫“年青太太”。这其中自有道理。国王把一切无价值的封号都紧紧地抓在手里，唯独他才拥有赐封的权利。老百姓当然也非等闲之辈，他们便封赠“年青”这种封号，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这种权利。总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年青太太”罗亚利得到保护并受到宠爱。她到这里居住几年以后，想在市场那里建造一座石头房子。于是，全体有马车的人家都自愿提出让她使用车子搬运石头和木料，泥瓦匠愿意为她白干一天活，要是有一、两个懒汉磨磨蹭蹭，或者干脆不来，就要受到那些聪明而高贵的人的训斥。

①罗亚林克的爱称。

“没出息的家伙，”大家都这样责备那些懒惰的人。“既不尊敬上帝、牧师，也不尊重犹太人。”

市政当局为了表示对她的敬意，在卓有远见的市长莫拉瓦查·亚诺什的建议下，在市内专门划出两块地，一处当作将来建造犹太教堂用地，另一处就是犹太墓地——给他们唯一的女犹太人预备的。

但是，这算不了什么。他们瞻望未来，谁敢说他们的前途不充满希望呢？何况在跟陌生人攀谈时，能谈到“家离巴波斯克犹太教堂只有一箭之地”，或者说“就在巴波斯克的犹太教堂附近”等等，该有多么惬意呀！

附近小城镇的人们听巴波斯克人说这些话时，心里又是嫉妒，又是生气，在背后议论他们说：

“噢，这些巴波斯克人！他们简直是异想天开！”

引到格洛柯瓦去的线索

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春天下午，一辆轻便马车

停在梅茨·亚诺什太太铺子前，一位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这个人就是我们已经认识了的维柏拉·久尔吉。

“年青太太”罗亚利正站在外面跟莫拉瓦查市长和格勒波市政参议员聊天，她好奇地向正朝她箭步走来的年轻先生问道：

“您有什么吩咐？”

“您是梅茨·亚诺什太太吗？”

“是的，我就是。”

“我想要买一把伞。”

两位市镇官员惊愕地仰望无云的晴空。

“真见鬼，”卓有见识的莫拉瓦查喃喃自语。“他在这种天气要伞做什么呢？”然后又高声问道：

“先生，您是什么地方人？”

“我家住在贝斯特勒策巴纳。”

莫拉瓦查觉得更奇怪了，就骄傲地挺挺胸脯。居然有人从贝斯特勒策巴纳到巴波斯克来买伞，这是一件大事呀。而这恰好发生在他当市长期间，更是件大喜事。他轻轻地碰了碰格勒波，低声对他耳语：“您听到了吗？”

“我这儿只不过是一间不象样的小铺子，先生。我没有伞之类的东西，”罗亚利回答说。

"这太遗憾了，"莫拉瓦查先生嘟囔着，咬着他的大胡须。

"可是我听说，"那位陌生人又说，"您这里有旧伞。"

旧伞，呵，呵！莫拉瓦查先生患有哮喘病，开始急促地喘着粗气；当他想回敬陌生人几句不客气话时，两匹奔跑的惊马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这时候，市场里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惊叫着从路中央向两边闪开。市场对过的铁匠作坊的锤子也停止了敲打，打铁的年青伙计大步流星向右边厨房跑去，因为那里的炉灶被疾驰而过的马车弄翻了，上面烤的猪肉撒在地上，伙计们的鼻子还闻到诱人的肉香。那些女摊贩，有的尖叫，有的哭喊，胆子稍大一点的就解下她们的蓝围裙拚命摇晃，用以吓唬那些奔跑的马匹，很幸运，居然把它们赶进卖高统靴子的帐篷里去了。于是，整个市场暴发了一场真正的骚动，乱成一团。一个铁匠伙计抓起一块大烤肉就跑，那些女摊贩跟着追上去，另一个铁匠伙计为了帮助被追赶的同伴，从炉子里操起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棍，冲着那些女摊贩，用锤子拚命敲打铁棍，弄得火花四溅。

就在这个时候，那两匹栗色马又从帐篷里出

来，穿过摆陶瓷的摊子，把那里的陶瓷全踩碎了，它们拖着的那辆漂亮而考究的马车也散了架。“瞧，那辆车子算是完了，”一个铁匠师傅漠不关心地说，双手插在皮围裙下面，观看着这个场面。那辆车子大概撞在一间房屋的墙上，车身左后部整个地碎裂了，车轴也断了，一个轮子已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马缰绳夹在两匹马中间拖在地上。这个场面确实很壮观。那两匹马很骠悍，鬃毛下垂、飘动，满嘴泡沫，鼻孔一动一动地吐着气；它们失去了主人的约束，脖子往后仰，前蹄腾空而起。

“好马！”市政参议员格勒波先生称赞说。

“那是格洛柯瓦村牧师的两匹马，”莫拉瓦查说。“我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我们去看看，格勒波！”

就在梅茨太太跟这两位市政官员站在铺子门前谈话的时候，顾客愈来愈多，在这位“年青太太”不得空之前，他们都耐心地等待着。梅茨太太很踌躇地对那个陌生人说：

“先生，我有旧伞，在顶楼上会找到一、两把的，但可并不象您这样体面的先生用的那种伞。”

“没关系！能不能让我看一看？”

梅茨太太转身向铺子走去，把门把儿往下一压，先让别的顾客进去，然后站在门坎上，作了一个推辞的手势，说：

“我敢保证，您是不会用这种伞的。”

可是我们的主人公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让自己被拒之门外的，他跟着梅茨太太走进铺子，一直等到她把顾客都打发走，才再次向她提出要去看那些破旧的杂物。

“唉，先生，别缠住我了！我说过，那不是您该用的东西。那些伞是我会修伞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留下的，全是一些破烂货，伞架也坏了，堆放在顶楼上那些没用的东西里，值不得去翻腾的。再说我也没法领您上去。我的儿子上市场去了，女佣人的脚又长了毒疮，走动不了，而我在有集市的日子里，一分钟也离不开铺子。”

年轻律师从钱夹子里掏出一张五个福林的钞票，说：

“我不能叫您白忙，梅茨太太。可那些伞无论花多大代价我都要看，您让我自己上顶楼去吧。请您把这收下。”

梅茨太太没有伸手去接钱，她那双镶嵌在鼓鼓的多肉的脸庞深处的小眼睛象带刺一样，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那外貌优雅的年轻人，说：

"现在我不给您看那些伞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位已故去的丈夫常常教导我说：'罗亚利，你千万别去做那些你还没有搞清楚的事情。'我那可怜的丈夫可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当然啰，您是对的。如果您不了解我为什么肯出五个福林买一把破伞，您确实不该答应我的要求。"

"是呀，您花五个福林可以买到比这更好的东西嘛。"

"好吧，我告诉您，事情很简单。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有一把旧伞。他很喜欢它，总是随身携带着。我偶然听说，这把伞后来落到您丈夫手里。梅茨太太，作为父亲的一个遗物，现在我想要回它。"

"您父亲是谁？这件事也许我知道一些。"

陌生人的脸上微微泛红。

"他叫格利柯里茨·巴勒，"他说。

"咳，原来是格利柯里茨·巴勒，等一等，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他是一个古怪的小个子，他死后……"

"是的，就是他！他立下遗嘱给贝斯特勒策巴纳的九位夫人每人两千福林。"

“我明白了。可是他，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并没有儿子……”

“是的，那是……（他感到有点窘，停住了）我是维柏拉·久尔吉律师。”

现在，倒是梅茨太太感到尴尬了。

“噢，当然啰，是的，是的，我老糊涂啦！噢，噢，我明白了。我怎么能不明白呢！我已经听说过您尊贵的先生了。现在见到您很高兴。我认识您那位可怜的父亲。我的上帝，您长得多么象他呀，多精神呀。我跟他很熟，虽然，”她微笑地接着说，“他没有给我留下两千福林。哎唷，他年青的时候，我就已经老了。好吧，请您去看那些伞吧。我给您带路，告诉您它们放在顶楼的什么地方。请跟我来。但愿您能找到那位尊敬的老先生的伞……”

“梅茨太太，我要是找到那把伞，马上给您五十个福林。”

听到五十个福林这个话，老太婆的眼睛象萤火虫那样闪闪发光。“哦，多好的儿子呀！”她叹口气，抬头望着天空。“上帝最喜悦的是，有一个好儿子尊敬父母的遗物！”五十个福林竟然使她变得象梭子那样灵敏、活跃，她把店铺的门关好，领着卓利快步穿过院子到通往顶楼的梯子旁

边，现在，她甚至想亲自爬上去帮他找呢。

“不，不，梅茨太太，您还是在下面等吧，人们会怎样说呢？”卓利开玩笑地说，“要是让人家看见我们俩一起上顶楼去的话。”

罗亚利高兴得哈哈大笑，拍了拍手说：

“嗐，我亲爱的小心肝！我还害怕什么呢？连您的父亲也没有赠送我什么呀，何况我当时还……（她往后拢了拢她那灰白了的头发。）好吧，亲爱的，您就自己上去吧。”

维柏拉·卓利在顶楼上的破旧杂物中间找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梅茨太太曾经两次从铺子里跑过来看他。那五十个福林已经使她变得坐卧不安了。

“欸，找到了吗？”她看见他从梯子上下来时这样问道。其实，她这一问是多余的，因为他是空着手下来的。

“我已经找遍了，”他沮丧地说道，“没有我要的那把伞。”

犹太老妇人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她那双下巴颏在痛苦地颤动，两只眼睛在死劲地眨巴。

“哎哟哟，愚笨的亚诺什会把它放到哪里去了呢？”她嘟囔着。“五十福林！真可恶！亚诺什不管干什么事，从来就没有先见之明……”

“可能是您丈夫使过那把伞。现任法院院长斯托拉里克先生说，他还记得很清楚，见过您丈夫手里拿着那把伞来着。”

“那把伞是什么样子的呢？”

“伞面是红的，上面补着各色各样的补丁，伞边镶着一圈窄窄的绿色花边，伞杆是乌木做的，配上灰色的木伞把儿。”

罗亚利“年青太太”喊了起来：

“噢，我敢说，要是亚诺什最后一次出去时没带那把伞的话，我就进不了天堂。现在，我可记起来了；我的上帝，他拿走的正是那把伞哪……”

“真糟糕，他怎么偏偏拿那把伞呢。”

罗亚利开始为丈夫辩护：

“他怎么会知道哪一把该留在家里呢！无论干什么，他都没有先见之明。”

“这下子可完了！”年轻律师叹了口气，茫茫然站在梯子旁边，不知所措，象马略①站在迦太基②的废墟上；不过，他的迦太基连废墟也没有给他留下。他原先所抱的希望已经化为乌有。

①、②马略（前157—前86）古罗马政治家，统帅。迦太基是非洲古国，前146年战败，被罗马军队纵火焚烧十六天，完全毁掉。前105年，马略征服迦太基故地北部的努米底亚。前88年马略受占据罗马的苏拉派追杀，逃到非洲避难。次年返回意大利，攻占罗马。

他无精打彩，走出铺子，朝自己的车子走去，老太婆笨拙地跟在他后面，摇摇摆摆，象只肥鹅。可是，一到街上，她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一把抓住维柏拉·卓利的外套……

“哎唷，我几乎忘了。我的儿子莫里茨正好在这儿，他是伊波萨柯宰牲口的，凑巧今天来这儿买羊。我的儿子莫里茨什么都知道；要是他不能为您提供关于那把红伞的线索，我就不进天堂了（看来罗亚利老太婆更喜欢留在这块土地上）。尊贵的先生，您尽管去找他；您到市场去，您就跟站在羊群中间的那个最漂亮的小伙子谈吧，他是我的儿子莫里茨……莫里茨长得可精神了，特别的精神。您只管对他说，并答应给他五十个福林。要是莫里茨没有向我谈起过那把伞，我就不进天堂了。因为当我那可怜的亚诺什失踪的时候，我的莫里茨曾经去寻找他；当莫里茨发现他父亲行踪时，他就从一个村子跟踪到另一个村子，到处打听、查访，最后终于把事情真相弄个水落石出（罗亚利老太婆说到这里，抬起布满泪水的眼睛望着天空）。噢，亚诺什，亚诺什，你干吗要那样对待我们母子呀？要是你已经神志不清了，为什么你还到处乱窜呢？你的儿子们的脑子可是很管用的呀。”

这是维柏拉·卓利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他一声不响，匆匆穿过那些摆着皮鞋和皮毛的帐篷，朝教堂后面的市场走去。

他稍稍一打听就找到了梅茨·莫里茨。莫里茨是个矮胖子，一脸的雀斑，活象一只火鸡。他长得象潘① 一样丑陋，腰上挂着一把芦苇形的大钢刀，右边的胳膊上黥着一只雄牛头。

这时，他正就一头歪角母牛讲价钱。卖主是一个制皮毛的师傅，他对天发誓说，在巴波斯克还没有一个活人见到过这样好的牛。

“这头牛吃的是稻草，”他说，“可是每天却可以挤十四伊则奶。”

“胡扯！”莫里茨轻蔑地回答。“我不是小牛，要吃它的奶；你别向我夸它的奶。我是宰牲口的，我是要把它宰了，称着卖的。”

“这倒是真话，”诚实的皮革师傅退让了，主动把牛价落下五个福林。

莫里茨嫌他减得不够，又把牛东摸一下，西杵一下，还使劲地捶了捶它的肩胛骨。“你瞧，这些骨头！”他失望地嚷嚷，然后又掰开牛嘴，察看它的牙齿。

①古希腊神话里的畜牧神。人身羊足，头上有角。

“嗐，连一颗牙都没了！”

“你要牙齿干吗？”诚实的皮革师傅也发怒了。“你总不会把它的牙齿也称着卖吧？”

“嘿，你这个丑八怪也会踢人哪！”

“是的，宰了以后就不会踢人了。我想你总不至于在宰它之前就切它的肉吧？”

诚实的皮革师傅为自己的口才而得意地笑了起来，他的情绪很好，因此把牛价又落了五个福林。

莫里茨还是觉得价钱落得少，一遍又一遍地打量着宾波，想再挑出点毛病来。就在这个时候，维柏拉·卓利来了，用匈牙利语对他说：

“梅茨先生，我要跟您说一句话！”

制皮革的师傅害怕买主被别人叫走，又把牛价减了五个福林。现在，聪明的莫里茨跟他击掌，买卖算是成交了。莫里茨总是在天快要黑的时候，才从那些站了一天也无法把牲口卖掉而感到失望的主人那儿把牲口买下来。

“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我想从您那儿买一样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您的东西。”

“是呀，这种东西在世界上多的是，”莫里

茨狡猾地一笑，说，“我向您保证，我会用很便宜的价钱卖给您。”

“这里人太多，您跟我来！”

卓利把他从人堆里领到公用水井旁边，那里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水松树遮荫。尊贵的市政当局在树的四周围上了栅栏，树下还有长凳子，显然这里也是属于巴波斯克城未来伟业的一部分。在狭长的树叶上爬满了金绿色甲虫，它们闪闪发亮，散发出麝香的气味。这些甲虫可以入药，叫花金龟子（这是科学家给它们起的学名）。这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从前，在巴波斯克曾经有过一个药房。

其实，开始的时候，巴波斯克的姑娘们常常捉这些甲虫，把它们放在罐子里，带到约任去，那里的药剂师花几个柯罗什把它们买下来。后来，尊贵的市政当局颁布了一条法令，严禁这种贸易，其理由是：“药房的所有权归水松树所有，任何人不得将甲虫外运”……卓有远见的莫拉瓦查是懂得什么是自己的职责的！

卓利对莫里茨简单地说明来意：他想得到自己父亲心爱的伞作为纪念，而这把伞已被老亚诺什买走了。

“您知道那把伞吗？”

“知道，知道，”莫里茨失望地回答，因为他明白，如果是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价钱只能是看降。

“要是您能提供找到它的线索，我可以出五十个福林。”

莫里茨吓得摘下帽子。五十福林买一把旧伞！噢，这位老爷也许就是从圣安托勒来的柯布勒王子吧！他瞥了卓利一眼，才发现原来这位陌生人衣著非常考究。

“可以找到那把伞，”他急忙回答。想了一会儿以后，又补了一句：“我是那样认为的。”

“把您知道的全告诉我！”

他沉思了一会儿；跟他父亲有关的回忆，象丛生的荆棘，一起簇拥到他的脑海里来。

“是的，是的，就是那把伞！叫我从何说起呢？大概是十四、五年前，我父亲失踪了；往事的许多细节，在我的记忆里都模糊了，唯有一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我同我的兄弟从家里动身去找父亲，在柏特拉卓找到了关于他的第一个线索，我们就是沿着这个线索追寻下去的。在柏特拉卓，我父亲头脑还很清楚，在那里卖些小杂货给乡下人，在一家小旅店住宿，从一个叫罗克沙尼的穷贵族那里买下一枚旧印章，花

去两个福林。我所以说他头脑清醒，是因为当我们从柯罗姆河把他打捞上来时，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枚印章，后来我们把这枚印章卖给了一位古物鉴赏家，得到五十个福林；因为他发现，这枚印章是阿尔柏德时代的莫勒拉·维特的印章。”

“好，好极了！可是我对这些细节没有兴趣，莫里茨先生，”我们的主人公不耐烦地从中打断他的话。

“呆一会您就会发现，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

“那是可能的，不过这跟那把伞没有联系呀。”

“不，不，跟那把伞有联系的。请您专心听一听我说的话。在柏特拉卓，我听说父亲到阿比罗瓦去了，就跟着到了阿比罗瓦；在那里，根据我打听到的情况，我开始怀疑我父亲得了忧郁症，老不睡觉。人们告诉我们说，他从村民那儿花四个克罗耳查收买一枚‘天使克罗耳查’①。可后来我发现，是我搞错了。”

①匈牙利于一八六七年发行的一种铜币，上面刻着两个天使，捧着匈牙利王冠，作为奥、匈签订一八六七年协定的纪念。

"怎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疯吧？"

"没有疯。因为过了几天，两个犹太青年来到阿比罗瓦，他们每人随身带着一口袋天使克罗耳查，跟阿比罗瓦村民交换，每一枚天使克罗耳查换三个克罗耳查——这证明，每一枚天使克罗耳查值四个克罗耳查。"

"这是有可能的……"

"这不仅有可能，而且是可以肯定的。那两个年青的骗子把收买天使克罗耳查的事情委托给我父亲，他就不自觉地成了他们的同谋。很可能，这时候他的脑子已经不是很正常的了，不然的话，他是不会让自己受捉弄的。他又从阿比罗瓦穿过维苏卡·胡拉白桦树林到了托林卡。在托林卡，他停留了两天，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在我们跟踪他到下一个村子斯特莱茨诺时，听到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说，在斯特莱茨诺，孩子们把他当做先知以利亚[1]，追在他的屁股后面，拿他开心（他不是先知以利亚，而是我的父亲），他就解开包袱，把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扔给孩子们。哪怕再过五十年以后，斯特莱茨诺的村民也将不会忘记那个日子：公鸡牌肥

①耶稣降生前九世纪的希柏来的大预言家。

皂、珊瑚项链、小刀、口琴，象天上的甘露一样落在他们身上，从此以后，就象我听说的，人们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那天发生的事件：有一次，斯特莱茨诺来了一个发了疯的犹太人！”

“让斯特莱茨诺见鬼去！您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

“现在就到正题了。在有红塔的柯布勒尼柯，人们看见我可怜的父亲已经没带包袱了，他一只手拿手杖，另一只手拿着伞来驱赶那些朝他扑过来的狗。这就是说，在柯布勒尼柯，那把伞还在。”

眼泪开始滚落到莫里茨长满雀斑的脸颊上；每当他想起父亲这些遭遇，哪怕是很小的细节，他都会动起感情来的。这时，他的声音低沉而又格外柔和。

“我们在这一带到处打听，可是一直到里荷塔才听到他的一点消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他去敲村边一户看园人家的门。那个看园人见他是犹太人，便把他撵走了。那时候，他的帽子和伞全没有了，手里只拎着一根又大又粗的木棍，我们做孩子时，他就是用它来吓唬我们，追赶我们的。”

“咳，您说了老半天，我现在才明白您的意

思。那把伞是在柯布勒尼柯和里荷塔之间丢失的——您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对，正是这个意思。”

“莫里茨先生，我认为，要是那样的话，您说了也等于没说。也许您父亲已经把伞扔在森林里，要不然就是扔在岩石堆里。从最好的情况考虑，顶多是被人捡了去，把它捆在麦地里稻草人的胳膊上，使稻草人的模样更可怕一些而已。”

“不是那样的。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是吗？”

“我是偶然听说的，因为我压根不是去找伞。我才不关心那把伞呢，我关心的是我父亲。在克维特山区我遇见一个补锅匠，他是个很爱说话的人，跟在他自己的车旁步行。象碰见所有的过路人一样，我也向他打听我父亲，问他在那一带路上见没见过一个犹太人，并向他细细谈了我父亲的模样。‘有呀，我见过你说的这个犹太人，’他回答说，‘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在格洛柯瓦，我看见过他；那时候正下着瓢泼大雨，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正在用一把伞往一户人家屋檐下一个睡着的孩子头上罩，然后又上路了。’”

年轻的律师雀跃起来，说：

“噢！请往下说，请往下说呀！”

“先生，没有说的了。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千真万确，就这些了。补锅匠遇见的那个人准是我父亲，而且格洛柯瓦村正好在里荷塔和柯布勒尼柯之间。”

“您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年轻律师大声说，从钱夹里掏出一张五十福林的钞票。“请收下吧，这是我对您的好心的报答。愿上帝保佑您！”

他象一头猎狗，嗅到了真正的踪迹那样奔跑。快！快！快追上去！他跳过栅栏，以便更快地越过那些矮树丛，迅速到达他那辆停在路边的马车旁。他恨不得能一下子飞了起来。

他快步朝前走去，突然在卖姜饼点心的帐篷旁边停住了，那里有一个约任城里人正在兜售斯洛伐克文化团体出版的诗人马蒂察的书；他站了下来，翻了翻书，还念了一首名诗的头两句：

> 斯洛伐克人，这些诗并没有什么奥秘，
> 要知道，对你们心怀恶意的人，不是真正的朋友……

突然，莫里茨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请原谅，我又追着您来了，”他说，“因为我忽然想起来了，我能给您出个好主意。”

“请说吧。”

"现在，在这里的市场上有不少格洛柯瓦村来的人，您尊贵的先生可以找人敲鼓告示。我这个主意好不好？"

"太好了，"年轻律师回答说。

"您可以叫人敲鼓告示说，凡是能说出许多年前那把伞下落的人，可以得到奖赏。我相信，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得到确切的线索。在那样一个小村子里，每一个人都能知道所有的事情的。"

"这就没有必要啦，"年轻的律师说，"我马上就要亲自到格洛柯瓦村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您的好意！"

"不，先生，该是我感谢您。就这么一点小事，您象王子一样奖赏我。我觉得很惭愧。没想到您会给我五十个福林。其实，只要给我一个福林，我也会对您说的。"

年轻律师微微地笑着说：

"莫里茨先生，我倒愿意能给您一千福林呢。"

说完，他转过身，匆匆从斯赫拉梅克那幢蓝漆大门的房子前走过。在房子的墙根下，从耶连尼奇来的俊俏的年轻女人摆着摊子，出售榛果和堆成堆的一串串葱头，等等；在那里，也有以物

换物的。莫里茨直愣愣地站在那里望着律师的背影，直到他走远去为止。“肯出一千福林！”莫里茨继续胡思乱想了一会儿，然后晃了晃脑袋，漫不经心地朝他从莱斯特制革师傅那里买来的那头牛走去。

耳坠

在斯赫拉梅克家的对过是一家小小客店，从敞开窗子的酒吧间传出来赶集市的欢乐的人们的喧闹声。呵，请原谅，应该说是“旅馆”，因为巴波斯克人喜欢这样称呼它，而且也值得这样称呼它，原因是它在屋檐下挂的不是乡村客店常挂的普通的杜松枝，而是比较有气派的木雕的花束。从远处就可以听到那里传来的吉卜赛人欢快的琴声。好奇的年轻斯洛伐克女人非常艺术地把头发盘在头上,戴着风流的小软帽,帽子下俏丽的花边角在耳根飘摆。身材苗条的少女们用红绸带扎着她们金黄色或者亚麻色的小辫，从窗口往里窥探；有些被迷人的音乐弄得手脚发痒的人，干

脆就在外面的街上翩翩起舞。

但是，好奇比歌声更具有魅力。就在这时候，跳舞一下子停住了，人群把朝他们走来的市政公务员弗亚拉·亚诺什围住了。他脖子上吊着一面大鼓，站在街心，使劲地击鼓。

瞧，出了什么大事了？也许是莫拉瓦查太太那些娇嫩的小鹅在牧场丢失了吧！

至少有十个人问弗亚拉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即使用整个世界来交换，也休想让他把燃得正旺的约比卡[①]从嘴里取出来。他是奉公守法的男子汉，在执行公务时，是绝对不徇私情的。

他先是有节奏地击了三通鼓，然后用手中的鼓槌做了个手势，提高嗓门，叫喊着：

"有关人士须知，一只镶着绿宝石的金耳坠丢失在从砖瓦场到教堂之间的路上。如有诚实君子捡到，请送交市政厅，将有重赏。"

听到鼓声，卓利止住脚步，听着公告。当他又听到那些年轻女人和姑娘们的对话时，忍不住笑了。

"哼，要是我捡着了，才不送去呢。"她们中间一人说。

---

①斯洛伐克农民喜欢使用的一种瓷嘴烟斗。——原注。

“我要是捡到，就用它作一个金发卡子，”另一个说。

“哦，亲爱的天父，给我指点吧！”第三个虔诚地作祈祷，眼睛朝天上望。

“糊涂虫，要是你想找着它，别望天上，得往地上看，”第四个提醒她说。

命运安排了一个不想要它的人找到了它。这个人就是维柏拉·卓利。他刚走了几步，一个豆粒大的绿眼睛突然在他脚下的尘埃里对着他发笑。

卓利弯下腰，把它捡了起来，发现正是公告所说的镶着翡翠的金耳坠。对于有急事要办的人说来，这反而是个麻烦。为什么不让在街上游荡的几百人中的一个找到呢？现在也只好如此了。那只绿眼睛是那样温顺地瞧着他，使他不可能把它扔回到地上去，让粗鲁的农民的大皮鞋给踩碎了。戴这么别致首饰的人会是谁呢？欸，管它是谁呢？既然捡到了，就把它交到市政厅去好了，反正也不远，不过十几步路的事。

他走进市政厅的大门。令人起敬的大门拱顶上悬挂着几只皮囊，被推倒在墙角的一架断头台在哀叹：尘世的富贵荣华也将如我如斯地消逝！他沿着楼梯往上走进会议厅；在那里，全体市政

参议员正围坐在一张铺着绿桌布的长桌子旁边，商议着一桩严肃而紧迫的事。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不愉快的议题：属于市政厅管辖的里斯柯维纳森林的看守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发现一个穿著体面的陌生男子吊死在一棵树上，请示如何处理那具尸体？

现在，参议员们正为此大伤脑筋，从他们紧锁的眉头上，可以看出他们心灵深处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斗争。

柯诺柏柯参议员发言说，按照惯例，吊死的人应送停尸场，同时通知区法官，尊敬的格利·米哈依先生，请他同法医赶赴现场验尸。

议员格勒波摇摇头；他不愧是个外交官，仅从处理这件事上，就足以看出他的奸诈。他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既不声张，也不写报告，而是把尸体秘密地拖到离出事地点只有二百码叫克瓦柯的森林里去，那里属于特拉维尼管辖，让特拉维尼人去发现那具尸首，并处理善后好了！

莫拉瓦查犹豫不决，嘟嘟囔囔，拿不定主意，最后挠挠脑袋，抱怨天气炎热，叫人喘不过气，手臂上的关节炎痛得叫人揪心，又怪会议桌的一只腿活动了，得赶快把作废的文书垫在桌腿下。他就用这种方法等待着多数议员作出决定。

多数人赞同格勒波的主张，可惜，赞同格勒波的人又分裂为两派。坚定的“格勒波派”赞成把尸体偷偷拖到特拉维尼的地界去。以柯耶胡巴·安德拉什为代表的温和派跟完全屈从于格勒波的人不同，提出了一个补充建议，说把那个不幸的人从树上解下来，就地埋到地里去了事。他们希望避免抬着尸首经过边界到坟场去；因为如果把这桩事情通知区法官，就非要这么办不可。这样做对巴波斯克人很不利；众所周知，会招来一场冰雹的袭击。

“简直是胡说八道！”柯诺柏柯破口大骂。

“是的，是的，您说得有理，柯诺柏柯先生。可是，要是人们都这样相信的话，又有什么办法呢？”柯耶胡巴派的弗伊柯议员坚持说。

柯诺柏柯气呼呼地用他那戴着戒指的肥大的手拍着桌面，使大家象在教堂里那样静了下来。他说：

“作为一个议员，说出这种话来是非常可悲的。我可以向诸位保证，上帝不会因为这具可怜的尸体而往我们这里调动冰雹云。上帝不会为了一个把自己交给魔鬼的人而惩罚成千信仰他老人家的人。何况上吊这种惩罚正好赦免了死去的罪人。要是这样，还成其为什么上帝呢？”

听到这席雄辩的发言，莫拉瓦查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显然这番话也使全体参议员目瞪口呆。莫拉瓦查便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凌驾于其他议员之上，犹如在老鹰翅膀下面的鹪鹩，却企图比鹰飞得更高似的。

“真理就是真理嘛，”他的声音洪亮，正了正已经滑下去的腰带。“因此，我们可以作出决定，即使把尸首抬过边界，也用不着耽心下冰雹。”

听他这么一说，弗伊柯象只好斗的公鸡，跳了起来：

“事情倒是无所谓的！要是下冰雹，就让它下好了。因为既然全城都在特里埃斯特公司保过险，我看不出，下与不下冰雹有什么区别。甚至下冰雹会更好些，我对巴波斯克人是很了解的，要是把尸体运过边界去的话，他们会马上去投比他们的种子价格高得多的保险额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幸的倒不是下冰雹，而是怎样把尸体运走。”

弗伊柯先生不愧是一个伟大的辩论家，他的话击中了要害，使格勒波派和柯耶胡巴派的议员在思想上都开了窍。

“了不起的脑瓜子！”柯耶胡巴喝起彩来。

说到脑瓜子，提醒格勒波想起解剖尸体——因联想的关系——，他又活跃起来，插话说：

“为什么要解剖那个人呢？反正我们都知道他是谁。他要不是某个保险公司贪婪的代理人，为了让这里的居民更多地去投保险，才在这里上吊的话，那我就是一条狗。这种事情就象白天一样，原来就是一清二楚的。”

“格勒波，您疯啦！”柯诺柏柯怒气冲冲地申斥他。

听到这些话，立刻爆发一场愤怒的风暴，接着又是一阵放肆的喧闹，议员们都从座位上跳起来，象市政公务员弗亚拉常说的那样，他们把城市的汤锅烧开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掌勺的市长，看他如何把多余的泡沫撇掉。

但是，市长却把脖子缩到他那件镶毛皮的蓝短上衣的高高的领子里，几乎看不见他的脑袋。他毫无主见，又在咬他的胡须。正当他想要说点什么的时候，维柏拉·卓利推门进来了……不管怎么说，天意总是成全权势者的威严的。

市长看见这位不速之客，原来就是一、两个小时以前在梅茨太太铺子里要买旧伞的、举止文雅的人时，猛地把椅子推开，急忙跑过去，好让那些参议员们相信，他有特别紧迫而又重要的事

情要跟这位来客商谈。

“噢，先生，”他热切地问，“您是找我的吧？”

“如果您是市长的话。”

“当然，噢，当然啰，”（在巴波斯克，除了莫拉瓦查，还有谁能当市长呢？）

“刚才有告示说丢了一只耳坠。”

“是的，是丢了一只耳坠。”

“我捡到这只耳坠了。瞧，就在这儿。”

市长的脸上闪耀着满意的光辉。

“哦，这叫做诚实。我很喜欢这种诚实。在我当市长的任内从来没有丢失过耳坠，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很快又找着了。我管这叫做本地的秩序。”

随后他又转过身，对着参议员们说：

“一个小时以前，我派弗亚拉去敲鼓传话，瞧，现在耳坠就在这里了。这种事情，在布达佩斯也不可能出现，只有在巴波斯克才会有呢。”

在这当儿，他发觉那位陌生的先生准备离开，就以一种怀疑的口吻挽留客人：

“怎么？您不是要走吧？先生，我们答应过给奖赏哩。”

“我不要。”

“呵，您说什么？（他很为难地摇摇头。）请别这么说！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圣徒曾经告诫说，不是所有甜蜜的事都是金和银做的。年轻先生，不要错过好运道！只有一个穷人才会把自己不认识的幸运卖给魔鬼，事后却十分后悔。在一个童话里就是这么说的。”

“是的，那个穷人后悔了，”年轻律师想起了这个童话，微笑着回答，“可惜，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

“您准不会料到，这只耳坠是谁的。”

“是谁的呢？”

“是格洛柯瓦村牧师妹妹的耳坠。”

卓利嘲讽似地撇撇嘴。

“好了，好了，您别犟了，请进来一会儿吧，您不会后悔的。”

“要我到哪里去呢？”

“到这里隔壁的房间。”

市长无论如何要用强力把他留下，以便回避对那个吊死的人的前途的决定表态；因此，就紧紧地拽着卓利的胳膊，往隔壁房间走去。

“先生，我可是还有急事要办呢。”

“没关系，您得进去一趟。”

说完，他推开隔壁房间的门，不容分说，把卓

利推了进去。

“小姐，”他跟在年轻人的后面大声说，“我把您的耳坠带来啦！”

听到这句话，一位年轻姑娘迅速扭过头来；这时候，她正跪着给一位躺在长沙发上较年长的妇人的肩膀作冷敷。

卓利对于这一情景没有思想准备，象一个顽童在搞恶作剧时，当场被人抓住那样狼狈不堪，不知所措。那个年长的女人光着半个上身，躺在长沙发上，她那受伤的右肩膀（瘦骨嶙峋的肩膀）整个裸露在外面，在冷敷绷带的四周，可以看到她那雪白的肌肤。

年轻律师嘴里嘟囔着，象是表示道歉，很不好意思地退到房门口。但是，莫拉瓦查把他堵住了，说：

“哦，哦！她们不会咬掉您的鼻子的！”

姑娘那张诱人而可爱的小脸蛋，顿时闪烁出青春的美，她急速把一件衣服扔给那位负伤的妇人盖上，随即从长沙发旁跳了起来。

啊，她的身段多么苗条，模样多么动人呀！她象一朵低垂着的百合花，在他面前颤颤悠悠，但又一下子变得婷婷玉立，光艳夺目。

“小姐，就是这位年轻先生找到了耳坠，把

它送来了。”

她的嘴角露出纯真的微笑（犹如春天的阳光照进市长那阴沉而平淡的办公室），脸上泛出红晕，向那位找着耳坠的诚实人有礼貌地行了一个屈膝礼，一个地道的少女式的请安，虽然显得有点笨拙，但却是迷人的。

“我感谢您的好意。由于我已经放弃找着它的希望，所以我现在更感到双倍的高兴。”

她接过耳坠，用两只手指夹着来回摆弄，象在摆动一只无形小钟的有形钟舌，而她那稍稍歪着的美丽的小脑袋也随着钟舌的节奏在摇晃。她完全象一个大孩子，更象是一棵长得很快的白杨。

卓利觉得，自己现在该说点什么，但是，面对这个象小鸟般活泼的孩子，他又想不出该说点什么才好。这个女孩子使他感到迷惑。此外，在这间“首相办公室”（这是惯于夸大的巴波斯克人对这间普普通通的房间的称呼）里还散发出一种独有的令人陶醉的芳香。

卓利站在那里，一声不吭，显得局促不安，象是等候什么似的。也许他是等待那只无形的小钟的钟声？或者是等候着奖赏？

这种寂静的确非常折磨人。当然，这种寂静是由眼前尴尬局面造成的。

最后，亏得那位姑娘发现找到耳坠的诚实人还没有离去，就先开口打破这种沉默：

“哦，我的上帝，因为高兴，我差点忘记了，我应该………我是想说………”

现在，卓利闪电式地理解了姑娘尚未说完的话的意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那有点麻木的神经又突然变得灵活起来了），他象是拿出护卫自己的盾牌似的，本能地脱口说出自己的姓名：

“我是维柏拉·久尔吉博士①，是从贝斯特勒策巴纳来的。”

少女兴奋地拍着她那双小小的手掌，说：

“哦，我的上帝！这有多么幸运呀。我们这里正需要一位医生呢。可怜的夫人疼得厉害……”

这种小小的误会来得正是时候。它象吸水纸那样，把墨水吸干了，同时也把这里令人不安的气氛吞噬掉了。

卓利微微地笑着说：

“小姐，很遗憾，我不是医生，我是律师。”

少女对这场误会感到真正的懊恼，脸孔阵阵泛红。可是，莫拉瓦查却变得更活跃了，他问

①博士与医生同是一个词，因此姑娘把维柏拉·久尔吉误认为是医生。

道：

“您说什么？您是维柏拉，年轻有为的维柏拉？哦，这真是妙极了！谁会料想到呢？真见鬼，现在我明白了。（莫拉瓦查拍拍脑门。）您尊贵的先生显然是来调查犯罪案件的。在梅茨太太的铺子里，我立刻就想到了这一点。象您这样一位先生要买一把旧伞，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其中必有原因。噢，既然上帝派您到这里来，就请您为我们费点心，因为我们正在隔壁房间里商议一件我们的智力所不能胜任的复杂案件。啊，这有多巧呀，维伦卡小姐，您的耳坠还是这位大名鼎鼎的律师捡到的呢。”

维伦卡偷偷地瞥了这位最有名的律师一眼。她现在才发现这位年轻人是多么的英俊、多么的神气，想到刚才还要给他五个福林，不由得吓了一跳，心房开始怦怦直跳；这个数目是莫拉瓦查建议给捡到耳坠的人的奖赏。

这时，莫拉瓦查正忙活着给年轻律师搬来一把椅子，还以不安的目光巡视了这间乱糟糟的“首相办公室”；在房间里到处是凌乱的文件、毛皮外套、斗篷、空杯子和空酒瓶，因为议员们在结束每项议题后，都要在这间房里举杯庆祝一番。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们从自己身体

里提供出一个真理以后，理应得到新鲜真理的补充；众所周知，真理就在酒中。如果在这瞬间，市长先生没有看见挂在房间墙上的州长拉德万斯基男爵的肖像的话，他会为这间被称为“首相办公室”的房间的状况感到沮丧。男爵的肖像毕竟给这间房子增添了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氛。不管怎样，市长打心眼里希望，出身高贵的男爵还活着，亲眼看到这种不寻常的社交活动。

但是，由于高贵的男爵不愿意再复活，只好由他本人来表达这一令人骄傲的感情。

“我是个穷人，但是，即使有人出一百个福林，也休想换取今天在我的‘首相办公室’接待诸位的荣誉，这是本州最有名望的律师和最漂亮的小姐所恩赐的……”

“可别这么说，莫拉瓦查叔叔！”维伦卡叫喊着，小脸蛋臊得通红。

“好啦，好啦，”莫拉瓦查安慰她，“事实就是事实嘛。我的小宝贝，长得漂亮，有什么可害羞的？我从前也长得挺精神的，可从来没有为这感到害羞。再说，漂亮的脸蛋对女性来说是大有好处的，律师先生，您说对不？”

“那是非常幸运的，”卓利如梦初醒，机械地回答说。

莫拉瓦查摇摇头，说：

"我们不妨干脆说大有好处吧，因为幸运很容易转化成不幸，而不幸又有可能转化成幸运，就象现在所发生的那样；要是没有今天发生的避免不了的不幸事件，我不可能有幸在这里见到您们。"

"怎么啦？"卓利问道，"发生了什么不幸呢？"

维伦卡正要回答，但爱说话的莫拉瓦查已经抢在她的前头开了口：

"是发生一桩意外事件，但很快就过去了，连痕迹也没有留下。瞧，耳坠已经找到了，夫人的肩膀也还在，只不过多了一块紫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肩膀又不是颜色做的……至于车子嘛，铁匠很快就可以把它修好。"

"哦，是那两匹惊马拖着跑过市场的那辆散架的车子吧？……"

"……正是我的车子，"维伦卡说，"马儿在砖瓦场附近受了惊，车夫没有握住缰绳，当他想去捡缰绳时，他自己被摔到车子外面去了。我们吓得从车子里跳了出来，我倒没事，可是这位可怜的夫人却摔伤了；我的上帝，她也许会发生不幸的。克里斯波伊夫人，还很疼吗？"

克里斯波伊夫人睁开至今一直紧闭着的锐利的小小的黄眼睛，第一眼就看见维伦卡散乱的头发。

“理一理您的头发，”她用法语提醒维伦卡说，然后哼唧了一、两声，又阖上眼皮。

维伦卡吃了一惊，伸手到头上一摸，发现一条辫子已经散开了。

“哎哟，我的头发！”她孩子般地尖叫起来，双手捂住头发，吓得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说：“我从车上跳下来时，不但耳坠丢了，连发卡也掉了。我的上帝，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您把另一条辫子也放下来吧。”莫拉瓦查建议说。“这样一来，您就更漂亮啦！律师先生，您说对不对？”

“对，对，是更漂亮了，”卓利心不在焉地附和着，同时急促地瞟了她一眼，看见她那丝绒般的乌黑闪亮的发辫象从圣母玛利亚头上散落下来，直垂到她那百褶花裙的裙边。

这就是格洛柯瓦村牧师的妹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也许这是做梦吧。他万万没有料到，牧师的妹妹竟会有这样好模样。在他的想象里，牧师的姊妹大都是胖胖的，两个脸颊肉墩墩的女人，走起路来一跩一跩，象只鸭子。随着岁月的

消逝，她们越来越象她们的牧师兄弟，身上都有一股生发油味，下巴是两层的。总之，牧师家的美人，没有一个不是双下巴颏的。

年轻的律师设法找点话说：

“我想，您一定害怕极了。”

“还好。我当时并不十分害怕。可是现在想起来才感到后怕。我担心我哥哥会很着急呢。”

“是牧师吗？”

“是牧师。他非常爱我，要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回去，他一定会很担心。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怎么回去。”

“哦，这样吧，”莫拉瓦查鼓励她说，“马匹已经回来了，回头我们借一辆车子给您们就行啦。”

维伦卡打了个寒颤，摇摇头，她那两条耀眼的辫子也在她双肩上来回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

“还是那两匹马吗？我可不敢再坐那两匹马拉的车子了！”

“欸！我亲爱的小姐，可不要把马儿看得过于认真，它们不会老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问题就出在砖瓦场附近那架怪模怪样的风车上。我的上帝，既然是城市，就得样

样俱备。不管弗伊柯参议员先生如何反对，世界还是在前进。我已经说过，在那里有一架风车。那架风车是我叫人制造的，因为别的地方的人总是嘲笑我们这里没有水。于是，我就利用风力来推磨。当然，那些马儿是不懂得这些的；山区的马胆子小，从没有见过长着这么巨大翅膀的动物在空中旋转，它们因此受惊了，变得暴躁起来。现在，它们脑子里的惊恐已经消失，会乖乖地听话，把小姐您稳稳当当地送回家去的。”

“不，不，我已经被这两匹马吓怕了。噢，它们多么可怕呀！您见了也会害怕的。不，不嘛！这两匹马拉的车，我一步也不坐。我宁愿步行回家，只是可怜的克里斯波伊夫人……”

“嗯，这可不行，”莫拉瓦查露出惊讶的神色说，“我怎么能让我最要好的牧师的小妹妹凭着两只纤细的脚步行回去呢？唔，要是那样的话，岂不等于把我们的心搁在您的小靴子里，突、突、突地随着您在山路的尖石上，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吗？我亲爱的牧师一定会说：‘瞧，我的朋友莫拉瓦查是个坏家伙，我常邀请他来家作客，用最好的食物填满他的肚皮，现在，他竟让我的小宝贝走着回家。’嗯，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我背着小姐您回格洛柯瓦去好了。”

维伦卡用感激的目光望着莫拉瓦查。卓利在脑子里忽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如果真找不到一辆车子，非得把这位小姐背回家去不可的话，莫拉瓦查是吃不消的；他难道没有想到，他自己也已经属于需要人背的行列了吗？莫拉瓦查的确已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年纪了……

卓利出于好奇，开始估量着他身上的力气，打量他的肩膀和胸脯——仿佛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谁把维伦卡背回去。

他断定莫拉瓦查身体虚弱，快散架了；想到这，他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忍不住微笑了。

他几乎不敢相信，思想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放荡不羁，竟从遥远的河流里溅出几朵爱情的浪花。

“得啦，得啦，我亲爱的，”莫拉瓦查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姑娘，“您先休息休息，等一会我们就有法子啦；放心好了，没问题。当然，要能换两匹马更好。可是，怎样弄到两匹马呢？在巴波斯克，我们养的不是马，而是牛，我家里也只有牛。山总归是山。在山区，马是没有多大用场的；在我们这里，马也只能象牛那样——慢腾腾地走。这里不能进行小跑，奔驰，跳跃，或者昂

首阔步。这里是严肃的地区。这里需要的是拖拉，用牛挺合适。于是乎马在这里便失去生活的乐趣。看见这种环境，连赫勒柯柏特勒①也不愿意呆在这里，它说：'我可不是傻子，一辈子永远做一只马驹子。'这一带的马，充其量只比猎犬大一点，一副可怜相。”

要不是卓利打断他的话，他还会接着往下说，把马这种动物贬得一钱不值。卓利说：

“我在这里有一辆马车，小姐，我非常愿意送您回去。”

“您真愿意？”莫拉瓦查欣喜地叫喊起来。“我知道您是一位骑士！我仁慈的上帝，您为什么不早说呢？”

“因为我简直没法插嘴呀。”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莫拉瓦查快活地笑起来。“这就是说，您要护送她们回家啰！”

“那当然。即使我不准备到格洛柯瓦去，也要送她们回家。”

“您也要到格洛柯瓦去吗？”维伦卡惊异地问道。

她用疑虑的目光望着他，沉思了一会儿，然

①匈牙利民间故事里的名马。

后突然象孩子似的用两只手指威胁他说：

“您不是哄我吧？”

卓利特别喜欢她这个动作，微微一笑，说：

“我郑重声明，我打算去格洛柯瓦一趟。您是否愿意同行？”

维伦卡高兴地点点头。正当她快活得要跟卓利击掌的时候，那位躺在沙发上的夫人动弹了一下身子，随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哎唷，我的上帝，夫人！”维伦卡吃了一惊。“我差点忘记了，也许我们不能同您一起走了。”

“为什么不能呢？”律师说，“车子很舒服，我们全能坐得下。”

“可是，这样能得到允许吗？”

“回家？谁能禁止您？”

“嗯，您不知道吗？”

“是谁呢？”卓利奇怪地问道。

“礼仪规则呗！”她怯懦地回答。（卓利爽朗地笑了起来。噢，一只小笨鹅！）

“是的，是这样的，”她很伤心地证实说，因为她发现莫拉瓦查也朝她咧着嘴笑。“礼仪规则上是这样说的：‘不允许同陌生男子挽臂而行。’”

“可是马车不是賂賻呀，”莫拉瓦查激动地说，“马车怎么也不会是賂賻呀！要不然我得要两辆马车了。欸，我的小心肝，让那些礼教见鬼去吧。在巴波斯克，制定规则的是我，不是法国家庭教师。我说马车不是賂賻，事情也就这样定规了。”

“您说得对，是这样的。不过，我还必须先跟夫人谈一谈。”

“那就请吧！”

维伦卡又走到长沙发前，伏身向病人耳语了好一阵。最后结果是这样的（当然，她们讲的是法语，卓利听懂一点）：克里斯波伊夫人同意莫拉瓦查的观点，马车不是賂賻，要是双方经过介绍，就不能算是陌生人。——因此，克里斯波伊夫人认为，可以接受年轻人的盛情。尤其是在危急时刻，也就顾不得那么多的礼仪了。美丽的蒙特冒莱茨·布朗卡是在发生火灾的时候，被皮瓦勒迪救出来的，当时她身上只穿着一件睡衣，而巴黎圣母院的高塔并不因此而倒塌。

卓利象是一个赌钱的人，分牌以后，押了一个很大的赌注，正烦躁不安地等候揭底牌，好容易等到维伦卡转身过来说：

“谢谢您让我们坐您的马车回家，”她面带

微笑，心里想，在这种情况下，蒙特冒莱茨·布朗卡也会这样做的。

卓利以热切、渴望的心情听她把话说完，就急于马上去办。

“我去把车子叫来，”说着，他拿起了帽子。可是，莫拉瓦查很敏捷地挡住他的去路：

“哦！哦！现在可是锄头碰到石头了。这怎么行呢？第一，即使小姐能走，让受伤的夫人坐车走也是罪过；在她伤势和情绪没有稍稍恢复之前走，是不可能的。让我妻子晚上给她敷一敷特效药膏，保证她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全好了。第二，您们不能现在就走，因为我不让您们现在就动身。第三，因为天快黑了，请您们朝窗外看看天色，大黑天您们要往哪里走呢？”

果然，太阳已经往深蓝色的约任山后落下去了。窗前那棵云杉的高大影子已经躺在路面上，甚至延伸到莫拉瓦查家的园子的栅栏上了。在园子里，一只瘦瘦的花猫正在天竺葵中间进行它的晚浴。

虽然如此，卓利还是开始争辩（归根结底，这属于他的职业范围）。

“今晚一定又安静、又暖和，我们为什么不能动身呢？对夫人说来，躺在床上呻吟与躺在车

子上呻吟，反正都是一样的。”

“但是，天马上就要漆黑了，”莫拉瓦查反对说，“从这里到格洛柯瓦去的路上，有些地段是不好走的悬崖峭壁。虽然我是市长，也不能命令月亮从天上下来给您们照明呀。”

“不需要月亮嘛，我的车子上有灯呀。”

维伦卡踌躇不决，来回地瞧着这两个男人在辩论，当然也受到他们意见的左右。最后，还是莫拉瓦查的话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今天晚上会有风暴，因为有一个人吊死在路边的树上。您们通过森林时会看到的。”

听他这么一说，少女身上直打哆嗦。

“哎哟哟，无论如何我也不在晚上走过那座森林。”

这样一来，问题也就解决了。卓利低头认输了（妩媚的微笑就是对他的奖赏）。莫拉瓦查象触了电似的冲进隔壁的议事厅，委托柯诺柏柯主持会议（市长先生如获重释，高兴极了）；他宣布来了客人，分不开身来主持会议。接着，他又郑重其事地对几位议员（穿戴比较整齐者）耳语了一阵，表示邀请他们到他家去吃晚餐。随即他就跑回家去做欢迎贵宾的准备。他在台阶上看到弗亚拉，叫他去告诉站在梅茨太太铺子前面等

候的律师的车夫，把马车赶到市长家的院子里来。

不一会儿，莫拉瓦查太太亲自出马，来接两位女士。她是个很和气的矮墩墩的妇人，老是挂着微笑的宽宽的脸庞显露出她的温柔与善良。她的衣著是符合上匈牙利地区富裕人家的身份的，身穿深红色长裙，上面系一条黑绸围裙，头上戴一顶荷花边的黑缎软帽，把帽带系在下巴下面。

她咋咋呼呼地走进市政厅，这也符合这里普通而友善的人家的习惯。

“噢，我的上帝，我听到的是不是真的呀？莫拉瓦查说，我们家要来贵客。这该有多么幸运呀！我可是有预感的。昨天晚上，我梦见我们家的花盆里长出了一株雪白的百合花。瞧，这不应验了吗？呵，我亲爱的，请您们把东西收拾收拾，待一会儿我就替您们拿过去，我壮得象一头熊呢。哦，我差一点把最重要的事给忘记了，我是莫拉瓦查太太。哎哟，我亲爱的小姐，我的心肝，我真没有想到您现在出落得更漂亮了。噢，我们的圣母！现在我才明白，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之所以要把那把伞送下来遮住篮子，为的是不让雨淋湿您的娇嫩的脸蛋。听说那位夫人病倒了，肩膀摔伤了。我家里有特效的药膏，来吧，我们

会给她敷药的。我的小鸽子，别担心，勇敢些。有一次翻车，我们也掉进过沟里来着；当时莫拉瓦查手里虽然握着缰绳，我们还是掉到山崖下去了，我摔断了两根肋骨，瞧，我现在还是好好的嘛。只不过从那以后，我总觉得腰疼。要出门就难免出点事。夫人，您很疼吗？”

“那位夫人不懂斯洛伐克话，”维伦卡说，“也不懂匈牙利话。”

“我的上帝！”莫拉瓦查太太把手一拍，说，“年纪都这么大了，还不会说匈牙利话？这怎么可能呢？”

这么一来，维伦卡就得告诉她说，这位夫人是刚从慕尼黑来跟她做伴的，从没到过匈牙利，她是一位法国军官的遗霜（莫拉瓦查太太是个不弄清全部细节，绝不罢休的人）。前天，他们收到她的一封来信，说要来格洛柯瓦，希望维伦卡到车站去接她。

“噢，原来是这样，这么说这个……（莫拉瓦查太太本想说这个稻草人，但话到嘴边又很快把它缩回去了）这位夫人既不会说斯洛伐克话，也不会说匈牙利话。可怜的不幸的夫人！现在我对她怎么办呢？在餐桌上让她坐在谁的旁边呢？我该怎样招待她呢？这可要抓瞎了。欸，真幸

运，我们这里有个教员会说德语！这位年轻先生也一定是会说的。”

“夫人，请您放心，回头吃饭的时候我会招呼她，使她高兴起来，”卓利回答说。

费了很大劲，他们才准备好要离开；在穿衣服时，克里斯波伊夫人又在哼哼唧唧，要她们先把卓利赶到走廊去，因为她害羞，不愿意他看她穿衣服。莫拉瓦查太太把所有的大披巾、斗篷一股脑儿搁在手臂上，说：

“回头我们再派佣人来取箱子吧。”

然后，她把夫人搀扶起来，架着往楼下走，克里斯波伊夫人还在不停地呻吟着。

克里斯波伊夫人用夹杂着法语的德国话喃喃地诉苦。莫拉瓦查太太则不停地唠叨；有时是对走在前面的两个年青人说的，有时是对那位可怜巴巴的夫人说的，这位夫人一头乱发，看上去活象一只久病的鹦鹉。

“我亲爱的小姐，请往这边走！我们的家就在那儿。夫人，不远了，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那只狗不会咬人的。柯罗姆①，还不给我滚开！夫人，您将会看到，我准备了一张多好的床给您

①狗的名字。

过夜；被褥、枕头都是非常柔软的。”

毫无疑问，这对克里斯波伊夫人一点作用也没有，因为莫拉瓦查太太讲的话她一句也听不懂。有些妇女之所以爱唠叨，原因是她们觉得这样会好受一些。要是不说话，那她们干什么呢？她们要不说话，蜘蛛会在她们嘴上织起一张银丝网来的。

“您觉得疼，是吗？可是明天您会觉得更疼些。伤筋动骨一般都会有这个过程。这种感觉大概需要两个星期才能过去。另外，”她用意味深长的目光望着走在前面的两个年青人说，“他们会成为非常好的一对。”

离莫拉瓦查家只有几步路了，可爱的走廊，微笑的窗子都在向她们招手；要不是市政厅前面有一个大泥水潭，迫使她们绕一个大弯的话，本来还要近得多的。可是，这个池子无论如何又是缺少不了的；对于巴波斯克全体居民来说，它实在是太需要了，因为这个市镇的鹅群就在池子里游泳，小猪仔也在池子周围打滚，此外，一旦失火，消防队就是从池子里取水灭火的。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市镇的全部青蛙都定居在这个池子里，给居民演奏动人的协奏曲。

总之，这个池子是太有必要了，这里的人就

象对待所有有用的市政厅的各种机构一样，愿意容忍它的存在。有一次，当州里的总工程师布鲁库-尼柏·亚诺什途经这里，提醒人们须要把市政厅前面的这个水潭填平时，竟招来人们一顿嘲笑。

正因为这样，莫拉瓦查太太的客人现在不得不绕着池子朝一家小酒店走去。那些过路人把这家酒店叫做“冰冻绵羊”，以此来形容巴波斯克的气候。现在，“冰冻绵羊”仍然奏着音乐，里面再也容纳不下客人了；一些从屠鲁切勒来赶集的农民站在酒店外面喝巴淋卡，一个从约任来的车夫坐在唯一的一张桌子旁边，大声嚷嚷，一口气喝了三瓶酒。现在他已喝得酩酊大醉，在那里高声地自问自答，同时用喜爱的眼色不住地瞧着他那匹小瘦马；马儿低垂着脑袋，等待着主人。

“我的邻居说，”那个车夫谈开了他的哲学，“我的这匹马不是马。怎么不是马呢？从柯苏特①时代起，它就已经是一匹马了。他又说我的马拉不动车子。当然拉不动啰，因为车上载的货物太重。他还说马太瘦了。怎么能不瘦呢？因为我不喂它燕麦嘛。他问我为什么不喂燕麦呢？

①柯苏特·拉约什（1802——1894），匈牙利民族英雄，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

那是因为我没有燕麦嘛。我的邻居又问，前几天马拉车，为什么车子一动也不动呢？因为车轮子陷到泥坑里去了，当然一动也不动啦。我的邻居是一头大笨驴，对不对呢？”

他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到那几个站着喝酒的赶集的庄稼汉跟前，硬逼着他们回答，他的邻居是不是一头大笨驴？

人们都有意躲开他，于是这个车夫象一头疯狗，不听也不看，单凭自己的嗅觉朝人扑去，正好扑向靠在莫拉瓦查太太胳膊上的克里斯波伊夫人，叫喊道：

“我的马到底是不是马？”

克里斯波伊太太吓得要命，尖叫起来；她闻到朝她走来的那个车夫嘴里喷出来的酒味。

“神圣的上帝！”她半死不活地呻吟着，“我到什么样的国家来了呀！”

平常的时候，莫拉瓦查太太一向是很温柔的，可是在必要时，她也是很强有力的。

“你的马是不是马，这我不知道，”她说，“可是，我看见你是一只喝醉了的猪猡！”

接着，她使劲一推，那个车夫就象一根木头倒在路上，继续他的思考：

“我的邻居说，我的马一只眼睛瞎了。笨

蛋！它用一只眼睛看路，跟用两只眼睛看路是一样的嘛！”

他倏地站了起来，用醉汉所具有的不自量的毅力追赶他们。这时候，克里斯波伊夫人连肩膀上的伤也忘了，抬起腿就跑。由于怕被长裙绊倒，她把长裙撩得高高的，一直撩到膝盖以上。那些从屠鲁切勒来赶集的农民，跟在后面看热闹。看见她那两条细腿，他们都哄堂大笑，说："凭这两条腿，她怎么能那样快就跑到地狱去呢！”

维伦卡走在前面，跟卓利在聊天，没有注意到那个约任的车夫的行为，看见负伤的夫人飞快地往前跑，不由得一惊。

“夫人，夫人，您怎么啦？”她朝夫人叫喊。

克里斯波伊夫人没有回答，只顾朝莫拉瓦查家的大门奔去，可是在那里，她发出一阵使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后，又往回跑，原来三条大绒毛狗把住大门口，冲她狂吠，把她吓坏了。

要不是这时候莫拉瓦查正好站在门口恭候宾客，她就只好晕倒在地上了；莫拉瓦查在她快要倒下而还没有倒下之际，及时用手臂托住她，她也就晕倒在他的胳膊上了。

值得尊敬的市长用手臂托住她，呆滞而犹豫不决地看着她，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晕倒的女人，只是听说过必须给晕过去的人洒一点水；但是，他眼下又无法去拿水。他想，要不要掐一掐她（这样做会使那个晕过去的女人苏醒过来的），不过，要掐总得稍稍有点肉才行，而这位克里斯波伊夫人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他只好以基督徒的忍耐来等待着，直到其他人赶到了，才让他们把这个可怜的神经质的女人抬去弄醒过来。

“噢，”她还不住地叹气说，“我掉进什么样的国家了呀！”

莫拉瓦查家的晚餐

我不想赘述以后发生的事。然而，奇迹就出在跟着牧师一同长大的那件衣服上。一件小小的外套，是他做孩子时穿的，他成年后到格洛柯瓦村当牧师时，还穿着它。

打那以后，再没有这种式样的外套了（裁缝们该感到高兴），只有那些啰啰嗦嗦的小说家们还一再创造类似的奇迹；他们的笔善于把顶多只够做一件背心的料子拼凑成一件完整的长袍。

我可不喜欢这类变戏法，因此，我在这里只想概述莫拉瓦查家的这顿晚餐。这顿晚餐的菜饭做得很出色，味美可口。要说有人对这顿饭感到不满意，那就是克里斯波伊夫人，她刚刚尝过第一道菜——名贵的辣椒红焖羊羔，就感到嘴巴辣

得象被火烧似的，不由得叫了起来：

“哎哟哟，我的嗓子被抓破了！”

第二道菜上来时，她就更吃不下了：油腻腻的乳渣拌面卷；她尝了一口，做了个鬼脸，把叉子放下，说：

“天哪，这只不过是切碎了的湿布条呀！”

客人什么都不吃，这使可怜的莫拉瓦查太太感到悲伤，说：“这叫我太丢脸了。”最后，她让佣人给克里斯波伊夫人送来家里贮藏的蜜饯，克里斯波伊夫人觉得味道还不错，吃了一些。等辘辘饥肠慢慢平息下来，她对周围的事物也开始变得友好起来了。

晚餐是合乎礼节的；在餐桌上，莫拉瓦查把本地路德教派的牧师拉发尼蒂斯·沙姆勒先生和教师克林柏·蒂奥菲勒介绍给她；他们一个坐在她的左边，另一个坐在她的右边，不停地同她交谈。在他们收到的请帖上是这样写的：“请您务必准时光临。因为有一位德国妇女出席晚餐，须要您的照应。”他们从前曾经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才干夸下海口，因此现在都力图在议员们面前露一手，表示自己非常精通德国细微的社交礼节。

克里斯波伊夫人对两位邻座表示满意，特别是当她得知拉发尼蒂斯·沙姆勒牧师还是个可以

结婚的男子时，更是喜形于色。怎么回事？在这里，牧师一般都能结婚吗？（她确乎又觉得应该到这个美好的国度来！）

那位教师相貌出众，不过已经结了婚，而且年纪也较大了。他那张有文化素养的脸上闪现出光辉，长长的乌黑美须飘洒在胸前。他还微微流露出自己是很有聪明才智的人；不过表现得很含蓄，象是从粗糙的树皮上只渗出少许的树脂。

遗憾的是，对于他那充满智慧的诙谐，克里斯波伊夫人只能微微一笑，而不敢大声地笑出声来，因为她刚才尝到的辣味，或者也许是更早的可怕的记忆，还在抓挠她的嗓子。她那张腊黄的脸不止一次地憋得通红；看样子她是在竭力控制自己不咳出声来，因为她觉得，咳嗽除了是老年人的先兆外，在这种场合还是很不礼貌的。

“呵，没关系，”莫拉瓦查太太鼓励她说，“亲爱的，勇敢些，咳出声来吧！咳，咳！咳嗽和贫穷是没法子隐瞒的。”

克里斯波伊夫人愈来愈感到舒坦了，因为牧师曾经在慕尼黑上过学，所以具备了优越的条件，能讲出一些关于那里的生活方面的细小轶闻，使用的又是当地的方言，这使夫人高兴得象掉进了糖罐。

尊敬的拉发尼蒂斯·沙姆勒先生绝对不是那种呆板的、令人觉得乏味的牧师。克林柏·蒂奥菲勒费尽心机，编了一个有名的斯洛伐克成语，用倒过来的方法念着牧师的名字："斯蒂·尼·发拉·拉发尼蒂斯"（拉发尼蒂斯坐在教堂里）。可是正好相反，他没能老是呆在教堂里，到象个"行脚僧"，到处乱窜，进行冒险。总之，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前一个教区（大概是诺格拉蒂州的某个地方）就曾经因为桃色案件被追离开。莫拉瓦查太太知道这件事的全部经过，也认识那个跟他有关系的女人；她是布哈·马加什太太。这个女人要多蠢有多蠢，她竟然亲口向自己的丈夫、那个教区的主要委员泄露自己跟牧师的冒险经历。其实，她长得并不美，这从莫拉瓦查太太的话里可以听得出来：

"拉发尼蒂斯跟她有瓜葛，简直是疯了。不应当向一个丑女人求吻，也不要向一个穷人借债，因为她们会借此炫耀自己的。"

莫拉瓦查太太就是这样声明的，当然，她还加了一句："不过要是有人要我作证，我一概拒绝。"既然莫拉瓦查太太发表了如此声明，我对这件事情也就不敢肯定，因为我也无法加以证实。

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眼下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克里斯波伊夫人乐意跟她的邻座攀谈。那两位很有教养的男人激起她对我们的国家产生美好的印象。真正幸运的是，她不懂斯洛伐克话，也就听不懂被邀请来的巴波斯克其他贵宾的交谈。当然，他们都是聪明人，有他们的谈话方式。美丽的维伦卡每当听到这些笑话时，就嫣然一笑，因为她从来都没有听到过这类笑话。但是，本地人对于这些饭桌旁的笑话早已倒背如流了。例如巴波斯克富有的屠户库库斯柯·巴勒习惯在上烤肉时站起来，象猪一样嗷嗷叫，为自己的健康干杯："上帝保佑我妻子的丈夫长寿！"那位爱穿奇装异服的公证人助理把听了第一百次的谜语又第一百零一次地转让给维伦卡。他扯下套在负伤小指头（大概是打猎时受的伤）上的特制手套，问道："小姐，这是什么样的城市呀？"魔鬼才知道，原来他是指小城镇奇斯乌伊沙拉什而言的。也许公证人助理的小拇哥儿压根就没有负过伤，即使有，也可以想像得到，压根没有疼过，他之所以戴这么个奇特手套，完全是为了能把谜语转让给维伦卡。

描写这顿晚餐实在是亵渎神明。因为在晚餐桌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他们吃

呀，喝呀，然后回家了事。也许他们交谈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吧？全然没有。上千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倒成了他们的话题。要是把它们写出来，付印成书，就得恳求上帝的饶恕了。可是，这次晚餐上出现的鸡毛蒜皮的琐事，又够巴波斯克人谈论一阵子；例如，说什么莫拉瓦查先生斟红葡萄酒时，把酒杯弄翻了，酒流到桌布上，大伙赶忙往酒上撒了点盐，柯诺柏柯议员便叫喊道：

“喂，亲家太太！很快就会有一个命名式啰！”

莫拉瓦查太太臊得满脸通红。维伦卡正好相反，露出天真无邪的神色，问道：

“怎么会知道有一个命名式呢？”

（这个姑娘要不是一只大笨鹅，就是一个天才的喜剧演员。）

怎么回答她的问题呢？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穿着短裙的时候，一定会有过圣母玛利亚才会有的那样贞洁的神色。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幸好森林监护官的妻子斯里敏斯基·维拉丁太太在场，这位机智的女人向维伦卡解释说：

“小姐，是这样的：鹤鸟送孩子来时是看不见的，打翻酒杯就是预兆。”

维伦卡想了一会儿，摇摇她的小脑袋，表示

不相信，似乎小脑袋的四周有一轮纯洁的灵光：

“可是我亲眼看见是尊敬的先生的胳臂肘把酒杯碰倒的呀！”

这么一来，斯里敏斯基太太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于是，她就按照平日的习惯，整个晚上把注意力全放在关怀、甚至是爱抚自己丈夫的身上去了。她对森林监护官说：

“维拉丁！把鹅腿上那点肥肉切下来。”

维拉丁懊恼地皱了皱眉头，他那突出的喉结在瘦小的脖子上轱辘轱辘地在上下滑动，这是他生气的象征。他回答说：

“我就是最喜欢这一块肉呀。”

“别那样，维拉丁。我不许你吃。健康第一嘛！”

维拉丁很听话地把那块肥肉切去。

“你干吗把衣服扣子解开呢？你不觉得有点凉吗？维拉丁，快把扣子扣上！”

森林监护官顺从地扣上扣子，又以一种出色地完成义务的心情转向摆在自己面前的碟子。

“不能再吃了，维拉丁！一口也不要再吃了。够了。不然，你晚上又会梦见跟公牛打架啦。”

维拉丁乖乖地放下叉子，端起一杯水正要

喝。

“先把杯子给我，”他的妻子惊愕地叫了起来，“让我先尝一尝，水是不是太凉啦？”

维拉丁把水杯递给她。

“你可以喝几口，水是温的。可是不要喝太多，喝水太多会伤肠胃。欸，维拉丁，怎么啦？你怎么猛喝起来呢？够了，够了，看在上帝的份上！”

可怜的维拉丁，他真是一位夫妻恩爱的殉道者。十六年来，他一直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切下生活，虽然结婚时他身强力壮，婚后也没有生过病，但每一个钟头都在等待着不幸的来临，因为在无休止的严厉的监护下，这个不幸的波兰人终于相信，一股气流或者一口不合适的食物，都有可能使他完蛋。他总觉得，大自然化成千奇百怪的形态，四面埋伏，伺机谋杀他。

“当心，维拉丁！那只狗要咬你的腿啦！”

一只毛绒绒的狗在桌子底下啃着一块扔掉的骨头，不远处一只馋猫死死地盯着它，仿佛说：“把剩下的分点给我呵！”

瞧，所谓的可爱的混乱又开始了。大家都在说话，又都是各说各的。议员们又回到他们的公务问题，也就是由于那个上吊的人的事件所引起的冲突上去。莫拉瓦查太太抱怨客人什么也没有

吃，露出一副诚恳而纯朴的愁容。酒劲使克林柏·蒂奥菲勒的话多了起来，正当牧师跟克里斯波伊夫人谈得起劲的时候，他大声嚷嚷，以便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

“议员先生们，我提出一个历史性的证据。”

“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关于狗的自杀问题。”

噢，这确是一个新奇的事件，立刻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连牧师也不得不停止他跟克里斯波伊夫人的谈话。听呀！听一听狗的自杀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邻近地区一直流传着一桩耸人听闻的奇闻，说是每天早上人们都可以在克林柏教师的养蜂房旁找到一只死狗，是用武器自杀的，枪弹不是往自己脑袋打，而是从脊梁骨穿过去。

“凶手是我！”克林柏说。“我常常把填满火药的枪管放到掏空了蜂蜜的蜂巢的里层，枪口露在外面，然后把一根绳子小心地拴在枪的扳机上，再把绳子沿着枪管拉出来，绕在枪管上，绳子的末端拴了一块肉。狗来了，嗅到肉味，它自然把头伸进去用牙齿去拽那块肉，这时，绳子拉动扳机，砰的一声，狗就被打死了。”

这种杀狗的精彩故事博得了热烈的喝采声。在一阵高声欢笑之后，莫拉瓦查作为第一个理解其含义的人，从中总结出最重要的教训，说：

“自杀的原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可是，最可怕的莫过于因口渴而造成的自杀了。先生们，喝呀！”

在一阵高兴的相互碰杯的叮啮声中，夹杂着一个声音：

“唏，维拉丁，维拉丁！”

这是斯里敏斯基太太的声音，她不愿意看见维拉丁也伸手去拿酒杯。而公证人助理莫克利讨厌她不顾大家正在谈论一个紧张故事的时候，总是以提醒她丈夫的没完没了的方式来打岔。

“那种劲儿挺大的雪茄对你有害，维拉丁！马上给我放下！吸几口就够了……亲爱的莫克利先生，您上贝斯特勒策巴纳去干什么呢？”

“我有许多小事要办，最主要的是去取回我这身在‘山羊’裁缝铺定做的衣服。”

他以满意和景慕的神情把自己身上那套深蓝色的衣服又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谁知道，今天晚上他已经看了多少遍呢。

“挺漂亮的衣服，花了多少钱？”

“我是请克里纳勒裁缝师傅量着身子尺寸做

的，这样穿着很合身……”

“花了多少钱？”

“这是加茨呢，很结实，水也透不过，要在白天看才看出它的妙处。”

“知道了，知道了，我是问这套衣服花多少钱？”这位小个子波兰女人一个劲地追问。

“我看到了整捆的料子，上头的黄织边还在呢。裁剪衣服时，我是在场的。在阳光底下看就能看到它独特的色彩变幻。”

“行了，行了，我问的是价钱。”

然而，在莫克利谈论他那套衣服时，别人是很困难使他从他自己的轨道上滑出来的。

“在克里纳勒师傅的裁缝铺里有一位裁缝师傅，叫库比克，从前曾经在维也纳宫庭当过裁缝，正是这个库比克告诉我说：‘莫克利先生，不要心痛您的钱，这块料子很结实，连皮革也不如它耐穿。’森林监护官太太，您摸摸看。”

“呵，象绸缎一样软……维拉丁，我亲爱的，你最好跟我对换一下座位。开门时，那里容易进风。你干吗做出不高兴的样子？该不是要跟我吵架吧？一、二、三，坐过来，维拉丁！”

那个爱情的殉道者跟妻子对换了座位。这样，斯里敏斯基太太就坐到年轻的维柏拉律师的

旁边了；而他却完全被维伦卡迷住了。那位少女正在热切而又滔滔不绝地同卓利攀谈。这位被人们断定总有一天会成为贝斯特勒策巴纳的议员，颇有名气而又聪明的律师象是听主教布道似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维伦卡说话，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她，只有在她看他一眼时，他才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一会儿。

他们在轻声细语地交谈，也许会有人以为他们在谈论什么重要事情，其实他们谈的都是些琐碎小事。诸如维伦卡平日做些什么呀？她念书、散步；从这里又转到另一个话题：读些什么书呀？在什么地方散步呀？维伦卡说了书的名字。这些书卓利全读过了，于是就跟她一起谈论书中的主人公，如同谈论他们共同的熟人一样：如浑号叫老鹰的艾勒马啦、贝仑特·伊万啦、安克勒施密特·艾勒耶卡啦、贝勒蒂·阿兰卡啦，还有，贝勒蒂·巴勒①是头地地道道的蠢驴啦，因为他不肯接受侯爵的封号啦，等等。

“他做得对，要是他接受了，就不会有这部美好的小说了，”维伦卡说。

随后，年轻律师向她打听格洛柯瓦的情形，

①以上人物均为当时著名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1825——1904）小说中的主人公。——德文版注。

问她那个地方是不是很乏味？

维伦卡惊讶地睁大着湛蓝的眼睛：

“格洛柯瓦怎么会是乏味的呢？”（就象一个没有知识的人才会问：巴黎乏味吗？）

“那里有没有森林？”

“那里的森林才美呢。”

“您常到森林里去吗？”

“当然啰。”

“您不害怕吗？”

“怕什么呀？”

“森林里的居民呀！”

“正好相反，是森林里的居民怕我。”

“怎么？也有怕您的吗？”

“因为我会捉它们。”

“是强盗吗？”

“您扯到哪儿去了！您要再这么说，我就要打您的手掌啦。”

“喏，打吧，我的手就在这儿。”

“要是您再那样说，我可真的要打了。我在森林里捉蝴蝶。”

“那里有美丽的蝴蝶吗？我在学生时代也收集蝴蝶标本来着。现在我还有好些标本呢。”

这时候，维伦卡情不自禁地称赞起自己的标

本来了：

“您要是看到我的标本就好了。我有各种各样的：黑衣教士、海军上将、孔雀眼、阿波罗①，真可惜，我的阿波罗一个翅膀折断了。”

“欸，您有希比②吗？”

“有，就象我的手掌那么大。”

“您的手掌有多大呢？给我看看！”

维伦卡把手掌平放在桌面上。手掌不大，但洁白、细嫩，象玫瑰花的花瓣。

“在利立浦特③人的国度里，有一呎长的呢！”年轻律师诙谐地说，顺手拿起一根火柴，淘气地开始量起她的手掌的长度。

在量的时候，他的手指不小心碰着她的手，姑娘的手臂颤抖了一下，很快把手抽回去，脸上立刻泛红了。

“天气太热了，”她压低声音说，把手贴在火辣辣的脸蛋上，仿佛是因为天气热的缘故，才把手缩回去的。

“是的，这间房子是太热了，”斯里敏斯基

---

①、②均为蝴蝶名。阿波罗为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希比为青春女神，此处都借用作蝴蝶名称。

③英国著名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小说《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

太太接过话茬说，“把衣领扣子解开，维拉丁！”

维拉丁腮帮子鼓鼓地吐了一口气，把衣服领子的扣子解开来了。维伦卡又把话题转回到蝴蝶上。

“捉蝴蝶对我说来是一次真正的运动，象男人打猎一样。”

“我也很喜欢蝴蝶，”卓利证实说，“因为它们一生只相爱一次。”

“我可是因为别的原因才喜欢它们的……”

“也许是因为它们都长着胡须吧……”

维伦卡愠怒地扭过头去：

“维柏拉先生，您开始令人讨厌了。”

“谢谢您的供词。”

“什么供词？”

“您说我开始令人讨厌了。可见，在这之前，我还没有令人讨厌。”

“瞧，这就是问题所在。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人，是律师的一种手腕。跟您说话太危险了。我不再跟您说一个字了。”

卓利合着手恳求：

“我不再这样了，再也不这样了。您还是谈谈吧！”

“您真的对蝴蝶感兴趣吗？”

“我以我的诚实起誓：在此时此刻，狮子和老虎都比不上蝴蝶更叫人感兴趣。”

“您知道吗，蝴蝶是那样的美，象穿着艳丽衣裳的女人。它们身上的颜色配合得多么雅致呀！我就喜欢看它们的翅膀，象由许多图案组成的布料。就拿希比来说吧，它那黑红两色的下翅跟它黄蓝两色的上翅不是配合得很协调吗？孔雀眼斑驳灿烂的色彩，同配上蓝色斑点和黄色衣边的黑衣教士的棕色盛装所具有庄严而阴郁的气氛一样，都非常和谐。您可以相信，巴黎著名的服装设计师瓦勒特也会到那座森林里去，从蝴蝶身上学习服装配色的艺术呢。”

“声音小一些，维拉丁！”就在这一瞬间，斯里敏斯基太太叫喊起来。“你有几个肺呀？本地信件贴两个克罗耳查面值的邮票就行了。”

斯里敏斯基·维拉丁正同弗伊柯议员就人要是缺少感激的情感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一现实问题展开辩论，他激昂慷慨，以至他那位亲爱的太太不得不向她的维拉丁指出，他不应该无谓地多余消耗肺部的力量。

“他们俩挨着坐，还那样大声嚷嚷，”她不断地摇头，抱怨说，“就象要把十五个克罗耳查面值的邮票全贴在寄往本地的信件上才甘心似的。

噢，我的上帝，人类什么时候才会变得理智一些呢？”

这时候，柯诺柏柯议员站起来举杯为主人、巴波斯克的“革新者”的健康干杯，他的嗓子同莫拉瓦查完全一样，又细又尖，如果这时有人闭着眼睛的话，还会误认为是莫拉瓦查在表功呢！大家一下子喧腾起来。市长也从座位上蹦起来，举杯回敬柯诺柏柯，学柯诺柏柯平常发表演说时使用的动作，愁眉苦脸的怪相，以及睥睨四顾的派头，维妙维肖，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国王们也爱玩这种把戏，他们从宫庭里出来时，相互交换着衣服穿，可是就没有人敢嘲笑他们。

现在，大家又互相敬酒。

“你已经把狗放出来了，”弗伊柯对柯诺柏柯耳语。

莫克利举杯敬祝女主人身体健康，莫拉瓦查又站起来，以妻子和自己的名义向宾客祝酒，感谢他们的光临。他又说，在被邀请的客人中间，只有梅茨太太没能出席，因为一到晚上，她腿上的风湿病就要发作，这是不足为怪的，今天是赶集的日子，铺子里的事够她受的，可怜的老太太！他提议大家举杯为那个犹太老妈妈的健康干杯。

这一阵高声喧哗过后，斯里敏斯基·维拉丁喊了起来：

“现在该轮到我啦！”

“维拉丁，别说！”他的太太提醒他说，“别说！大声说话对你的肺有害。”

可是，现在维拉丁再也不能忍受了。所有怕老婆的男人忍受得了妻子对他的吩咐：系扣子！解扣子！别吃！别喝！但是叫他把说到嘴边的祝酒词憋回去是不可能的。这种顺从在匈牙利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过记载呢。

“先生们，我举杯为在座的最美丽的花朵，我们的主耶稣的牧师的妹妹，纯洁的羊羔干杯！为了她，上帝显示了奇迹，吩咐他的徒弟说：‘彼得，快点下去，别让那个小家伙给淋湿了。’祝贝里依·维伦卡小姐长命百岁！”

维伦卡的脸孔羞得象玫瑰花那样绯红；尤其是当客人们一个个都站起来，走过去亲吻她的手时，更是不知如何是好。有几个人甚至跪着吻她的手，虔诚的莫拉瓦查太太还跪着深深地把头低下，用嘴唇吻了吻她那拖地的长裙子的下摆。

卓利最初听到森林监护官的演说，以为他神经有点毛病，现在，看见所有客人都象他那样如醉如狂地给维伦卡祝酒，不免产生一种特别不舒

服的感觉。

“您亲爱的丈夫讲的奇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扭过头问斯里敏斯基太太。

她惊讶地把手一拍：

“怎么回事？难道您没听说吗？这是不可能的呀。那件事已经用斯洛伐克文写成诗歌，而且还印成书了。”

“什么印成书了？”

“就是那把伞的故事呗！……维拉丁，你太热了吧，你的脸孔象只煮熟的螃蟹，瞧你还在不住地冒汗呢！要不要把我的扇子递给你？”

“什么样的伞？”律师不耐烦地催促着。

“真有意思，您竟然没有听说过这桩事。哦，事情是这样的：当您那位美丽的邻座还是一个小小孩的时候，人们让她坐在一只篮子里，放在牧师家的房檐下。她的哥哥，也就是格洛柯瓦村的牧师正在教堂里作祈祷。这时候，突然来了一场暴雨，暴雨倾盆而下，要不是出现了奇迹，这个娇嫩的孩子一定会因淋雨得肺炎或者别的什么病死去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知打哪儿来了一位白发老头，仿佛是上帝从天上派他下来的，撑开一把伞罩在小小孩的头上。”

“那是我的伞，”律师不知不觉地喊出声

来。

“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血液在他的血管里沸腾，心脏突突地跳动，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因为过于使劲，一不小心把面前的酒杯打翻了。

“命名式！又是一个命名式！”大家又高兴地喧闹着。

酒从被弄倒了的酒杯那儿，开始慢慢地向斯里敏斯基太太那边缓缓流去。

“森林监护官太太，恭喜，恭喜！”尊敬的拉发尼蒂斯先生戏谑地对她说。

斯里敏斯基太太垂下眼皮。

“不是的，”她很难为情，讷讷地说，“维拉丁，对不对？”

但是，律师是不会把自己朝思暮想的事件让她用一连串无聊荒唐的话题转移开去的。他把椅子拉得更靠近她一些。

“那末后来呢？”他非常激动，急切地低声问道。

“那位白发老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好象是大地把他吞噬了。当时见过他一眼的人都说，他有一大把胡子，跟天上的圣彼得一模一样。”

“他就是犹太人梅茨。”

“您说什么来着？”

卓利咬着嘴唇，由于把自己心里想的大声说了出来，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没什么，没什么，请您继续往下说吧。”

“好吧，后来，圣彼得不见了，那把伞却留了下来。”

“那把伞还在吗？”他迫不及待地问。

“当然在啰。人们把它当作宝贝，放在格洛柯瓦村的教堂里保护起来。”

“感谢上帝！”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象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掏出手帕拭去他那好看的脑门上的汗珠。伞还在！——他喃喃自语，凝视着天空。他本以为听到这个消息，他会昏过去，从椅子上掉下来呢。他全知道了；不过，这一巨大的幸福也可能一下子把他辗成齑粉。他感到脖子发梗，心在噗通噗通地跳着，令人恍惚的声音在耳边嗡嗡响。

“现在，那把伞归谁了？属于教堂了吗？”他机械地问。

“它也许归您呢，”她有点挖苦地说，“‘维伦卡将带着那把伞出嫁。’有一次，格洛柯瓦村的牧师曾经亲自对我这样说。那把伞归他妹妹所

有，要是她出阁时不把它赠送给教堂的话。”

“不，不，”律师摇摇头，仓皇失措地环顾四周，脑子仿佛迷迷糊糊。“我不允许……哦，我说了些什么呢？哦，哦，我们刚才说什么来着？我热得要命，我快透不过气来了。莫拉瓦查先生，能不能稍稍把窗子打开一会儿呢？”

“当然可以喽。”

莫拉瓦查跑去打开窗子。

“维拉丁，把上衣扣子扣上！”

春夜的凉风柔和地从窗户徐徐吹进房间；一股捣乱的气流把两支蜡烛全给吹灭了。

“可以自由接吻啰！”克林柏在黑暗中大声嚷嚷。

花园里那棵丁香树的一根树杈伸向窗户，枝头上开满小小的丁香花，沁人的、令人沉迷于爱情的浓郁香味，代替了迷漫在房间里的烟雾。

克里斯波伊夫人尖声叫喊，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黑暗吓住了。诡计多端的克林柏利用这个无害的事件，作了一个险恶的声明：

“我以我的诚实起誓，那不是我呀！”

在这神秘的黑暗中，到处发出阵阵笑声。在黑暗里，压低了的笑声最富于神秘感。斯里敏斯基太太为了显示自己超脱于这种粗鲁的玩笑，在

点亮蜡烛之前，坦然地接着叙述那把伞的故事，以此证明她的嘴巴是用来说话的，而不在于别的什么事。

“维柏拉先生，请您相信，那是一个美好的传奇。我不是一个轻易听信别人的女人，何况我们都是路德教教徒（尽管我们对此该保持沉默），不过，我还是要说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奇。那把伞真神。把伞撑开，罩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有个死人碰了它一下，就立刻复活。您甭摇头，那是真的。我认识那个人，他现在还活着。总之，同那把伞有关的一切全都是不可理解的。特别奇怪的是，它竟然给格洛柯瓦村的牧师带来好运气和一笔巨大的财富。”

一种恐怖的怀疑紧紧地攫住了卓利。蜡烛重新点燃了，在摇曳的烛光下，可以看出他的脸孔象死人一样惨白。

“那位牧师有钱吗？”他轻轻地问，眼睛射出幽灵般的闪光。

“非常有钱，”斯里敏斯基太太回答。

他又向她挪近一点，突然痉挛地紧紧抓住她的手。斯里敏斯基太太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早一点这样做，她可能了解他的意图，然而现在蜡烛已经亮了呀！）。

“他在那把伞里找到了什么东西，对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追问。

斯里敏斯基太太装腔作势地耸耸双肩；透过镶着花边的衣服，隐约地可以看见她那洁白光滑的肩膀。

“哎呀，在一把伞里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呢？那既不是一口锅，又不是一只铁箱子。不过，十四年来，人们从老远的地方跑来，要求在那把伞下面举行婚礼，为此给了不少钱。再说，在柏耶拉一瓦多河沿岸，从斯特纳一直到克里亚，所有有钱人家里的垂危病人，都要求格洛柯瓦村的牧师去到他们的床边，听他们的忏悔，还要求死后在伞下安葬。”

那时候，莫拉瓦查太太正让维伦卡看那张用质地很好的亚麻布刺绣的桌布，直到现在，她才注意到邻座的谈话。

“您们是在议论我们的那把伞吗？”她从容而又和蔼地问道，还来回地摇晃着椅子。

卓利和斯里敏斯基太太都吃了一惊。

“是的，小姐，”森林监护官太太感到有点狼狈。

卓利只是嘲讽似地笑笑。

“哼，”维伦卡问，“我看得出来，您不相

信，是不是？”

“是不相信。”

“噢！”姑娘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他。“为什么不相信呢？”

“因为我不相信任何瞎说八道，还因为……”

他本想将那把伞的来历全部说出来，可是当他看到姑娘因感情上受到伤害而有点惊慌失措的样子，就把溜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维伦卡象只被拔去羽毛的鸟蜷缩在那里，她轻轻地把头转开去，默不作声地盯着自己面前的盘子，盘子里盛着去皮带绿边的克莱诺切勒出产的干酪。

卓利也沉默了，但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本能，他恨不得立刻跳起来叫喊：“我发财了，我要成为一个老爷了，我的财富都藏在这把伞的伞柄里。”很奇怪，一个人要是交上好运，他的第一个愿望（即使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他总还是有愿望的）就是当众公布这种幸运，甚至派人敲锣打鼓去作宣传，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听到。

但是，如果说这是第一个感觉的话，那么第二个感觉就是怀疑。紧跟在最大幸运后头的是一道阴影在徘徊，就是令人不愉快的“万一”。卓利也觉察到这一点。

“小姐，那把伞是什么样子的呢？”

维伦卡噘着嘴，仿佛认为不值得跟问话人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那把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样子，”她把声音故意拖得很长，“伞面是褪了色的红布，补丁摞补丁，看上去总有上千年了。”

“伞沿镶有一道小小的绿花边。”

“您看见过吗？”

“不，我只不过问问。”

“是的，是有一道小小的绿花镶边。”

“我可以看一看吗？”

“当然可以。您真的想看看吗？”

“我就是为这才去格洛柯瓦村的呀。”

“就是为这？我真不明白，难道说您对它的来历还有怀疑吗？”

“正是。要是我相信，我就不去了。”

“您真坏。异教徒。”

她边说边把椅子拉开，稍稍离卓利远一点。卓利也明显地觉察到了，心情变得很阴郁。

“是不是我伤了您的心？”他非常后悔，柔情地问道。

“没有，我被您吓坏了。”她那美丽的椭圆形脸蛋露出失望的神情。

“我宁愿全都相信，只是求您不要害怕我。”

维伦卡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要是不相信，简直是罪过，”斯里敏斯基太太插嘴说。“这不是迷信，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随时随地都能证实。谁要是不相信，那他就什么也甭信。要是耶稣的奇迹是真的，那么这桩事情也是真的，要不然……”

但是，她没能把话讲完，因为克里斯波伊夫人离开桌子，宣称她累了，要去休息。这么一来，大家都站了起来，莫拉瓦查太太领着她和维伦卡朝通往院子的两个小房间走去。

在门边，卓利轻手轻脚地走到维伦卡身旁。姑娘只冲他点了点头，表示祝他晚安。

“明天一清早我们就上路，好吗？”他问道。

她装做是个听话的孩子，调皮地鞠了一躬，又突然侧着脑袋，她那洁白如雪的脖子，仿佛要折断似的。

“听从您的吩咐，托马什① 先生，”她说。

卓利明白“托马什”这个称呼的含意，也开玩笑地回敬她一句：

“这就要看圣徒们睡到什么时候了。”

①耶稣的十二位门徒之一，但他对耶稣是否复活表示过怀疑。

维伦卡从前厅转过身来，装做生气的样子，这反而使她显得更娇憨；她举起紧握着的小拳头，威胁式地命令卓利：

“好，您等着罢！”

卓利望着她愣神。她是多么美丽呀！她威胁的拳头同她的容貌是多么相称呀！如果可能的话，有朝一日，圣徒们也会摹仿她的。

不一会儿，斯里敏斯基夫妇起身告辞（因为没有月色，莫拉瓦查先生叫人掌灯送他们回去）。斯里敏斯基太太把维拉丁裹在一件春秋衣里，又给他披上一件斗篷，脖子上围了一条大羊毛围巾，还命令他说，在外面只能用鼻子呼吸，然后转过身，对卓利说：

“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传奇，甚至使我深受感动。”

“嗐，可怜的传奇！”卓利回答说，“要是剥去它那漂亮的外衣，那么它的金黄色光辉、清淡的飘香和充满神奇的隐秘便会统统烟消云散，只剩下赤裸裸的现实，顶多是一桩无害的事件。”

“可不能这么做，”斯里敏斯基太太说，“把你的衣领竖起来，维拉丁！”

律师沉思着。

“也许她说得对，”他在自言自语，木然地

站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也许出于困倦，也许感到寂寞，卓利请莫拉瓦查太太指给他休息的地方。

“唔，吸铁石走了，”公证人助理喃喃地说。

门刚在卓利身后关上，屠户库库斯柯就高兴地喊叫：“魔鬼终于把他们带走了！”他脱掉上衣，用粗鲁的方式卷起衬衣宽大的衣袖（在他的左前臂上可以看到黥着一只牛头），狡猾地瞟了莫拉瓦查一眼。

市长先生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是的，是的，”他满脸红光，附和着说，“在还没有试一试我们是否得到女性的青睐之前，是不能投降的。”

说完，他从柜子里拉出一个抽屉，取出一副纸牌。

这副纸牌缺少一张“黑桃杰克”，但这并不妨碍巴波斯克上等人士的牌兴。不久前，他们就拿这副牌玩柏莱弗勒斯①。分牌时，最后一个少拿一张，在玩的时候，要想象他有这张牌，叫做“精神牌”；如果叫黑桃时，那最后一个拿牌的

①一种四人玩的有王牌的纸牌游戏。

人，就要象征性地把牌打出去，说：

"我出这张'精神牌'。"

有时候，大家会被那个人憋住，尤其是黑桃是王牌的时候。

但是，这次鉴于缺少一张牌，他们决定玩输赢小而激烈的弗勒布①，一直玩到深夜。议员、屠户和牧师一块儿玩牌。公证人助理替他们端饮料。没有钱的克林柏（无论什么地方，教师都是最穷的）只好观战，一会在这儿，一会又跑到那儿去。大家都不乐意他看自己的牌，说他是倒霉鬼，这个头衔使他很恼火，却又不认为有损他的尊严。可怜的克林柏就这样围着玩牌的人转圈子，最后终于把头伸到屠户和牧师中间的桌面上，困倦地睡着了。他那一大把胡子正好当枕头。但与此同时，这一大把胡子也给他招来一场不愉快的惊吓。因为一贯喜欢恶作剧的库库斯柯·巴勒想跟他开玩笑，建议用火漆把克林柏的胡子粘在桌上。"等他醒过来，桌子不许他走开，那才好看呢。"

他们都为屠户的好主意忙碌起来了。莫克利拿着蜡烛，库库斯柯在克林柏的胡须上滴了三处

①类似扑克的一种赌博。——德译本注。

火漆，莫拉瓦查还脱下手上的印戒，在上面打了个印记。这是一个大玩笑呵！

与此同时，市长的家里还出现了几起虽说不大，但也颇为可笑的插曲。被莫拉瓦查太太安置在自己卧室里的克里斯波伊夫人，不敢躺进鸭绒被子里睡觉，害怕陷进去闷气。她无论如何要求给她一床棉被。可是莫拉瓦查太太没有棉被，她却以她那种富有创造性的精神把自己丈夫的长毛皮大衣拿来，给克里斯波伊夫人盖上，这使夫人吓得偏头痛病又犯了，不得不整夜用萝卜片贴在她的太阳穴上。

维伦卡遇到的是另一种不愉快的事情。在她一个人留在莫拉瓦查家最好的房间里时，她从里面把门闩上，为了不让任何人有可能从锁孔往里窥视，她又把一件小披风挂在门把上，还将对着院子的小窗户的窗帘放下，然后动手卸装；她先解开胸衣，胸衣上的钩子一个接着一个松开了，然后解开鲸架。这样，她的胸脯和腰身就恢复到原来的真正形状——比人们想象的要美丽上百倍。系在臀围四周长及脚踝的长裙上端的最后一个扣子解开时，打褶的裙子从雪白的衬裙上滑下来，掉在地上，仿佛是嫉妒的绿色花被，从玫瑰蓓蕾上脱落下来似的。

现在该轮到脱亚麻布衬裙了（因为白色小衬裙不是系着的，而是用钩子吊在衬衣上），这时，她惊慌地发现，有两只红色的小眼睛盯着她看。

一只小花猫从床底下钻出来，睁大着眼睛，好奇而又很有兴味地望着她，仿佛是一个被施了咒语而变成猫的王子。

维伦卡吓得赶紧一边用手捂住敞开的胸衣，伏身去拣刚脱掉的长裙，用另一只手穿上长裙，一边以银铃般的声音，带着命令的口吻训斥道：

“走，咪咪，走开！你这坏咪咪，别看我，滚开！”

姑娘感到在猫的面前脱衣服很难为情。她穿上衣服以后，打算把猫赶出去。但是，小猫躲到椅子后面，然后又跳到柜子上去，不论怎样驱赶，也无法把它从房间里撵走。

莫拉瓦查太太注意到响声，从隔壁房间大声问道：

“小姐，怎么回事呀？”

“莫拉瓦查婶婶，我赶不走这只小猫。”

“我亲爱的，让它呆在房里吧，没事的，它是一只善良、纯洁的动物。”

“可是它总盯着我，”维伦卡焦虑地回答。

现在，她吹灭了蜡烛，想在黑暗中脱衣服，

但是，那只该死的小猫又跑到房子中央，在黑暗中眼睛闪烁得更明亮。

“好，你等着，好奇的东西，看我一会儿就收拾你。”

她用几把椅子筑成一座堡垒，自己象躲在堡垒之中，谁也看不见她。然后，她坐在床沿，交叠着两条腿，先解开靴子的系带，只听见咕咚一声，一只靴子掉在地上；再咕咚一声，另一只靴子又掉在地上。

但椅子堡垒并没能制服小猫：它一躬腰，噌、噌、噌，就跳到脸盆架上，再噌、噌、噌，一跳就跳到维伦卡的床上，蹲在枕头上。活该它倒霉，维伦卡并不是那么无能，她很敏捷地把它抓住。“我终于逮住你了，我的小猫。我来教训教训你，姑娘脱衣服的时候，是不许看的。懂了吗，小咪咪？”

她找到一条厚厚的羊毛围巾，将小猫的脑袋连眼睛一起严严实实地包了两层，说：

“好，现在让你看个够！”

然后，她又悠然自得地重新卸装。

黑夜出的主意

就在妇女们忙于这类滑稽小事，克林柏先生枕着被火漆固定在桌面的胡须进入梦乡的时候（再没有象这个瞌睡虫睡得那样香的人了），卓利还没有睡，而是陷入沉思之中。他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怎么也无法入睡。他脱衣服（请不要害怕）的情景没有什么值得详细描写的，因为按照一个有教养的人的看法，这是一个不雅观的过程。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因为不雅观，所以不能把它写在纸上呗。妇女卸装的情景，如果描写得好，是很富有诗意的。读者能从字里行间闻到女性体态散发出来的诱人的清香。可是，一个男人脱衣服的情景，呸！我连提都不敢提它。对于裙子可以写一首颂诗，或一首狂热的诗歌，而提到裤子，那是“难以张嘴”的东西。这又是为什么呢？只有天晓得。怎样证明这一点呢？也许从美学观点出发，男人的体态不如妇女优美吧？也许想出体态优美与否的标准的人就是一头大笨驴。

但是，糟糕的是，我们的主人公无法入眠。不是因为莫拉瓦查太太的饭菜使他的胃填得太满，感到难受，不能入眠，而是他的心、他的脑子装满了白天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各样不成形的混乱的印象。在几个钟头里，他仿佛度过了许多年似的。神圣的上帝啊，从在梅茨太太的铺子里寻找那把伞算起，他经历了一个多么漫长的时期！现在，伞终于出现了。而这个发现是多么的意外呀，上帝把它委托给一位天使。

他的思想又从那把伞滑到那位“天使”身上去：必须承认，她是一位漂亮的小姐。她一点也不使人感到不愉快，而跟她年纪相仿的少女们，总是那么刻板、那么拘束、那么装模作样，身上没有一点自然的美。维伦卡却是一个例外。维伦卡是一个姣冶妩媚、还不懂人事的少女，而且对他似乎有点好感……

他在回忆她讲过的每一句话，以及每一个对他有利的动作，把它们印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味，愈想愈感到甜蜜，可是当他顺着五彩缤纷的记忆线索想下去的时候，在微笑、友好的话语、柔和的声调、难忘的一瞥和无意识的一个动作（这是多么甜蜜的蒐集呵！）中间，他还发现

了她的漠不关心和冷淡，从而感到沮丧，因此，他费了很大的力气，越过这些梦幻的栅栏，又回到那金色的现实——伞上面去。

他感到自己很幸运。他觉得没有必要围着一个孩子气的傻姑娘打转。今天，他就会成为老爷、富翁。不久，他就要象王子那样过日子：到布达佩斯或者里维耶拉①去过冬，到奥斯顿特②或者摩纳哥去避暑；总而言之，他会成为一位大人物，对那些普通的牧师妹妹是不屑一顾的。可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的思想又总是转回到那个小蝴蝶似的维伦卡身上去。

他毫无睡意，现在，他怎么能入睡呢？一个比一个美好的生活计划在他的眼前闪现，犹如那些在格洛柯瓦村森林里飞舞的彩蝶。他在不停地去追逐它们……嗐！要是现在天亮就好了，可以动身上路了。

他的怀表在靠近床头的桌上滴嗒滴嗒欢快地走着。他看了看表，正好是午夜。不可能，怎么现在才半夜呢？肯定很晚了，或许表走得不准？隔着几个院子的什么地方有一只公鸡在打鸣，仿佛

---

①法国东南部城市尼斯和意大利北部城市斯培西亚之间的海岸地带，是风光明媚的避寒地。

②比利时的城市，为避暑胜地。

是说："维柏拉先生，你的表走得很准！"从"冰冻绵羊"那儿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歌声，夹杂着一个醉汉，八成是个牧羊人，用呜咽的声调唱着一支著名的斯洛伐克牧歌，开头两句是这样的：

喜欢羊肉的人并不是牧羊人，
放牧的人并不是绵羊的主人。

卓利点燃一根雪茄，在喷香的烟雾中品味着歌词的含义，又把他的思路引回到那把美丽的红布伞面的伞上去。他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错，不错，绵羊大凡是属于他人的。瞧，那把伞也是如此——怎么才能找到它呢？这就是说，伞还没有找到，因为伞还没有到他手里呵！即使已经找到正确的线索，但是并不能说已经靠近它了。在此之前，他担心那把伞已被当做废品扔到垃圾堆里去，很少有希望能再找到它。但是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呢？事情整个地变了样子。现在，倒霉的是，那把伞已经成了格洛柯瓦村牧师的传家宝，教堂的圣物。对这把伞该如何处置呢？明天，见到格洛柯瓦村牧师时该对他说些什么呢？就说"我是为取我的伞来的"吗？牧师肯定会笑话他。要么牧师是个固执的宗教迷，坚信伞是圣彼得从天上带下来送给他小妹妹的；要么

是个伪善的教士，不至于傻到进行自我揭露。

外面，风在狂吼，愤怒地吹进莫拉瓦查太太为他安排的那间较简陋的卧室。连房间里的家具也被吹得嘎吱嘎吱直响。他能清晰地听到离这里不远的里斯柯维那森林在沙沙作响，甚至能听出莫拉瓦查先生提到过的在森林里吊死的人在那里滋扰的声音。卓利把蜡烛吹灭；因为风把烛光吹得直摇晃，使人感到很不舒服。他钻进被窝，闭上眼睛，在想象中，他看到那个上吊的人悬挂在树枝上，在黑暗中来回悠荡，还冲他狞笑、点头：“您好哇，维柏拉先生，在格洛柯瓦，您一定会被好好取笑一番的。”

“怎么？我被什么缠住了！”他心里在嘀咕，枕在雪白的枕头上辗转不能睡去；枕头散发出一种春天的不可思议的香味（昨天，这些枕头都放在栏棚上翻晒过了）。没关系，——他接着往下想，——那把伞必定是属于我的了。最后，我可以在法院面前提出证明，斯托拉里克、梅茨太太、梅茨太太的儿子们、整个贝斯特勒策巴纳城都可以作证。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苦笑起来：

“怎么能够那样证明呢？我怎么那么糊涂？那把伞不是我的，是梅茨太太家的。它是老梅茨

在正当的拍卖场所从格利柯里茨那些无用的遗物中买下来的。因此，那把伞属于梅茨太太，只有伞柄里的东西才是我的。但我能提出这种要求吗？我能对牧师说：'尊敬的牧师先生，在那把伞的伞柄里有一张二十万或者三十万福林的支票，请您把它给我，因为那是属于我的'……"

卓利开始逐条分析，牧师对此将如何回答。

要么他相信关于那把伞的神圣的传奇，会这样说："你滚到地狱去吧！圣彼得不是傻瓜，会从天上捎一张支票给你。"要么他真会去找，看看伞柄里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说："既然是圣彼得捎来的，那一定是捎给我的。"他取出那张支票，自己去兑换成现金。他为什么要交给你卓利呢？你卓利怎么能够证明，那张支票是你的呢？

我们的主人公在反复考虑：

"也许应该把我的生活经历向他和盘托出，把一切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告诉他，将我母亲的身世、我父亲和父亲临终前的情形全都告诉他？假定说，他完全相信我讲的话，那又有什么用呢？这样一来，是不是能明白无误地证明那笔财富是属于我的呢？当然不能。假如他承认那是我的财富，他肯给我吗？牧师也是凡人呵！要是他不给

我，我可不可以控告他呢？太可笑了！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支票取出来，而我又怎么能够证明，那张支票就藏在伞柄里呢？我用什么证据才能把他驳倒呢？"

卓利的脑门上直冒汗，他愤怒地咬着枕头。他应该继承的财产虽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黑夜呵，给我出点主意吧！

向黑夜祈求是值得的。卓利请求黑夜给他办法是对的。因为黑夜是胡思乱想者与思想家的好朋友呵。

人们可以在一切自古以来百试不爽的箴言里再加上这么一条："在夜里，把一切大事再思考一遍，即使是你白天已经做出决定的事也该如此。"因为人有黑夜的想法和白天的想法。至于哪一种想法对头，我可不知道。

我猜想，哪一种想法都不完善。白天的阳光象一个织工，把自己特有的色彩，编织到思想中去，而黑夜又在思想里添上它的一根黑色羽毛。白天和黑夜全都用各自的颜色把思想加以涂抹、着色、放大、缩小，总之，都有各自的缺陷。黑夜把你喜欢的人的形象打扮得更美，把你的敌人变得更强大，夸大你的烦恼，缩小你的欢乐。黑夜的行为是不端的，但是，它是至高无上的，它

对任何人都不承担义务。

一切都听其自然吧！但是，在你寻求真理的时候，你这想入非非的人不要忽视认真的思考……你应该通过思考去寻求真理。——不然的话，即使是真理朝你走来，你也会避开它，根本找不着它。也许我词不达意，但是，当你寻找出路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了黑夜。

表面上看来，黑夜沉默寡言。它会对你耳语，你却根本没有注意听。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它会蹑手蹑脚把你带入梦境，在梦中向你提出无穷无尽创造性的主意。

外面的风停了，“冰冻绵羊”的歌声也消失了。除了那缓慢的有节奏的嗡嗡声之外，卓利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过了一会儿，他好象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跟维伦卡在格洛柯瓦的森林里捉蝴蝶。

当他们在灌木丛中漫步时，在他们前面的小道上，迎面走来一位拄着曲柄金手杖的老人，他头顶上有半轮光圈，帽子用根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

“您是维柏拉先生吗？”老者问道。

“是的。您是谁？”

“我是圣彼得。”

“您有什么吩咐？”

“我愿意为了您的利益签署一份声明。”

“为了我的利益？”

“我得知您无法得到那把伞，我的朋友格利柯里茨·巴勒请求我来帮您的忙。因此，我十分愿意签署一份文件，声明我并没有将那把伞赐给那位小姐。”

“这太好了。不过，这里既没有纸，也没有墨水。我们一同回到村里去吧！”

“不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您知道，我是守卫天国大门的，我得马上走。”

“要是这样，那我怎么办呢？我怎样才能得到那把伞呢？”

圣彼得耸耸肩膀，转身朝原来的小道走去。在一棵巨大的栎树旁，他又站住了，向卓利招招手，叫卓利走过去靠近他一点。

卓利照他的意思走过去了。

“我的朋友，您知道该怎么办吗？别老冥思苦想啦，娶维伦卡做妻子好了，那把伞也一起归您所有啦。”

“您别走，”卓利一边说，一边紧紧地抓住圣徒的法衣。“请您替我向她哥哥求婚吧！”

卓利拉呀拉呀，就在这一瞬间，仿佛有一只

有力的手抓住他的衣服后领，使劲地把他拉了回来，——他醒过来了。

他听到外面有敲门声。

“进来，”他机械地嘟哝着，脑子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莫拉瓦查太太的仆人推开门，边打呵欠边大声说：

“我是来拿您的靴子的。”

卓利揉了揉眼睛，驱散睡意。已经是早晨了。太阳光透过窗户对着他笑。

他把梦中已经逐渐模糊的细节，从头到尾迅速地回忆了一遍。他觉得迷雾消散了，看到那个苍白的形象。原来一切都还历历在目。他几乎还听到干枯的落叶在圣彼得的脚下发出沙沙声，他那善良的声音在空中庄严地回荡着：“我的朋友，娶维伦卡做妻子吧，这么一来，那把伞也就属于您的啦。”

“一个奇怪的梦境，”卓利沉思着。“这里头含有多少道理呀。当然，这些道理我自己似乎也应该想到的。”

……唔，仿佛这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只不过是黑夜下的命令：“梦呵，来吧，用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给他编一个好听的童话。”

卓利穿好衣服走出房间时，天色已经不早了。在莫拉瓦查家里，人们都象蜜蜂一样忙碌着。一个仆人提着奶罐，另一个仆人拿着奶筛，他们都在忙着挤奶。卓利的马车夫站在昨夜被风吹开的大门旁，一个劲地吸烟，还同其他仆人一起惊叹着风的威力。他看见主人来了，往上举一举他那顶漂亮的插有鸵鸟羽毛的帽子。

“老爷，要我马上套车吗？”

“我还不知道。喂，小姑娘，女士们都起来了没有？”

“她们正在花园里用早餐，”一个健壮的青年女仆回答说，手里提着一罐煮开了的牛奶。“请您从这儿走！”

“好，亚诺什，你就套车吧。”

卓利看见她们围坐在一棵大核桃树下的一张石桌旁边。她们刚吃完早餐，只有克里斯波伊夫人还在细细地咀嚼着一块烤面包。

大家笑嘻嘻地跟他打招呼。维伦卡淘气地叫喊：

“起得早的人来啦！”

“可是我不能放弃起得早这个称呼，”莫拉瓦查不同意地说，“这对我才合适。因为我们打牌一直打到天亮，我还没有睡过。那个可怜巴巴的克

林柏还枕着两只手臂、胡子被粘在桌子上睡觉呢。”

“都是好几十岁的人了，还干这种事！”莫拉瓦查太太用责备的口吻说。

“早安！早安！”卓利跟所有在场的人都握了握手。维伦卡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顽皮地朝他鞠了一躬，说：

“早安，起得早的人！早安。欸，您干吗那样瞧着我呢？”

“我看，”卓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一面不停地用眼睛望着姑娘美丽的面容。“……瞧，您已经长大了。”

“一夜之间就长大啦？”

“昨天您还是一位小姑娘。”

“您昨天头昏眼花啦。”

“可是我今天还是头昏眼花。”

“因为您还发睏呢。欸，这个时候还不该起床吗？”

她用一种卖弄风情的声调开玩笑，使卓利象触电一样，心里痒痒的，又是甜丝丝的。因此，他的话也多起来了，感到特别开心，诙谐地为自己辩解：

“我只是睡过了一会儿，要不是那个仆人敲

门把我弄醒，我现在还熟睡着呢。要是他迟五分钟叫我就好啰。”

“怎么？”莫拉瓦查太太说，“您做了一个很美的梦吗？您要些什么呢？咖啡或者是冷烤肉？”

“请给我咖啡。”

“哼，您不对我们说说您做的是什么梦吗？”

“我做梦要结婚了。正好做到求婚的时候，梦就被打断了。”

“怎么？您被拒绝了？”维伦卡问道，往前伸了伸好奇的小脑袋；今天，她那拢得高高的头发，使她的小脑袋变得更美了，上面插了一朵深红的石竹花，使她的发型更加动人。

“问题是，不知道后来结果如何。在那最关键时刻，仆人把我叫醒了。”

“是吗？我还以为您不喜欢那位公主呢，”维伦卡象是讲故事似地说，“多遗憾呀，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结局了。”

“我保证您会知道的。”

“怎么会呢？”

“我以后再接着告诉您。”

“您别胡说！梦又不象在报纸上连载的长篇

小说，可以一夜接着一夜地连续做下去呀。”

卓利喝完咖啡，点燃一根雪茄，在烟云的包围中，眼睛朝天，带着神秘的脸色，跟她开玩笑说：

“您等着吧，会有那样的梦的。您睡得怎么样呢？”

这对莫拉瓦查太太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她马上抓住这个机会，详细地把那只猫的事情讲述一遍，由于那只猫，害得维伦卡一夜都不敢卸装呢。

卓利想象着那个迷人的场面，心里感到很愉快。维伦卡羞得满脸通红。莫拉瓦查哈哈大笑。莫拉瓦查太太以一位年长、较有经验的妇女的身份，趁此机会讲了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话：

“我亲爱的小鸽子，过份了是不好的。害羞过了头也是有害的。应该习惯这样的事情！我的心肝儿，将来您有了丈夫，那怎么办呢？他会溜进卧室来，亲自给自己的小妻子解开紧身内衣。这一关您是要过的呀。”

“哎哟，婶婶，婶婶，您说些什么呀！”

她捂住耳朵，从座位上跳起来，朝醋栗丛跑去。一根小树枝把她的裙子挂住，裙子的褶边给撕破了。

好，这下子可了不得啦！马上又要针，又要线的，忙得不可开交。维柏拉的马车一来，又增加了混乱。两匹焦急不安的黑马，驾着一辆包铜的马车。嗐，当律师真是一门好职业呀！（他很年轻就有了这么漂亮的马车，大概谎话说了不少啦。）

莫拉瓦查太太和屋里所有的活人都忙成一团：安卡，快用餐巾把火腿包起来，就是我准备给他们在路上吃的那块！约斯卡，你去取甜点心！怎么，没有刀子吗？你们快去把那把带鹿角柄的刀拿来。我们要不要给他们准备一小篮子水果干呢？亲爱的，在路途上磨磨牙，也挺有味道的，特别是对那位外国夫人来说，她会感到满意的。篮子里还要不要放一瓶果子酱呢？我一定要放。

“用不着的，婶婶，”维伦卡推托说，“吃午饭前我们就到家了！”

“要是路上出什么事呢？这是不可能事先预料的呀。”

这位好大婶——莫拉瓦查太太忙得团团转；她一会儿跑出去，过一会儿又跑进来，接着又不见了。在这期间，莫拉瓦查先生想尽一切办法挽留他们留下来吃过午饭再走，或者那怕再多呆一个钟

头也好。末了，他恳求他们再留半个小时；他向他们保证，在半个钟头之内，克林柏一定会醒过来的，看到他醒来时的狼狈相，连国王也会忘记抽烟呢。

但他的劝说全是徒劳的。他们坚持立刻动身，而且是什么事情也阻拦不了。他们都坐到那辆漂亮的轻便马车上去；两位女客坐在后座，卓利同车夫坐在一起，不过，他是脸冲车厢后座的，脚几乎碰到了维伦卡的膝盖……他们这种坐法，是怎样到的格洛柯瓦，我不知道。

“我们去格洛柯瓦！”卓利命令马车夫说。

亚诺什扬起鞭子，只听见啪，啪，啪！马儿就小跑起来；但是，车子还没有走出大门，莫拉瓦查太太就兴奋地追上来，扯开嗓子叫喊：

“喂，喂，站住！站住！”

马车停住了，女客惊讶地四下看了看，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可是，什么事也没出，只是莫拉瓦查太太在贮藏室里找到了几个苹果，她象发现宝贝似地用围裙兜着，追上来塞给他们；女客的衣服都没有口袋，她就把苹果放到卓利的大衣口袋里，还一再叮咛说，那只漂亮的红苹果是专门给维伦卡吃的。

随后，他们终于动身了，彼此挥动着手帕和

帽子，以表示惜别，直到车子走到大路的拐角，完全看不见亲切可爱的莫拉瓦查一家和那棵巨大的核桃树以及炊烟袅袅的烟囱为止，沿途上，巴波斯克的街景又再一次地掠过他们的眼前，梅茨太太站在她的铺子前面，头戴雪白的便帽，用她那头发斑白的脑袋，亲切地向他们点头表示敬意，而她鼻梁上架的那副老花眼镜恰好上下对半地把她的脑袋分成两个部分。在铁匠铺前面，铁匠师傅和他的助手正在锤打格洛柯瓦村牧师那辆散架的马车。凉水泼在烧红的铁块上，发出蛇叫般的嗞嗞声。还有那些买卖人，正忙着把昨天集市上卖不完的货物装进三角形的大箱子里去。在门上写着房屋主人的名字，画着啤酒杯图案的小房子慢慢地留在后头。马车经过的最后一所房子，正好面对犹太人公墓，从红花草篱笆后面，响起砰、砰两声枪声，马儿跟着惊叫起来。

马车上的旅客抬头一望，看见莫克利先生站在那里，身穿贝斯特勒策巴纳著名的“山羊”裁缝铺里的师傅亲自裁做的那套崭新的蓝色衣服。莫克利一只手摇晃着帽子向他们告别，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支手枪，朝天空鸣放，祝他们旅途平安。村子的尽头，站立着那架危险的风车，它那吓人的翅翼的黑影，恰好投在正开着红花、朝行

人微笑的苜蓿草地上。幸好风车现在一动不动，象只巨大的苍蝇被钉子固定在那里。

一点儿风都没有。小小的麦穗纹丝不动，它们在静静地享受着日光的照射，笔直地、一动不动地站立着，象是一队队掷弹兵。周围的田野是一片深沉的寂静。

只听见路面上发出嗒嗒嗒的马蹄声。里斯柯维那森林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且是愈来愈近了；它那巨大的、象是伸得很长的绿色山脊，正在安静而又悠闲地呼吸着。

曹波勒·玛丽娅的玫瑰，悬崖和老梨树

克里斯波伊夫人在观赏沿途的景色，嘴里还不停地发问。她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很感兴趣：一会儿，看见里斯柯维那森林边沿有一所歪歪斜斜的羊栏，一会儿，又隐约看见在密林深处，在那些树干上有白圈的桦树林中的一座小教堂。维伦卡向她解释说：从前，有一位有钱的酒店老板在这里被强盗杀害了。——他的悲伤的寡妇就在他遇害的地方建造了这座小教堂。

“也许是因为高兴，才修的小教堂吧，”卓利加了一句。

“您这人真坏！”维伦卡责备地说。

里斯柯维那是一座宽阔、长方形的森林，逦迤

在景色秀丽的山谷、山坡以及翠绿的林间空地之中，如同一座英国式的公园。不过，林中的树木种类略少些，桦树占绝大多数；这是斯洛伐克人喜欢的一种树，它们淡淡的身影，悲戚地站在树林里，就象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安曹勒卡和波赫斯卡站在女孩子中间一样。在里斯柯维那森林里，惹人注目的花卉却很丰富。巨大的凤尾草长得有半树高，花儿很快凋谢的黄花茅的浓郁芳香迷漫着整座森林。在植物的社会里，也有那样一些不受欢迎的种类，死后却能使人感到愉快和享受。噢，在这些不会说话的生物中间变化是多么丰富呵！叶子成剑状的水仙菖的最珍贵部分是埋藏在地下的茎，谁要是吃了它，就会在夜里睡觉时梦见自己的未来。最爱传话的是那些单纯的牛眼雏菊，它会毫不客气地告诉你，你思念着的那个人爱不爱你：是很爱，爱一点点，或者根本不爱你，——你只要将它那雪白的花瓣一层层地剥去，最后留下的一片花瓣就会向你吐露真情。

那些讨嫌的植物都不是这座花园里的品种，而是强加给地母的外来的孩子（因为它们得在盆里栽培才行，地母是不愿意接受它们的）；地母愿意根据本地植物的习性，在自己的身体里让它们得到孕育和萌发，养育它们，并关心它们的冬眠。

野石竹的花托是水性扬花的黄蜂的客栈，花瓣曲卷的百合是鸟儿喝水的杯子，高大的蒲公英是蝴蝶的跷跷板。由于里斯柯维那森林的慷慨，给昆虫在钟形花的花托里无偿地提供舒适的小床，向寻找鸟窝的孩子提供草莓。它给每一个人提供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它给歌唱的鸟儿准备浆果，向年青姑娘奉献花束，为上年纪的妇女提供药草，为凶恶的狼准备了附子，一种有毒的植物，用民间的话来说，叫做“杀狼草。”

这种草是否杀过狼，还很成问题。因为狼也是有头脑的，精通植物学，并把这门学问传给子孙后代：“孩子们，别去碰那些附子，还是吃肉为好！”

从林荫小道通过里斯柯维那森林是开心的，可是每当奔跑的松鼠把树枝弄得吱吱响时，克里斯波伊夫人就吓得直哆嗦，还在害怕又会遇上那些杀害酒店老板的强盗。

“夫人，那已经是八十年前的事了。那些强盗也都早死光了。”

“噢，不是还有他们的孩子吗？”

直到他们离开了里斯柯维那，她才算安静下来。接着，迎面而来的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只是稀稀拉拉地长些燕麦和荞麦。这一带显得很荒

凉，空旷的地面上只有一堆堆干草垛①。

当然，夫人享受不了太长时间的安宁，因为过了这片贫瘠地面，接着又得通过一座通往莫柯瓦去的有名的森林“耶连纳·赫鲁斯卡”，这座森林的形状象一只梨。会不会在这里，从那些栎树丛中跳出强盗来呢？

那位夫人正害怕得要命的时候，卓利却盼望强盗出现。他同那个姑娘这样面对面地坐着的时候，娶她做妻子的决定愈来愈成熟了，——为的是取得那把伞。姑娘长得确实很美，不过，即使是丑八怪，为了那把伞，也还是值得作出牺牲的。圣彼得向他提出过忠告，他无论如何要照圣彼得的默启去做，一定要向她求婚。在这以前他曾经嘲笑过的那些愚蠢的迷信，现在居然包围了他，在他的整个思想里已占有一席之地。他感觉到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激励着他迈出这一步。

那是什么力量呢？肯定是圣彼得，在梦里，圣彼得就是这样命令他的。

可是，从哪儿做起呢？一路上，他都在苦思苦想。要是象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出现一个小小的浪漫场面，该有多好呀！比如，他们在森林里

---

①这带地区土质贫瘠，只能种植少数粮食作物，为了保护土质，农民们就收集干草，垛成小草垛。——原注。

遭到强盗袭击，而他呢，掏出连发手枪，把强盗统统打死，救出维伦卡；于是，维伦卡就深情地对他说："您救了我的命，一直到死，我都是属于您的了。"

但是眼下在这种完全没有序曲的情况下，他不敢去接近她，心里编好的话，一到嗓子眼就卡住了。他不得不产生疑虑：她要是不同意呢？也许她在村里已经有了意中人？不可能没有人追求她。她一定看上一个人了……那么，这个人一定非常钟情于她。卓利希望出点意外情况，好促成他所想望的好事。

可是，强盗没有来，也许这里根本就没有强盗。这个地方太穷，没有哪一户人家是值得去偷和抢的，因此，拦路抢劫的人在此地是无法生存的。

过了"耶连纳·赫鲁斯卡"，在他们前面的山顶上闪现出"斯兰蒂纳"古堡的细长塔尖；这座古堡从前是曹波勒家族的产业，现在归柯波勒公爵所有。他们需要在一家客栈前面停下，车夫要给马匹喂料。维伦卡提议，趁这功夫去参观古堡。古堡由一个老头看管，他可以领他们参观。客栈老板断言说，古堡里有些房间还保留着曹波勒家人住在那里时的样子，院子里还摆着几尊古老的大炮，在房间里可以看到稀奇的武器，特别

是可以看到那些有趣的家庭画像，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叫曹波勒·卡托林尼，七岁时竟从家里失踪了。

维伦卡对这个小女孩特别感兴趣。

“她出了什么事啦？”她问客栈老板。

“那位可怜的小姐至今还没有被找到，”客栈老板叹了口气说。

“那么她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呢？”

“约莫三百年前，”他带着狡诈的微笑回答。然后，他陪同客人沿着陡峭的羊肠小道，穿过丁香花丛，朝着废弃了的古堡走去。

他们都怀着惆怅的心情从古堡往回走。克里斯波伊夫人皱了皱鼻子，露出一副苦相：“里面的霉味多重呀！”维伦卡却陶醉在对古老往事的回忆之中。突然间，她发现在那已经半坍塌了的城堡的城墙下面，有一株盛开的玫瑰。

“哎哟，多尊贵的花呀！”

看守古堡的老人讲了一段关于这株玫瑰的传说。

这株玫瑰生长的地方，正是曹波勒·玛丽娅绝命之处。她是从城堡上跳下来的，因为她爱上一个年轻牧人，而她的父亲却强迫他嫁给皇家军队里的一位将军。那个牧羊人后来在那个地方种了一

株玫瑰，到现在为止，这株玫瑰每年只开一朵花。

卓利走在后面，向看门老头央求说：

“您给我把那朵玫瑰摘下来吧。”

“咳，先生，您在想些什么呀？那位死去的姑娘的灵魂会生气的。”

卓利掏出钱包，从里面取出三个银福林，塞到老头手里；于是，老头二话没说，拿出小刀，小心翼翼地把那朵玫瑰割了下来。

“现在，那位小姐的灵魂不会生气吗？”卓利笑着问。

“不会的，因为我要用一半的钱请神父为她做弥撒。”

卓利象是得到什么宝贝似的，捧着那朵玫瑰去追赶走在前面的两位女士，用真正胜利的自豪感把它递给维伦卡：

“这是曹波勒·玛丽娅的玫瑰！小姐，我跟您换您的石竹花吧。”

维伦卡把双手搁在背后，冷冰冰地说：

“您怎么忍心把它摘下来呢？”

“我是为了您才摘的呀。怎么，不肯换吗？”

“不换。我绝不会戴这朵花。会有人认为，是我从那个死去的姑娘那里把花偷来的呢。”

“您真的不肯接受吗？”

“不接受。”

卓利感到很痛苦，生气地随手把玫瑰花扔了；这朵玫瑰就沿着陡峭的小山路往下滚，从青草、灌木丛和野花姊妹中间滑过，一直滑到山下小道上的尘埃里。

维伦卡怜悯地望着那朵花往下滑，直到看不见为止。

“咦，您这样做合适吗？”她以责备的口吻说，“难道那朵可怜的玫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

“是得罪我了，”律师激动地回答。

“怎么？是它把您刺疼了吗？”

“它要刺杀我呢。它使我想起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什么事情？”

“它悄悄地把我今天要继续做下去的梦告诉了我。”

“哎，多嘴的小东西！”

她的声音里带着可爱的轻佻，笑着用一双大眼睛去瞟了卓利一眼。

“我活该遭到一次拒绝。”

维伦卡把头往后一仰，望着蔚蓝色的天空，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哦，可怜的维柏拉先生，这有多么的不幸呀！（她故意地微微一笑。）在梦中遭到拒绝。”

“好极了，好极了！您尽管嘲笑我好了！”律师说。他一点也没有掩饰自己的痛苦。

“您确信是被拒绝了吗？”

“是的，我现在已经确信无疑了，”他悲哀地回答说，“您现在一定能猜得出来，我是向谁求婚的吧？”

“我？”她脸色苍白，笑容也一下子消失了。“是我？”她低声地说。然后就不做声了，只是安静地、默默地低垂着脑袋，跟在克里斯波伊夫人后面，沿着狭窄的小道往下走。

她把裙子稍稍往上提一点儿，免得被路边的杂草、荆棘或小树丛挂破了。当她一步紧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可以看见她那漂亮的小腿；她那双小靴子发出有节奏的美妙的声音，地上的野花和青草在她的脚下弯身倒下了，可是并没有被踩坏；她走过以后，它们又都站立起来，比刚才更鲜艳、更骄傲。

一只披挂着美丽的银盔甲的蜥蜴正要横穿小道。它从路边的卫茅丛中溜出来，想快快地爬到利立浦特的森林里的覆盆子丛中去。但是，等待着这位全身披挂的小骑士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这时候，一个恶狠狠的巨人（贝斯特勒策巴纳有名的律师）正好从那儿经过，嘴里嘟哝着："我要消灭所有的动物！"使劲地用鞋后跟一踩，小蜥蜴的头就同身躯分开了。

维伦卡转身看见这种情景，恨不得为这只可怜的蜥蜴痛哭一场；可是，她又不敢哭出声来。她现在开始害怕这位令人恐怖的歌利亚①了。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嘀咕："刽子手！"

当他们走下小丘时，她朝那朵小玫瑰花走去，它的花瓣已经被石头弄破，躺在尘埃里。她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冲动，俯身去捡那朵玫瑰。这时候，只有上帝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把玫瑰拿起来后，用小嘴轻轻吹掉花瓣上的尘土，把它插在上衣胸口打褶的地方。那朵花仿佛就象是从那里长出来似的。

她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那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歌利亚一眼，而是把头扭向一边，不让他看到她的脸孔。现在，这位歌利亚能看见那朵玫瑰也就心满意足了。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想，要是谁能把那只蜥蜴的身躯接回到它的头上去，让它复活，他情愿出一百

①犹太人的敌人非利士族中的巨人，被以色列国王大卫在童年时用石击杀。

福林，可是，这怎么也办不到！。

在山下的客栈前面，亚诺什已经把马喂饱饮足了，正在那里等待他们。他们立即上车坐好；在车上，他们各有各的心思，都感到迷惘、压抑。他们相对默默无言地坐着，要是他们俩有一个往左边观看车外的景色，另一个就把目光移到右边青灰色的山巅；倘若他们的目光偶尔碰在一块，彼此就立刻转了开去；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两人都表示话是对克里斯波伊夫人说的，克里斯波伊夫人慢慢嗅出他们中间出了点事。但是，是什么事呢？咦，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呀！只不过是说了几句孩子气的话，他们却把这些话看得很严重，并无限扩大和加以引伸，象有一次魔鬼把德布雷森城的哈特万尼教授那间鸽子笼大小的书房扩大到能把整个城市都容纳得下似的。是的，正是这几句话把所有一切都包括进去了……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我不知道这些事是怎样发生的，我想八成是别针掉落引起的。维伦卡弯腰在车子里找别针的时候，瞧，她戴的那朵令人渴慕的石竹花从头上蹦了出来，正好落在卓利的怀里。

卓利把花拿起来，想还给她，——维伦卡摆

了摆手，意思是叫他把花留下。

“既然它不愿意呆在我的头上，掉到您的怀里，那它就是您的啦。”

它真的是不愿意留在她的头发里吗？卓利绞尽脑汁思考，闻了闻那朵花。它散发出一种甜蜜的香味，这是多么奇妙呀！这种香味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她的头发来的？要是没有这朵石竹花，她的头发又会是什么样的香味呢？

车轮沿着柏拉纳山道滚滚向前，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呵，柏拉纳，著名的柏拉纳，你象宅院的一扇大门，把外面的世界给挡住了，正因为如此，你才得到柏拉纳（大门）这个称呼。柏拉纳可不是等闲的山。它堪称群山中的显赫贵人，——即使是好天气，它仍戴着帽子——山头上老顶着一朵云彩。而且这个老头还会冒汗：从岩石缝隙里渗出来的山泉潺潺流经它那沟壑纵横的赤褐色山脊，在克维蒂纳草地上汇集成一条清澈见底的大溪，冲刷着两岸多石的土地。

“这就是柏耶拉一瓦多河，”维伦卡对克里斯波伊夫人解释说，“属于格洛柯瓦村的水域，我们离家已经不远了。”

他们只要再通过一片树林，就可以看见坐落在山谷深处的格洛柯瓦村和它那白色的小房屋

了。可是这一段路是最难走的，象魔鬼的心一样曲里拐弯，到处是悬崖断壁，有些地段几乎连一辆马车也过不去，马车的车轴也只有擦着岩石才能通过。

亚诺什转过身来，摸摸后脑勺说：

“国王在这个地方也得刹车呢！”

刹车。可是轻便马车却没有车闸，无法刹车。——因此，乘坐轻便马车是有危险的。于是，亚诺什就把这种危险性拐弯抹角地告诉他的主人。

“亚诺什，小心点，别让我们全翻下去了！”

车夫时不时从座位上跳下来，根据需要，时而抓住一只轮子，时而松开手，马匹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有时候，车子就在两山中间的一条窄道通过，这时，他们只能看见头顶上的一块蓝天。

“这种地方只有飞鸟才高兴做窝，”亚诺什抱怨说。

“您不喜欢这个地方吗？”

“这地方象一张大麻子脸，”亚诺什说，“不会有人肯来这里找媳妇的。”

卓利不由得吃了一惊。这家伙是不是看出什么苗头啦？

“亚诺什，为什么呢？”

“因为我原先的老东家，那位聪明的男爵老爷（在这之前，亚诺什曾经在萨罗斯州的一位男爵家里干过活）常常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千万别到那些没有蚊子，只有新鲜空气和出产矿泉水的地方找媳妇。’”

听他这么一说，不仅卓利，连维伦卡也憋不住笑了。

“这是地道的萨罗斯州人的想法。你看，你这话可把这位小姐给惹火了。”

“照你这么说，我只好当老姑娘啰，是不是呢？”维伦卡用诉苦的口吻开了个玩笑。

亚诺什连忙否认她会当老处女。

“哎哟，我的上帝，绝对不会，因为如果……”

他本想说几句恭维的话，可就是找不到恰当的词。然而象上帝安排好似的，一句骂人的话从他嘴里脱口而出，就在这一瞬间，他们猛地被抛得老高，因为车子撞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一声巨响，车子的前身断裂开来了。

“哎哟哟，这下子可坏事了！尊贵的先生，车轴折了。”

两位女士吓坏了，卓利从车座上跳下来，察

看车轴的情形。糟了，车子的左侧车轴齐根断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亚诺什叫苦连天。“我早就说过了，这儿是鸟儿出没的地方，因为它们既不用走路，也不用坐车子。”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卓利回答说。在这种时候，别说断了一根车轴，就是断一百根也破坏不了他的好心情。“把斧子给我！你去把马拉住。我马上去砍根木条来垫在车轴下面，把它弄结实就行了。”

车夫从座位下的工具箱里抽出一把短柄斧子；卓利接过斧子，安慰了两位女士几句，说他立刻帮车夫把车子修理好。然后，他跳过路边的小沟，穿过密集的矮灌木丛和藤蔓，跑到树林旁；这里的树木就象秃顶老人的头发，稀稀落落。他最先看见一棵瘦小的桦树、一簇簇榛实丛林和野蔷薇丛，再过去是一块不毛的空地，空地后面有一、两棵老树，仿佛是森林迁走了，把它们遗忘在这里的。这里是红褐色土质，地力已经消耗殆尽，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了（只能生长一些菌类和荷风兰）。大地身上的疥癣，这就是格洛柯瓦的山岭。

要想找到一根适用的木材是很难的。不是这

一棵太粗，就是那一棵太细，——卓利只好愈来愈往灌木丛里走。现在，他不得不绕着山谷走，然后又绕过被雨水冲蚀的小沟。他已经走了那么远，看不见那辆马车了，只看见维伦卡的那把红面遮阳伞，象是一个大蘑菇，在远处闪闪发光。

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棵桦树孤零零地长在山涧上。这棵树尚未成材，可是拿来当小棒使又嫌太粗。它是树林里的少女，长得很美，而且有希望长得壮实。不管怎么说，这棵树总得要作为牺牲者！他用斧子使劲砍了过去。

可是，他刚砍了几下，就听到这样的呼喊：里托！里托①！（救命呀！救命呀！）

卓利吃了一惊，急忙四下看了看。谁在喊叫呢？声音象是来自附近，但是这里远近却看不到一个人影，而他所站的位置，是可以看清楚周围一大片地方的。他又听到呼喊救命的声音——嘶哑、低沉，仿佛是从地下发出来的。现在，他明白过来了，那个人是在悬崖的底下呼救的。

卓利穿过灌木丛，飞快地跑到悬崖边上。

“我在这里！”他喊道，“你是谁？出了什么事啦？”

---

①斯洛伐克语，意思即救命。

“我在这里，”跟刚才一样的声音，从深渊传来回答。“要是您是基督教徒，就请救救我吧。”

卓利朝深渊里看，只看见一个披着大衣的人影蹲在那里。他不敢再往前去，因为边上的土很松，踏上去是有危险的。

“真奇怪！您是怎么掉到里头去的？”

“我是昨天晚上掉下来的，”那个披着大衣的人呻吟着说。

“怎么？昨天晚上？您上不来吗？”

“上不去，因为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好歹抓住一些灌木，可是又被连根拔起，我跟着又滑下来了。”

“真见鬼！您太倒霉了！您摔下去以后，没有人打这里经过吗？”

“没有呀。在没有听到附近砍树的声音之前，我已经作了最可怕的准备。噢，我的上帝，感谢您！救救我，上面的好心人！不管您是谁，我都要报答您。”

“我非常愿意救您。噢，我是在考虑怎么救您。如果我放下一棵长树，您能顺着树爬上来吗？”

“我又睏又饿，我的身体虚弱得很，一点力

气都没有！，”那人从下面回答，因为叫喊了很长时间，声音变得相当微弱了。

“哦，可怜的人，您稍等一会儿吧！”

卓利突然想起今天早上莫拉瓦查太太塞在他衣袋里的苹果。

“嘿，注意啰！我先把几个苹果扔下去给您，回头再想办法救您。”

他从口袋里把苹果掏出来，顺着山崖一个一个地滚下去给他。他正这样做的时候，突然吃了一惊。哎哟，他想起其中也有维伦卡的苹果，要是她生气了怎么办呢？

“您找着了吗？”

“找着了。谢谢您。”

“请您别把那个红的吃掉，因为那个苹果不是我的。”

“好的，我不吃它。”

“看样子，您是一位有教养的上等人呢。”

“我是格洛柯瓦村的牧师。”

卓利大吃一惊，往后倒退了几步。万能的上帝，他是格洛柯瓦村的牧师！世界上再也没有听说过比这更令人惊奇的事情啦。

“尊敬的牧师，我立刻把您救上来，请您稍稍等一等。”

卓利转身朝马车跑去。马车正停在下面的山谷里，把两边都是高耸的、光秃秃山岭的谷口给堵住了；远远看去，那个地方就象是被劈开的罂粟头的内壳部分。他还没有走近马车，在约摸他们能听到他声音的地方，就冲着亚诺什叫喊：

“赶快把马缰绳卸下来给我，马匹你就拴在树上好了！”

亚诺什照着他的话去做；可是一边不住地摇头，一边嘴里还在嘟嘟囔囔。他猜不透卓利出了什么事，要缰绳干什么？他想起以前听说过一个古老而离奇的故事，说的是樵夫法蒂比·格保尔有一回在森林里使唤两头熊驾车。卓利会不会用马缰绳搞类似的玩艺儿呢？

管他呢。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车夫把缰绳搭在肩上，跟着主人往悬崖那儿走去。在那里，他们把两根缰绳接起来，一头捆在那棵小树根部，一头放到深渊里去。

“牧师先生，抓住缰绳，我和亚诺什把您拉上来。”

牧师照着卓利说的做了；他已经精疲力尽，还是使出最后的力气，死死拽住缰绳。现在，虽然松土在他的脚下不停地簌簌往下掉，但他终于幸运地爬上来了。

瞧，他成什么模样了呢？全身是土，脏不可言，脸上留下饥饿与疲惫的痕迹，说明他在深渊里度过多么可怕的一夜呀。这个可怜的人简直不成样子了。我们（这里指的是我和读者）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可是现在几乎认不出他来了。现在再也见不到他那张漂亮、又柔软又光滑的脸孔了。他已经成了一个有胡子的男人，在他的栗色头发里也夹杂着一些白发。只是在他那张消瘦、严肃的真正牧师的脸上，还保留下来过去那种善良、和蔼的神情。

当他看见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站在自己面前时，不由得一愣。这在格洛柯瓦村的树林旁是极其罕见的。

“哦，我该怎样感谢您的好心呢？”他用布道时使用的抑扬顿挫的声调大声说。

他朝小溪走去，打算用水洗一洗，但是，他踉跄了一下，感到左边腰部一阵巨疼。

“看来我是摔下去时摔重了，现在走不动啦。”

“尊敬的牧师先生，让我扶着您吧！”卓利鼓励他说，“好在我的马车离这儿不远。嘿，亚诺什，趁我们慢慢往前走，你把那棵树砍下来，削成一根棍子。”

的确，他们只能缓缓朝前走；牧师的左脚几乎抬不起来，老被露在地面的树根绊住，这种树根比比皆是，象苏丹的署名，曲里拐弯。——看样子，地底下还有一座原始森林呢！——然而在地面上，占据过去曾经茂盛一时的大树位置的却是一些矮小的灌木丛：其实只是可怜巴巴的苇茅和雪球树以及两簇矮小的灌木丛，还有两丛矮小的拦路花；一簇好歹还开着些红-白花，但居然也得意洋洋地摆动它那下垂的织形花，另一簇长在那里纯粹是挡道。

离马车还远得很，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聊聊天；有时，牧师不得不停下来歇一歇，好在沿路上有的是树墩，可以当凳子坐下来休息。

"尊贵的牧师先生，请您告诉我，您是怎样在黑夜里独自一人到这儿来的呢？"

牧师说，他昨天在家里等候自己的妹妹，她是到很远的车站去接女教师的。但是，过了约定时间还不见她们回来。傍晚，他感到焦急不安，就象往常那样，走着树林小道去迎她们。他走呀走呀，心里愈来愈焦虑，人在山丘上走，眼睛却盯着远方的山路。天黑了，他就站住侧耳静听，看是否能听到车轮的响声。他突然想到，她们会不会绕道柏里巴勒斯基磨房，再从那儿经过乌兰弗

纳的岔道，回格洛柯瓦呢？这样走虽说远一些，但路要好走得多。维伦卡（他妹妹的名字）喜欢那里的林荫小道。他心里想，没错儿，她们一定是走那条道。他在这里白为她们担忧，没准她们早已回到家了。他最好马上赶回家去。为了尽早回到家，他抄一条近道走，倒霉就倒霉在这里。因为走得很急，在黑暗中一脚踩了个空，就掉进深渊里去了。

“我可怜的小妹妹，”他叹了口气说，“现在，她一定为我焦急呢！”

卓利愿意立刻把牧师的忧愁转变为高兴，就对他说：

“嗯，我担保那位小姐会很快得到安慰的。要是牧师先生好好睡上一觉，身上的疼痛也会完全消失。过两、三天，您一定会觉得这是一次有趣的冒险。”

“如果不是我主有意派您来搭救我，那么，结局可能是可怕的死亡。”

“不错，的确是天主有意的巧安排。在路上，我的马车的车轴断了，不然我是不会走到这个地方来的。”

牧师十分感动地抬头望着苍天。

“即使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您的好心，我会在祈祷时念诵您的名字。唷，瞧我多粗

心，还没有请教您的姓名哩。”

“我叫维柏拉·久尔吉。”

“您就是贝斯特勒策巴纳有名的律师？我的上帝，您是多么年轻呀！有机会结识象您这么一位整个贝斯特勒策巴纳的人都非常尊敬的杰出人物，我感到很高兴。假如站在我面前的救命恩人不是您尊贵的先生，而是一个可怜的流浪汉的话，我会感到百倍的高兴，因为那样的话，我就能用相应的方式感谢他。可是，我该如何向您表示我的谢意呢？我知道，您是不会接受任何……”

卓利嘴角上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说：

“那可没准儿。您知道，律师都是很贪婪的呀！”

“唉，您可别那么说！（他用没有把握的、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他。）真的是那样吗？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律师没有马上回答他。他们默默无言地往山坡上那棵被雷电劈过的野梨树走了几步。他的马车就停在那个方向。

“嗯，是的，”律师的声音有点不自然，微微颤抖，“有些东西我是愿意接受的。”

“那就请您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吧！”

“我想起来了，您有点东西在我的车子上。”

“在您的车子上？”

“是呀，有点您还不知道的东西；那个东西会使我幸福的。”

牧师急忙向他伸出双手，说：

“无论那是件什么东西，都归您了。”

不到半分钟，他们都站在梨树旁了。

“请往那儿看，那就是我的车子！”

牧师朝卓利指点的方向看去，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把红色的遮阳伞，伞下是一顶小黑草帽，帽沿上是几朵白色的雏菊，帽子下面是一张闪闪发光的脸蛋。在他面前的这把伞、这顶帽子、几朵雏菊和这张脸孔，他是多么的熟悉呀。

他揉了揉眼睛，仿佛是睡梦方醒似的，然后紧紧地抓住律师的手臂，叫喊起来：

“我的上帝，那是我的维伦卡呀！”

律师微笑着，冲牧师鞠了一躬，请求似地握着牧师的双手。

“确切地说是您的维伦卡，”牧师用善意的语调纠正自己刚才的话，“如果她也同意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维伦卡也认出她的哥哥来了；她从车上跳下来，飞快地朝他跑过去，快活地叫喊：

“我在这儿。一切都很好。哎哟，您一定急坏了吧。我们的车子给撞坏了。呵，要是您看见我们那两匹马！嗳，还出了不少事呢！我把克里斯波伊夫人也接来了。”

牧师拥抱了她。她很高兴，因为她一点也不知道他遭到的不幸（这个维柏拉是一个多好的人呵！他没有把他遭遇的不幸告诉这个孩子，免得她给吓坏了）。

“好，好，我的小心肝，等一会儿你再一件一件说给我听。”

可是维伦卡却愿意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全都说出来：车子在巴波斯克被撞坏了，在莫拉瓦查家吃的晚餐（是的，莫拉瓦查叔叔向他致意），在回来的路上发生的事情，他的翡翠耳坠丢失了，以及后来又找着了，等等……

牧师开始慢慢地弄清楚事情之间的关联，开玩笑地打断她的话，问道：

“欸，你给了那个找着耳坠的诚实人什么报酬了吗？”

维伦卡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给愣住了；她沉默着，象是有谁把一根棍子塞进正在旋转着的纺车轮子里去。

“没有，没有。您怎么会这样想呢？”她善

意而又有点难为情地回答，“这是不适宜的，何况他什么也不要嘛。”

“那可奇怪啰，他可已经向我提出要求了。”

“不可能！”维伦卡惊讶得目瞪口呆，斜着眼瞥了卓利一眼（她心里开始产生一种少有的不可名状的怀疑）。“他要求什么呢？”她有些羞羞答答地问了一句。

“他要求的东西不少呢。”

“很多吗？”她讷讷地说，脸色变得苍白。

“他要求给他那只他找着的耳坠，连同耳坠的女主人一起，”牧师庄严地说，“我已经答应给他了。”

维伦卡低下脑袋，象是脖子折断了似的；她的脸孔象燃烧的火炬一样通红，胸脯象发高烧时那样起伏，鼻翼在搧动着……哎哟，这孩子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欸，您怎么不说话呀？我做得不对吗？什么？说话呀，维伦卡！”

卓利又凑到她跟前，用一种低低的、战栗的声调恳求：

“维伦卡小姐，我只恳求您说一句话！”

维伦卡恐惧地退回到那棵老朽的梨树下；在

一次风暴中被折断后垂挂在地上的一枝老树杈多少能把她遮挡着一点。

“哎哟，我难为情死了，”她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讷讷地说，“我是那样地害羞……”

她不再多说一句话，连一个字也不再多说——而是突然呜咽起来。这时候，从布拉纳山吹过来一阵风，摇曳着老梨树，老梨树也就驯服地把自己那白里泛红的小花撒落在她的头上和衣服上，这也许是这棵高龄梨树仅能开的最后一次花了。

三颗火炭

克里斯波伊夫人，您坐在马车里，对车外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只感到肚子饿了。托付给您的那个少女从马车上跳下去，飞快地跑过去，搂着一位穿长袍的男人的脖子，然后他们站在树下谈话，表情很兴奋，眼睛里流露出快活的神情。随后，少女回来了；她欢跃得象一只小羊羔，小脸蛋红得象怒放的玫瑰，跟昨天捡到她的耳环的

那位年青人胳臂挽着胳臂走回来了。所有这一切都如此出人意料，如此不可思议。在他们把折断了的车轴草草修理完毕，给两匹马装上缰辔，重新套好车子的时候，那位身穿长袍的人，也就是少女的哥哥，亲昵地对您耳语："您的学生已经订婚了。"哦，神圣的上帝，是什么时候订的婚？在什么地方订的婚？喏，刚才订的婚，就在那棵老梨树底下。

呵，克里斯波伊夫人，要是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现在应该昏倒过去，这是因为一方面您作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女士，从不曾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因为您到这样缺乏教养的人们中间来了；但是，那瓶科隆香水却放在您的旅行袋的最下面，您现在最好别昏倒，只是心里发怒就够了。

在有月色的夜晚，在树下卖弄风情，吐露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事情。然而，向一位姑娘求婚和订婚（尤其是在小说里）时，人们更喜欢在陈设着华丽家具的客厅里进行。姑娘要是感到难为情，可以从门口跑出去，要是她不感到十分害羞，就跪在父母或者监护人面前请求祝福。——可是，她怎么可以跪在一棵树下呢？

太可怕了！就在树底下？人们将会说这是一

种野合："他们是在树底下举行婚礼的。"——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往后，人们会怎样说呢？因为他们虽然不是在树底下举行婚礼，却也是在树底下订婚的呀！这是无可否认的。

这些想法一直在折磨着克里斯波伊夫人。维伦卡却正好相反，她想的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带上自己的写生本，把这棵老梨树描画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车上已经没有车夫的座位了。卓利把他从车上叫下来，让他跟在车子后头走。卓利亲自握着缰绳。象贵族小姐喜欢做的那样，维伦卡坐到卓利身边的座位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要是村里人见到这副光景，该会说些什么呢？

在此期间，车轮一直在缓慢地向前滚动。他们离开了"罂粟头"，那里是由山谷、钟乳洞和孔穴构成的杂乱无章的地段，在它下面的河谷里，柏耶拉一瓦多河从一块石头欢跃到另一块石头，象吉卜赛女郎沿着山路奔跑。现在，在比较平坦的道上，轻便马车走得更快了，车轮在快活地转动着，卓利放松缰绳，把事情的经过又默默地想了一遍……他是在做梦吗？不，这不可能！维伦卡确实挨着他坐，而且后座上的贝里依·亚诺什牧师正用蹩脚的法语跟克里斯波伊夫人攀谈。没

错，这完全是真实的。凡是他知道的，他都看见了。这一切虽然比小说更离奇，但毕竟是事实。就在昨天，他能否相信在太阳落山两次之前会找到他的遗产，还连带找到一位妻子呢？全部事情都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发生的。昨天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世界上会有一位叫贝里依·维伦卡的姑娘。真滑稽！他在思忖，要是没有维伦卡，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不可思议的是，昨天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感到如此地需要她。这怎么可能呢？该死的车轮发狂似地隆隆响，使他再也无法集中思想把昨天的他和今天的他联系起来……真是奇迹呀！一个传奇（伞的传奇）破灭了，可是另一个传奇代替了它。天和地成了他的律师，帮助他去获得他的遗产。天给了他一个梦境，地，也就是深渊给了他一位保护人。

由于幸福，他的心房在扩张，在燃烧，也在欢跳。小姑娘呀，但愿您知道，您把您的手伸给了一位多么富有的先生！

这些想法象在给他催眠，使他昏昏欲睡，一会儿又象把他高高举起，使他感到飘飘然，忘乎所以，一会儿又象在胳肢他，使他心里痒痒，乐不可支。他象一位微服私访的王子，自己在暗暗发笑，心里想，小东西，您要是知道的话，该有多

高兴呀！

柯柏尼査山象一幅屏幕，一直延伸到河谷、山脊的后面。猛然间，（驾！驾！）格洛柯瓦和它那茅草屋顶的小矮房映入他们的眼帘。

“我们到家了，”维伦卡说。

“牧师的住宅在哪儿呢？”

“在村子那一头。”

“该拐弯的时候，请您告诉我。”

“好极了，好极了，马车夫先生，现在一直往前走。”

道上迷漫着薰衣草花的香味。围着金合欢枝条篱笆的熟识的小园圃一个挨着一个，里面长着高高的向日葵。柱桩上放着奶罐，篱笆上晾着衣服。一群只穿衬衫的小小孩在枝条编的院门前，用破锅破罐玩骑小马游戏。几乎每一个院子里都有一匹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小马驹在跳跃。

村子里几乎见不到人影；凡是能干活的人都到地里去了，女人们做好了饭，就给她们的丈夫送去。只有学校前面那块草地上还充满着生气——愉快的喧闹声。现在，这些孩子们已经不象马伊耶克教师年青时代那样完全长得一模一样了，他们中间有长着金黄色头发的，有长着棕色头发的，有瘦高个子的，也有粗壮的，全用匈牙利语

冲着轻便马车上的人问好。

村子里只有那些“富绅”才呆在家里。龚柯伊先生站在他那座漂亮的砖瓦房的台阶上，挥动着帽子。他已经胖得不象样子了，肚子鼓鼓的，象是蹲了十年的监狱①。克林切克坐在铁匠作坊前，悠闲地抽着小烟斗，铁匠正在给他的车轮子装一个铁箍子。

“您到哪儿去啦？”他友好地叫了起来，还比手划脚地说，“您总算回来了，我们已经打算另外挑选一位牧师了呢！”（看来，牧师不在，已经在村子里引起人们的注意。）

哦，格洛柯瓦村发展得多快呀！在克里杨尼克家后面的山丘上，有一座有十二级台阶的白色的加尔文教堂。教堂也盖了一座钟楼，除了罗松茨以外，附近再没有这样好的钟楼了；不过，罗松茨教堂的钟楼顶上还有一只风信鸡！

村子中央建有一家旅馆，叫“圣伞旅馆”。旅馆旁边有一幢特别讲究的小房子（先前是斯特莱尼克·米哈依家的地产），房柱上爬满野葡萄藤。这幢房子非常洁白，象是用糖块雕刻出来似的。房子后面是一座围着栅栏的园子，园子前面

①在农民看来，人只有坐牢才会发胖。——原注。

的小白杨树亭亭玉立，象是一排骄傲的卫兵。

“这幢房子是谁的？”卓利转过身去问道。

“房子的主人正坐在您旁边的座位上。”

“噢，是吗！维伦卡，房子是您的？”

她默不做声，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还有一些不算太好的小块田产，也属于房子主人所有，”牧师神气地添了一句。

“当然，我们不会把那些东西带走的。把它们留下来给您哥哥吧，维伦卡，好不好？”卓利脸上掠过一丝不屑一谈的神色，然后转过身来，对牧师说：

“维伦卡有一笔数目巨大的嫁妆，足以使她成为一位伯爵夫人，可是，关于这一点，您和她都还不知道。”

卓利这些充满神秘的话使牧师和维伦卡都深深陷入沉思之中，以至差点忘记他们已经回到家门口了。要不是那只老看家狗维斯杜拉欣喜若狂地朝他们乱吠，亚当梅茨太太从门里走出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大声叫喊，卓利还会驱车往前去呢！

“圣母玛利亚，您终于听到您的仆人的乞求啦！”

“停下，我们到家了！亚当梅茨太太，快开

门。”

亚当梅茨太太擦掉了眼泪，把念珠揣到怀里，转身去开大门。

“亚当梅茨太太，午饭准备好了吗？”牧师着急地问。看样子他是饿了。

“哎哟，没有准备呀，我为谁准备呢？我们大家都以为您丢失了。上帝可以作证，我今天连火都没有生呢。生火有什么用？我那象小河一样淌的眼泪会把火熄灭的。”

“好啦，好啦，亚当梅茨太太，我知道您会为我伤心的，您是个好心肠的人。不过，现在您去弄点东西来给我们吃吧。快，快，亲爱的老太太，我们都快饿死啦。”

从亚当梅茨太太的话里，维伦卡产生了怀疑，抓住哥哥，刨根问底，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她接着又哭了起来，噘着小嘴，冲着卓利，说他们对她隐瞒了什么。后来，他们只得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一想到哥哥为她经历了多大的危险，她的心都快要从胸口跳出来了。

在他们东拉西扯说着话的当儿，亚当梅茨太太在厨房里忙着准备午餐。除了两个女仆外，她还把一个种地的帮工叫来帮忙。

“汉卡，快调奶油！波勒巴拉，给我拿点盐

来！喂，那只鹅煺好毛了吗？唉，你们这些懒鬼！安德里什，向后转，开步走，一、二、三，快到菜园里去拔些芹菜。唉，我的上帝，小姐接回来的那位女教师多瘦呀！你们都看见了吗？哦，亚当梅茨太太（她对自己说），你得费多大劲才能把那根火柴棍喂肥哪！喂，把那个平锅拿过来。不是这个，是那个！波勒巴拉，把这个小圆面包给我搓成面包渣。不过，那位跟他们一道来的年轻先生倒长得很帅。他们是从哪儿把他弄来的呢？弄来干什么？我真猜不透。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怎么，你也不知道？你这蠢丫头！是呀，连我都不知道，你这黄毛丫头怎么会知道呢！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小姐的眼神有一点特别，这些，我们知道就行啦！这里头一定有点什么名堂。要不然的话，我从此就直不起腰。可是我就是说不清楚。”

亚当梅茨太太唠叨了老半天，说的有好话，也有坏话，不过，她做的饭菜却是好的。过不了一会儿，她就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连那两位情人都大开胃口。

饭后，卓利派人骑马去贝斯特勒策巴纳，给法院院长斯托拉里克先生送去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监护人！（信的开头是这样称呼的。）有许多重要事情相告，但现在只能简要地说一说，详情以后面谈。我已找到我父遗产，即那把伞；一半是通过梅莰太太，一半是由于偶然机会才找到的。我现住格洛柯瓦村牧师家里，并已向他的妹妹维伦卡求婚。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再者，只有娶她为妻，我才能得到那笔遗产。情况紧急。请从胡萨克·沙姆尔勒手饰铺代购两枚金戒指，交来人捎给我。还有我的出生证明书，想必放在监护人卷宗里，也请一并捎来。希望第一号婚事公告能在后天发出。等待您的回音。您忠实的……”

他吩咐那个骑马去送信的人说，要快去快回。

“我倒愿意快，不过那匹马不愿意。”

“那你就用马刺去踢它呗！”

“唉，可惜上帝没有在我们穿的草鞋上装马刺呵！”

斯洛伐克青年的马不好，跑得不快，而时间这匹马却在飞奔。一天的时间，一会儿工夫就飞逝了。第二天，门外响起了马车声，是谁朝台阶上走来呢？哦，是法院院长，斯托拉里克先生。

尽管他现在是一位大人物了，仍然挺和气，可是，除了牧师，没有别的人对他的来临表示高兴。维伦卡却有点怕他。他走进来时，好象带来了一股冰冷的气流。他为什么偏要这时候来这里呢？

法院院长挺喜欢她，待她很和蔼，问道：

“这位就是小维伦卡吧？”

“是的，当然是她，”卓利以胜利者的口气回答。

“当然”这个词意味着胜利。（唉，我的上帝，我们的语言是多么可爱！）

法院院长拉住她的小手，以父辈的身份，拧了拧她那苍白的脸蛋——可是任凭他怎么拧，也没能把她的脸蛋拧红。一种不祥的预兆压在她的心头，她想：“他到底来干什么呢？”

连卓利也感到惊讶。法院院长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他的到来使卓利感到事情非同小可。

“您把东西都带来了吗？”卓利试探着问。

“带来了。”

维伦卡松了一口气（在这之前，卓利已经向她提及，他在等待从贝斯特勒策巴纳捎来的戒指）。

“给我吧！”

“稍稍等一会儿，”法院院长心平气和地说，“在这之前，我得跟您谈一谈。”

还得事先谈一谈！这就是说，有话要说，而又不能在事（意思是交换戒指）后谈。维伦卡感觉到周围的世界在往下沉。

卓利很扫兴地从维伦卡身边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她那双正在编织东西的手神经质地加快了动作。

“监护人先生，请到我房间里来！”

卓利住的房间在这座L字形牧师住宅的最尽头。从前，在村里的学校还没有盖好的时候，它是用来作教室的（譬如说，老亚当梅茨太太就是在这里学的A、B、C）。先头的那位牧师把这间特大的房间用漂亮的木板隔成两间；较大的一间作客房，小的一间作贮藏室。

现在，维伦卡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幸，在这种时刻，只要能听到他们俩谈些什么，要她做什么她都甘心情愿……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谈话呀。一个从来没有进过修道院，也没见过修女，更不懂得偷听人家说话是不正当行为的魔鬼在鼓动她，催促她说：维伦卡，快到贮藏室去，如果你悄悄地把你的耳朵贴在那堵薄板墙上，你就会听到他们在谈些什么。

维伦卡毫不犹豫，抬脚就跑。（真不敢相信，这魔鬼的可恶的舌头上究竟抹了多少蜂蜜，还滴答着直往下滴呢。）这位受到良好教育、软心肠的姑娘竟能蹲在腌黄瓜的坛子、盛猪油的盆子和粮食口袋中间，神情紧张地捕捉所有的声音。

贮藏室里静得连她心脏跳动和挂在梁上的腌肉往下滴油的声音都能听见。天气太热，腌肉开始变黄，发出难闻的哈喇味，油也开始化了，滴滴答答往下滴，掉在她那身漂亮的灰绿色衣服上——可是，现在谁还顾得了这些呢？

“你说伞的下落你已经搞清楚了，”她听得出是法院院长的声音。“不过，你看见那把伞了吗？”

“有什么必要呢？”卓利回答说，“只有在举行婚礼以后，我才好去碰那个有价值的东西呀。”

“为什么不在婚礼前去碰它呢？”

“因为我不愿意过早让人知道那把伞的来历，这是有多方面理由的。”

“譬如说？”

“第一，我担心牧师会变成大家的笑料。”

“那个牧师跟你有什么相干呢？”

“第二，为了不让维伦卡产生错觉，以为我只是为了那把伞才娶她的。”

“但是，她过后还是会知道的呀？”

“我永远不会把这事告诉她。”

“你还有什么理由吗？”

“当然，也许他们压根不给我那张支票，因为那上面并没有我的名字。我怎么能证明它是属于我的呢？其实，支票很早就属于他们的了，因为支票在他们手里。假如那笔财产象我们估计的那么大的话，我可能得不到那个姑娘。因为她可以找到象她手指那么多的显赫贵人做丈夫。”

维伦卡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只觉得天旋地转。她想象基督耶稣的身体被钉上钉子的时候，也象她现在这样难受。她听不太明白他们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什么伞啦，支票啦，巨额财产啦！什么样的财产呢？不过，她总算有点明白过来了：原来她只不过当了为达到某种深奥莫测的目的的一个工具而已。

“好，好，”沉默了一会儿后，法院院长说，“现在事情已经够复杂的了，往后会更复杂。”

“唔，还能出什么事呢？”卓利用一种没有把握的声音问道。

“别打岔，耐心点听我说。首先，要彻底弄清楚，你爱那个姑娘吗？”

可怜的维伦卡，在她躲的地方瑟瑟发抖，象一只惊恐万分的小鸟。她象一个站在断头台上的犯人，闭上眼睛，出自无知的本能，以为这样，即将砍下来的斧子就不会那么可怕了。哎哟，他将怎样回答呢？

“我想我是爱她的，”卓利还是用不太有把握的声音说，“她是那样漂亮！难道您不喜欢她吗？”

“我当然喜欢她，我又不是纸糊的人嘛。问题在于：要是不存在那把伞的传说，你是不是还会向她求婚呢？你坦率回答我！”

“这个我作梦都没有想过呢。”

这时候，从隔壁房间传来痛心的叫喊，接着是咕咚一声，好象什么家具被翻倒了。

法院院长侧着耳朵听，又指指板墙问道：

“你不知道隔壁房间是作什么用的吗？”

“大概是贮藏室吧。”

“好象有人叫了一声。”

“可能是一个女佣人看见一只耗子了吧。”

是的。要是板墙薄，就能听到从隔壁房间传来的悲剧；要是板墙厚，就什么悲剧也听不见；

一个女佣人看见一只耗子也罢，或者一颗心破碎了也罢。谁能知道，极度的绝望与莫名其妙的受惊，喊出来的不是同一种声音呢？维伦卡的心象是带着一根刺，只顾往外跑。她不愿意再听下去，只想离开这里，因为她感到在这里会使她窒息的，走吧，走吧！可是走到哪儿去呢？管它到哪儿呢……而这一切，在隔壁房间的人看来，只不过是亚当梅茨太太或者汉卡之流踩了一只耗子罢了。

不管他们听到的是什么，一眨眼工夫，他们就把这个插曲忘得一干二净，又接着进行他们重要的谈话。

"你说连想都没有想到要向维伦卡求婚……这正是问题的所在。那你就不要匆匆忙忙换戒指，更不能赶着要结婚呀。不妨先看那头熊，也就是那把伞和里头的东西，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棋怎么走。"

卓利一声不响，抽着一根雪茄，心里暗想：斯托拉里克先生是老了，总爱小题大作。可是他还是尽量克制自己，心平气和地说：

"我亲爱的监护人，我已经把这件事情考虑过了，除了跟那个小姑娘结婚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供选择。"

斯托拉里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直挺挺地站在年轻人的面前，用他那双狡猾的闪闪发光的眼睛盯住他，仿佛要同他展开一场特大的辩论似的。

“比如说，即使你不同维伦卡结婚也能得到你的遗产呢？”

卓利忍不住笑了，那是轻蔑的微笑。

“我刚才说过了，”他有些不耐烦地说，“这是行不通的，即使行得通，我也不能把她排除在已经快要找到的那份遗产之外，因为显然上帝是有意把那笔财富送给了她。”

现在，斯托拉里克先生又把问题倒过来问道：

“又比如，即使你同维伦卡结婚也不可能得到你的遗产呢？”

“我几乎排除这种可能。”

“是吗？你得注意啰，卓利，我的老弟，你千万别忙着做结论，因为就象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你现在是站在十字路口哟。”

“是的，我注意地听着呢。”

但是，他的心思早已转到另一条道去了；他心不在焉、焦躁不安地用手指敲着桌面。

“今天早上，我一收到你的信，就到手饰匠

胡萨克的铺子去买订婚戒指，好交给那个送信的人捎来给你（因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要亲自来跑一趟）。胡萨克先生不在家，只有他的助手克兰尼查伊·尤若夫，也就是那个豁嘴，出来招呼我。”

卓利点点头，表示他认识那个人。

“我对他说：‘给我两枚戒指。’他问：‘给谁买的呀？’‘要送到格洛柯瓦村去，’我回答。‘送到哪儿？送到格洛柯瓦，不会是送给牧师妹妹的吧？’我说是送给她的。他说：‘真是个天生的美人呀。’我问：‘你认识她？’他回答：‘何止认识，还挺熟呢。’”

卓利不敲桌子了，很激动地跳了起来：

“关于维伦卡，他说了些什么呢？”

“你会马上知道的。克兰尼查伊在包戒指的当儿，我们就一问一答地聊了起来。‘你是在哪儿认识这位小姐的？’‘我去年在格洛柯瓦村呆过。’‘你到格洛柯瓦村干什么呢？’‘那个村子来人要我们给一把破旧的伞配一个银柄。他们把那把伞当宝贝供起来了。这些蠢家伙，硬是不敢把伞带到这儿来，说是害怕被我们偷了，其实，那把伞值不了两个柯罗斯特①。就这样，为了配一个

①当时匈牙利最小的辅币。

伞柄，我不得不上那里去一趟。'"

"这太可怕了！"卓利脸色惨白，叫了起来。

法院院长若有所思地微笑着说：

"因此我说，老弟，无论如何我们得把有关那把伞的事情先弄清楚再说。"

"我们马上就走！找牧师去！"

好象有把火在烧他的脚板。他离那份遗产已经很近了，可是，现在它又从他面前消失了，它象一团鬼火，引诱那些迷途的人愈走愈远。

要找牧师并不难，他正站在鸽子笼前喂鸽子呢。

"你，尊贵的牧师，"打昨天晚餐起，卓利就用你来称呼他未来的内兄，"法院院长既然来到这里，他想看看那把有名的伞，可以吗？"

"哦，当然可以啰！"牧师随即喊亚当梅茨太太，她正在台阶那儿煺鸡毛："亲爱的老太太，请您去把教堂的钥匙给我拿来。"

老亚当梅茨太太急忙取来钥匙；于是，牧师走在前头，领着客人走进教堂，穿过凉爽的拱顶，从摆列整齐的跪凳旁走过，这些跪凳随着岁月的消逝已经变成古铜色。

噢，这些穷乡村的教堂是多么的漂亮！凡是

教堂应有的，这里也应有尽有：教堂周围是草坪，教堂里装饰着红的、绿的、五彩缤纷的教堂旗帜。跪凳的一头靠墙，墙壁上悬挂着美丽、温柔的女圣徒的圣像和圣徒箴言。在这么窄小的空间里有多少神圣的传奇啊！头上显露神光的天国居民被请下来在中途（因为教堂是通往天国的半道）同尘世间的凡人会面。朝着大门的有尼古拉圣像的主祭坛灿烂生辉。圣尼古拉在向儿童们赠送坚果，他从前一直是格洛柯瓦的保护神（之所以说从前，是因为后来渐渐由圣彼得接替他的职务）。圣水缸的左边矗立着救世主的立像，荆冕上有玫瑰花冠。当年比莱格希·马泰把小孤儿维伦卡捎来时，年轻牧师就是在这个地方作祈祷的。这里的一切显得如此寂静、肃穆，阴郁的高墙吐着安宁、仁慈的气息。星期日那天留下的馨香，同那些亚麻色头发的格洛柯瓦村姑娘头上戴的木犀草花束散发的芳香溶为一体，轻扬直上，附在从上面窗户照射进来的闪耀的阳光上。

这里的一切都各有自己的一段经历。为上帝供着的一支华丽的大蜡烛，是多马尼克·米克洛什太太在上帝把她的丈夫召去时捐献的；人们会认为这是互相帮助，其实并不尽然。铺在祭坛上的那块长的、纯白色的麻布是龚柯伊太太绣上花

边后送来的，不久，她还是落水死了（是呀，上帝是不受贿的）。

“往这边走，先生们，我们到圣器室去！”

他们走了进去，第一眼就看到故去的格利柯里茨·巴勒的那把伞，放在牧师的祭帔、法器和圣带当中。它那褪色了的红伞面象老朋友那样冲他们微笑，只是那个银柄，哎哟，那个银柄在闪耀着银光，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陌生……

由于惊骇，卓利愣了好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深深感到命运在同他作对。有一个魔鬼站在他后面，怂恿他说：“过去，过去找你的遗产！”第二个魔鬼走在他的前头，冲他招手说：“来呀，来呀，你的遗产就在这儿！”但是，还有第三个魔鬼，也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总是跑在第二个魔鬼前头，乱蹦乱跳，阻拦他达到目的，当卓利快要到达目的时，这个可恶的魔鬼就对他狞笑着说：“这里什么也没有。”

斯托拉里克异常冷静，细心地观察着那个伞柄，仿佛他非常欣赏那个艺术品似的。

“一直就是这个伞柄吗？”他问道。

“噢，怎么会呢！这是纯银的，手工很精细。它是贝斯特勒策巴纳的能功巧匠胡萨克打造的，请好好看一看它的式样，别有一种风格。这

是一件艺术珍品，对吗？去年，我去斯克莱纳伊温泉休养时，我这里的教友请人打造了这把伞柄，好叫我大吃一惊。先头那个伞柄儿已经折了，没法再使用了。这一定是克林切克·伊斯特万的主意，是他领头募的捐。是呀，虔诚、善良的教友还是有的！”

然后，他转身对卓利说：

“回头我把你介绍给克林切克。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

卓利恨不得把这个值得尊敬的克林切克撵到地狱去，甚至还可以为他找个同伴，因为第一个魔鬼还站在他的背后，煽动他说：“去，去找你的遗产呵！”

“那把旧伞把儿你们一定保存得很好吧？”他怀着一线希望问道。

“没有，”牧师回答说，“那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木头把儿；我想起来了，亚当梅茨太太曾经向维伦卡要过那个伞把儿。”

（下面这句话一定是第二个魔鬼通过牧师的嘴说出来的：“那个伞把儿在亚当梅茨太太那里。”）

现在，法院院长也好奇起来了，他问道：

“亚当梅茨太太是谁呀？”

“我的老厨娘，就是刚才拿钥匙来的那个。”

斯托拉里克先生放声哈哈大笑，笑得连眼泪也滚出来了。教堂四壁和地板都响起回音，仿佛整个教堂都在大笑。

在他们走出教堂，牧师从锁孔取出钥匙的当儿，斯托拉里克先生从小绸布包里取出两只戒指，塞到卓利的手里，很幽默地低声对他说：

“根据你以前的逻辑，现在你必须娶亚当梅茨太太做妻子。去吧，这里是一对戒指，快去向她求婚！”

卓利没有理睬这残酷的玩笑，他以一个高度神经质的人所具有的那种闪电般的速度冲进厨房去；在那里，灶眼吐着熊熊的火焰，亚当梅茨太太正忙着煎鸡蛋摊饼。

“亚当梅茨太太，您听我说，教堂那把伞的旧把儿您放到哪里去了？”

亚当梅茨太太先把摊饼煎好，小心地摞在一只木盘子上，盘子里已经摞了一摞摊饼了；她这才抬眼看看是谁跟她说话。

“亲爱的先生，您是问那个旧伞把儿吗？嗯，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小孙子马蒂柯病了……他是去年收白菜时病的，不，不，比这还早一

些……"

"不管那是什么时候，您快往下说吧！"

亚当梅茨太太不声不响，又舀一勺面糊倒进平锅里去。过了一会，她才接着说：

"唔，我说到什么地方啦？呵！说到我的小马蒂柯生病啦；是因为被毒眼看多了，他才生的病[1]。是的，我的孙子长得可漂亮啦！……"

卓利不耐烦地顿着脚说：

"您还没有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呀？"

"瞧，他就在角落里吃着哪。"

"那个伞把儿吗？"

"上帝保佑，那是马蒂柯。"

的确，在洗衣桶旁边，翻扣着的面包篮子上，坐着一个蓝眼睛的斯洛伐克孩子，嘴里巴唧巴唧在吃东西，一脸油污。他手里拿着些杂花豆在玩耍，小腮帮一鼓一鼓地在动，不知往嘴里塞了多少张鸡蛋摊饼。

"我的上帝！老太太，您是聋了还是怎么的？"律师几乎都要蹦跳起来了。"我问您的是那个旧的伞把儿。"

亚当梅茨太太还在愤愤不平，摇晃着脑袋，

---

①民间流传这样一种传说，要是大家过份喜欢一个孩子，老是盯着他看，他就会生病死去。

说：

“我说的正是那个呀……我的小天使马蒂柯，是被那些毒眼看的，看成病啦，面黄肌瘦。亲爱的老爷，要治马蒂柯的病，只有一个药方，就是把三颗火炭浸进水里，让孩子连喝三天这种水，病就会好。可是这个办法一点也不灵，孩子反而一天天瘦下去。看见他那模样，我的心都快要碎了，因为我是个软心肠的人，尊敬的牧师先生一定早就告诉过您的了……”

“这一点，我也早看出来了。可是，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现在说的是正事，先生。正好在那个时候，他们给那把圣伞打了一个银把儿，好心肠的小姐就把那个旧的伞把儿给了我。嗯，我寻思，这玩艺儿对马蒂柯正合适；要是用圣木烧的三颗火炭对他还不起作用的话，小马蒂柯就该应征当上帝的小士兵啦。”

一想到她的小马蒂柯可能去当上帝的小士兵，亚当梅茨太太便嚎啕大哭，眼泪直往下淌，幸好没有一滴眼泪掉进摊饼锅里去，都掉到她的围裙上了。

“亚当梅茨太太！”卓利叫了起来，激动得声音发颤。“您该不会把那个伞把儿烧了吧？”

老太婆惊讶地望着他，说：

“我要不把它烧了，从哪儿来的三颗火炭呢？”

卓利身体摇晃了一下，靠着墙站着，在这一瞬间，他觉得厨房在旋转，那些盘子、碟子全都疯狂地在转圈子，那第三个魔鬼从灶眼里吐着巨大的火舌，朝着他狞笑着叫喊：“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推了推他，是斯托拉里克先生。他把手放在卓利肩上，鼓励他说：

“从前有过的东西，现在没有了。孩子，不要难过。这是命运的安排，该结束了。至少从此以后，你不用再去追逐那虚无缥缈的梦幻了，你会重新获得力量的。请相信我，这是值得的。”

小维伦卡给领走了

斯托拉里克先生的那些明智的劝告和安慰是毫无用处的。嘴上说什么财去人安之类的话是容易的，但是，对一个人来说，有财产总还是好的

呀。

当某一家人最心爱的孩子死了，家里总会出现一个顶聪明的人，想方设法来治愈家人的悲痛："谁知道那个孩子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与其将来死在绞刑架上，不如现在这样死了倒好一些。"然而，聪明人的话仍不能抹干大家的眼泪。面对痛苦，这种说教显得多么软弱无力。

尽管斯托拉里克先生讲了许多好话，但是，当卓利一想到永远不会再有自己的领地、英国式的花园和其他一切与此有关的东西时，心中非常压抑，在他看来，整个世界都变得陌生和凄凉了。

其实，世界仍旧是老样子。一切都照常进行，就象亚当梅茨太太没有将那个伞把儿烧掉似的。牧师家里那只八音钟的指针指到罗马数字的Ⅱ时，奏出一曲乐曲，佣人们动手摆桌子，亚当梅茨太太把热气腾腾的汤端进来，牧师去招呼客人，把他们领进餐室，让他们坐在克里斯波伊夫人的左右两边；他这时才发现维伦卡不在场。

"我正要问，"克里斯波伊夫人说，"她不是跟先生们在一块吗？"

"我还以为，"牧师说，"她是同您在一起的呢。"

“我已经有两个小时没看见她了。”

“我们也没有看见她。”

“我也没有看见她。”

“也许在厨房里？”

克里斯波伊夫人满脸不高兴地从贵宾席上站起来，到厨房去叫维伦卡，可是她很快就回来了，耸耸肩膀，说：

“她们说也没有看见她在厨房。”

“哦，这个玩笑开得真好！”牧师发怒了，亲自跑出去，交代佣人赶快到花园的亭子里去找小姐，因为她常常喜欢躲在那里看小说。

亚当梅茨太太在外面抱怨说，她辛辛苦苦准备的菜饭要糟蹋了。

“那就上菜吧，”牧师用命令的口吻说，“谁不在这里，就甭吃。总不能让象法院院长这样的大人物干等着呀，何况他得尽早赶回去呢。”

佣人们把菜一道道端上来：上了汤之后，跟着上鹅肉焖米饭、白菜卷猪鼻子、猪耳朵和猪杂碎（连国王也没有尝过的佳肴）、烤乳猪和鸡蛋摊饼，把餐桌全摆满了。

但是，仍然不见维伦卡的影子。过了好一会儿，汉卡跑进来报告说，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

没找到小姐。

卓利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象一根木桩，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

“噢，她也许在蜂房里睡着了，”牧师说，“要不然（他稍稍犹豫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是不是你们俩中间发生什么事啦？”

他用探问的眼光望着卓利。

“我们之间吗？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呀，”卓利打了个寒战。

“要是那样的话，那么，汉卡，你快到新房子去，在蜂房里看看她在不在。先生们，来，我们喝我们的，别为她耽心。她还是一个孩子，喜欢随着自己的性子，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准她捉蝴蝶去了。院长先生，我敬您一杯红酒。”

与其说牧师在安慰客人，不如说是在安慰自己，因为他现在如坐针毡，心里非常焦急，说话心不在焉。法院院长问他，今年天旱，会不会影响庄稼的收成？

“我不知道。”

“牧师先生，您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也许还有两个。”

这种答非所问表明他心烦意乱，只是出于礼貌，才强制自己坐着陪客。最后，法院院长出自

对他的怜悯，在喝咖啡时，这样对他说：

“牧师先生，也许您亲自去找小姐会好一些。您出去时请顺便吩咐我的车夫套好马车，因为回贝斯特勒策巴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呢。”

牧师正巴望不得有个机会出去。克里斯波伊夫人也请求原谅她离开一会儿；因为她也觉得事情发生得有些奇特，开始感到不安了。

现在，只有两个男人留在餐室里。接着是一阵折磨人的沉寂。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可怕的滴答滴答的响声。

卓利瞪大着眼睛，一动也不动，直愣愣地盯着笼子里那只有点畏畏缩缩的金丝雀，现在连它也显得非常悲哀。

“你也叫他们准备马车吧，”法院院长首先打破沉默。“我们一同回去。”

卓利长吁短叹，嘴里还嘀咕些什么，但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却听不清楚，只见他摇摇头，可见他不愿意走。

“你必须跟我走。我们在这里已经无事可做了。”

“我不能走。”

“为什么呢？”

“您没有看见，维伦卡丢失了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个伞把儿也已经化为乌有了。"

卓利气愤地用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把杯子震得叮当响。

"我才不稀罕那个伞把儿呢！"

"什么？你要娶那个姑娘？吃午饭之前，你可不是这样对我说的。"

卓利耸耸肩膀：

"那是以前的事，因为当时我还不明白。"

"那么，你现在已经明白啦？"

"现在我明白了，"卓利简单地回答。

"噢，噢，"法院院长先生尖刻地说，"爱神是什么时候点燃这奇异的火焰的呢？看来那个姑娘对你并不太感兴趣，否则她是不会溜走的。"

"正因为这样，我现在才体验到地狱里的一切折磨。哦，我的监护人，请您相信，现在在我看来，那笔遗产的丢失只不过是一桩小事。"

年轻人真诚的自白中迸发出来的痛苦，深深地感动了法院院长。

"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既然你这么认为，那我也留在这里。走吧，我们找那个姑娘去，当面问一问她是怎么个想法。"

当他们走出房间时，看见院子里乱成一团，号叫得最大声的要数亚当梅茨太太，她恨不得要把自己的手扭断，边哭边说：

“我早知道要遭殃的。童话里的仙女是不许人用手去碰一碰的，一碰她就会象雾一样立即消散。哎哟，我亲爱的小姐！她本来是耶稣的新娘，现在要把她许给一个凡人，因此上帝就将她召回到自己的身边。”

斯托拉里克先生急忙朝她跑去，抓住她的手说：

“您胡诌什么呀？您听到什么啦？”

“尊敬的先生，刚才放牛的龚特拉什的老婆说，她在午前看见我家小姐穿过草地，直奔柏耶拉一瓦多河走去，眼睛都哭红了。我的上帝，事情够清楚的啦。”

这消息招来了一群妇女和孩子，他们都拥挤在厨房门口。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在龚特拉什太太之前，在园子里看见过维伦卡。

“她很伤心吗？”卓利追问道。

“她哭来着。”

“哎哟，我的上帝！”卓利绝望地喊道。

“我们找她去。”法院院长安慰他说。

“到哪里去找呢？”

"到牧场找去。她肯定在那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她躲在什么地方。"

"哼，要是那么容易就好啰，"卓利叹了口气说，"只有在童话里才会有能瞧见她的镜子……"

"我有办法立刻把全村的人全都召集到这里来。"

卓利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斯托拉里克先生是不是发疯了，居然想把在山谷里和森林里干活的人们，以及山上的樵夫全都召集到这里来，问他们在什么地方看见维伦卡。斯托拉里克先生的确绞尽脑汁想办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先找到维伦卡。只要找到她，就能从她那里知道别的事情。

"牧师先生在哪里？"他问那些围观的人。

"他到渍大麻的池子去了，看看小姐会不会掉进池子里。"

"喂，教堂敲钟人在什么地方？"

"我在这里。"

"赶快上钟楼去，敲响那口大钟。"

"可是现在并没有着火呀！"

"那你就别管了，叫你敲，你就去敲。你认得我吗？"

怎么能不认识斯托拉里克先生呢？他在当法

院院长之前，是区里的司法官，还常常上格洛柯瓦来呢。克瓦柏卡·巴勒二话没说，飞快地跑上钟楼，不一会儿，那口钟便发出沉闷的响声，那是报警的钟声：叮当、叮当、叮当……

那是一个没有一点风的晌午。报警的钟声威胁地向四周扩散，传到了牧场、山谷和山岭；人们从山涧、森林、芦苇丛里，从四面八方朝村子涌来。真奇怪，竟然一下子聚集了这么许多人，这也是使人感到惊讶的。只有那些经历世界末日，听见过天使吹响喇叭的人，才会看见这种情景。

斯托拉里克先生站在台阶上，满意地望着那些气喘吁吁、跑着来的人群。

"喂，你瞧，现在我们只要站在村子中央，那些从四面八方跑来的人就会告诉我们维伦卡的消息。不过，这也是多余的，因为维伦卡自己也会马上出现。嘿，敲钟人，你往窗外看看，有没有看到小姐？"

"是的，我看见她了，她正在斯兰柯家的玉米地旁边跑着呢。"

"她还活着！"卓利象触电似地叫了起来，可是，很快他又变得垂头丧气了，因为他想："她活着，什么事也没有；这就是说，她是躲开我

的。”

他在衡量事情的利弊：要是她死了，岂不更好些。因为那样的话，他会认为她是爱他的；他会为她哭泣，因为她爱过他。

法院院长朝敲钟人大吼一声，因为他还不停地在拉钟绳。

“行了，别敲了，你这头笨驴。你指给我们看，斯兰柯家的玉米地在哪个方向。”

敲钟人指着牧场的方向。

“你先跑去，卓利，小心地问问她出了什么事。”

卓利早走了。他沿着牧师的园子走，到马加特·尤若夫家的苜蓿地时拐了个弯；一到那里，他的心就突突直跳，因为从那儿可以看见维伦卡，穿着打褶的绿衣裳。她没戴帽子，只用一条小红头巾松松地包着脑袋。他急忙穿过斯拉维克·久尔吉家的那片柳树林，来到龚柯伊的牧场。

姑娘一看见他，就尖声叫了起来，全身在颤抖。

“哪里着火啦？”她低声问道。

“别害怕，维伦卡，什么地方也没有着火。我的监护人为了哄您回来，才叫人敲的钟。您为

什么要跑出去呀？”

姑娘脸色苍白，咬着那鲜红的小嘴唇。

“我已经知道了，”她轻声地说，“离开我吧……请您离开我。”

说完，她转过身，象是又要往森林里跑去似的。

“维伦卡，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折磨我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什么地方得罪您啦？”

姑娘冷冷地看着他，她的目光象冰块，直刺他的心。

“离开我，”她重复说，“您要我干吗？”

年轻人突然向她跑过去，抓住她的手。维伦卡拚命挣扎。他们并不因为相互扭闹而感到难为情。卓利用力把一枚订婚戒指套在姑娘的手指上，然后才放开她的手。

“我就是要这样做，”他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她说。

“您要这样做？”姑娘苦笑着。“我可不愿意！”

说着，她把戒指从手指上取了下来，扔到远远的草地上，戒指打了个滚，滚到颤巍巍的草丛里去了。

可怜的卓利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噢，您是这样对待我的吗？您在干什么呀？”

“维柏拉先生，您别在我面前演喜剧了。您不应该把戒指戴到我可怜的手指上，该把它戴到那把伞上去……您要娶的是那把伞而不是我，现在您明白了吧？”

卓利这才恍然大悟，说：

“神圣的上帝，您偷听我们的谈话啦？”

“是的，我全知道了，”她说，脸上泛出红晕。“您想否认也没用。”

“我的上帝，我什么也不想否认。既然您听了我们的谈话，那么，请您把话听完吧。”

他们静静地走过牧场，卓利说着，姑娘听着。千千万万只甲虫、蟋蟀在唧唧地叫；它们在草丛中到处爬，四处蹦跳。卓利说着，讲述自己的一生：他父亲的一生，那笔可能存在的遗产，这笔钱的来历和格利柯里茨可能将它藏在哪里，以及他自己又怎样一步步追踪到巴波斯克，总之，把一切都向她吐露了。姑娘在倾听，起先，她象是一位原告，眼睛里充满着无言的痛苦的责难；后来，她又象是一位法官，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最后，她终于对事情的经过感到兴趣，而且

听得津津有味；现在，她既不是原告，也不是法官，而成了一位好奇的听众，常常发出惊讶的感叹声，而把卓利的话打断。

噢，整个故事的线索愈往前伸，离她愈近，慢慢地、而且肯定地，线索已经跟她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说下去吧，继续往下说吧！……

愈来愈近了，线索不停地……卓利找到梅茨太太的儿子了。梅茨·莫里茨发现那把伞落在格洛柯瓦村。然后讲到在莫拉瓦查家的晚餐上，森林监护官太太提起这把伞……哎哟，森林监护官太太在闲谈中说出了圣彼得亲自把伞罩在小孤儿身上。

只要再说几句话，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可是，维伦卡已全知道了，知道一切来龙去脉了，她的眼眶充满了泪水。

“哦，我的上帝，亚当梅茨太太已经把伞把儿给烧了！”

“上帝应该为此保佑她，”卓利看到姑娘的心已经象蜡一样软了，因此高兴地说，“这是因为我现在至少可以向您保证，没有那把伞，我也一样爱您。”

维伦卡从头上解下红围巾，挥动着，还用它打卓利的肩膀。她两眼噙着泪花，嘴角却挂着微

笑。

"您现在是不是还愿意娶我做妻子？"

"当然啰。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想说……（她停住了，一种罕见的惶恐的感觉堵住她的嗓子）。"

"说什么？"

"说您是一个非常轻浮的人，还有……"

"还有什么呢？"

"还有……让我们赶快跑去找我的戒指吧。"

说完，她猛一转身，飞快地跑了，象一头脱缰的小母马，活蹦乱跳，跑回到龚柯伊的牧场。卓利跟在她后面疾跑，才勉强追上她。

他们找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牧师很快跟着来了。（"卓利，您听着，别对我哥哥谈起那把伞的事情。""不会的。我的心肝，我永远不再说那把伞了。"——他们俩在絮絮细语。）

牧师狠狠地责备了维伦卡一顿。

"哼，你这个坏孩子，这是你应该做的吗？刚才你在哪里来着？可把我们都吓了一跳。是不是跑去捉蝴蝶啦？"

"是躲开一只蝴蝶，可是我还是被捉着了。"

"什么？你被蝴蝶捉住了？"

“瞧，就是这只可恶的大蝴蝶呗！”

这样一来，牧师全明白过来了，他也帮着他们去寻找那只戒指。要不是龚柯伊先生从那里冒出来，他们恐怕找到世界末日也不会找着的。龚柯伊先生挺着大肚子，腰带上挂着烟袋。他每走一步，烟袋上的羔羊分趾蹄缨子就一颠一颠地晃动。

这时候，维伦卡对能否找到戒指已经绝望了。

“别着急，别着急，”这位格洛柯瓦村的富绅边说边摇晃着脑袋，他那全部往后梳的斑白的长发也跟着晃动。“不要发愁，亲爱的小姐，等一会，你的龚柯伊老叔会给你找到的。一定会找到的。我们应该明白，念诵弥撒经是一回事，找戒指又是另一回事。一个钟头以后，我会让刈草人在这里打草。”

牧场上的草虽然还不到两指高（两个星期以前，就割过一次了），龚柯伊先生还是派人来刈草。一开镰，那只小小的戒指就玎珰作响，闪闪发光；第二天，它就戴在维伦卡的手指上了。从此以后，富绅龚柯伊先生的牧场对回忆这段奇妙的事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那一年这牧场一共收了三次草。要是外地人吹毛求疵，嫌这里的土质

不好，格洛柯瓦村的人们就会用这值得骄傲的三次收成来反驳他。

我还该说些什么呢？我的笔还有许多可写的。当然，有些事情将永远是一个谜，譬如关于格洛柯里茨·巴勒的财产，至今仍然没有任何踪迹。那张想象中的支票是不是真塞在老头的那把伞的伞柄里，没有任何人知道，连小马蒂柯也不知道，尽管他喝了泡过三颗火炭的圣水。这种无价的饮料，连皇帝也没有喝过呢——倘若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话。

关于圣彼得的伞的传说，直到今天还在格洛柯瓦一带流传着。喜欢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的斯托拉里克先生，对于这件事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犹太老头梅茨给基督教敬献了一份圣物。这虽然渗透着赤裸裸的真理，但信念毕竟强于真理，并逐渐把真理挤垮。我当然也就毋庸再去多加深究。为了前面所讲的故事，我得向读者请求原谅。因为无可否认，整个事件都带有某种神秘色彩。那把圣伞给每一个人带来了无限的美好和幸福，也包括卓利在内。伞把他引到世界上最迷人的少女身边，娶她做妻子，婚礼就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三个星期天举行。

在格洛柯瓦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婚礼。

维伦卡突然心血来潮，要邀请在莫拉瓦查家吃晚餐的全部客人，因为她想让那些当他们俩第一次认识时在场的人都参加他们的婚礼。还有许多来自贝斯特勒策巴纳的宾客；其中有新郎的母亲，她穿着黑绸礼服，还有法院院长和副州长，此外，天晓得还有什么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来自柯柏尼查的乌勒斯尼一家，来自里荷塔的管理人的小姐（她们穿着合乎气氛的玫瑰色百褶裙），以及来自巴波斯克的梅茨太太（她戴着一副象拳头大小的耳环）。一下子，这么多的轻便轿车、马车云集在格洛柯瓦村，以至人们要观赏这些不同形状的车子，起码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

公祷结束以后，教堂管事赶忙把那些农民推出教堂。牧师还留在教堂里，他还要等候新婚夫妇与宾客。

圣母玛利亚，多么壮观的场面！他们衣著多么华丽！他们成双成对地走着：一男、一女；一个姑娘、一个小伙子。走在最前面的是新娘，头戴白色的花环，身穿白色的礼服（噢，她是多么漂亮呀——真可惜，她将来也会变成老太婆的）。

但是，新郎也毫不逊色，值得好好一看。他穿着画像里国王穿的那种衣服，镀金的宝剑套在

天鹅绒的剑鞘里，碰着教堂石板地时，铿锵作响……多么庄严的场面呀。

他们围在祭坛外面站成半圆形。妇女们手里都拿着一束花，头上洒了昂贵的生发油，使得整个教堂香气扑鼻，象卖化妆品的铺子。教堂里有些凉意。除了从里荷塔来的有些拘谨的小姐因为穿着丝线和棉纱交织成网状的衣料，有点哆哆嗦嗦之外，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非常的顺利。

新郎勇敢地说出了“是的”这两个字，声音在拱顶下回响；但是，新娘只是低声耳语，象一只小苍蝇发出的嗡嗡声。可怜的新娘，在仪式结束时感动得哭了。她伸手在她那讲究的雪白礼服上掏手绢。可是，结婚礼服是没有口袋的呀！她找不着手绢，这时候，站在她身后的一位妇女递给她一条手绢，并立刻转过头来对自己的丈夫说：

“维拉丁，扣上你的外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圣彼得的伞
作者＝（匈）米克沙特·卡尔曼著　张春风　冯植生译
页数＝３３５
ＳＳ号＝１１２１４２９１
出版日期＝１９８３年０５月第１版

目　　　　次